

新五代史

22.11
337
: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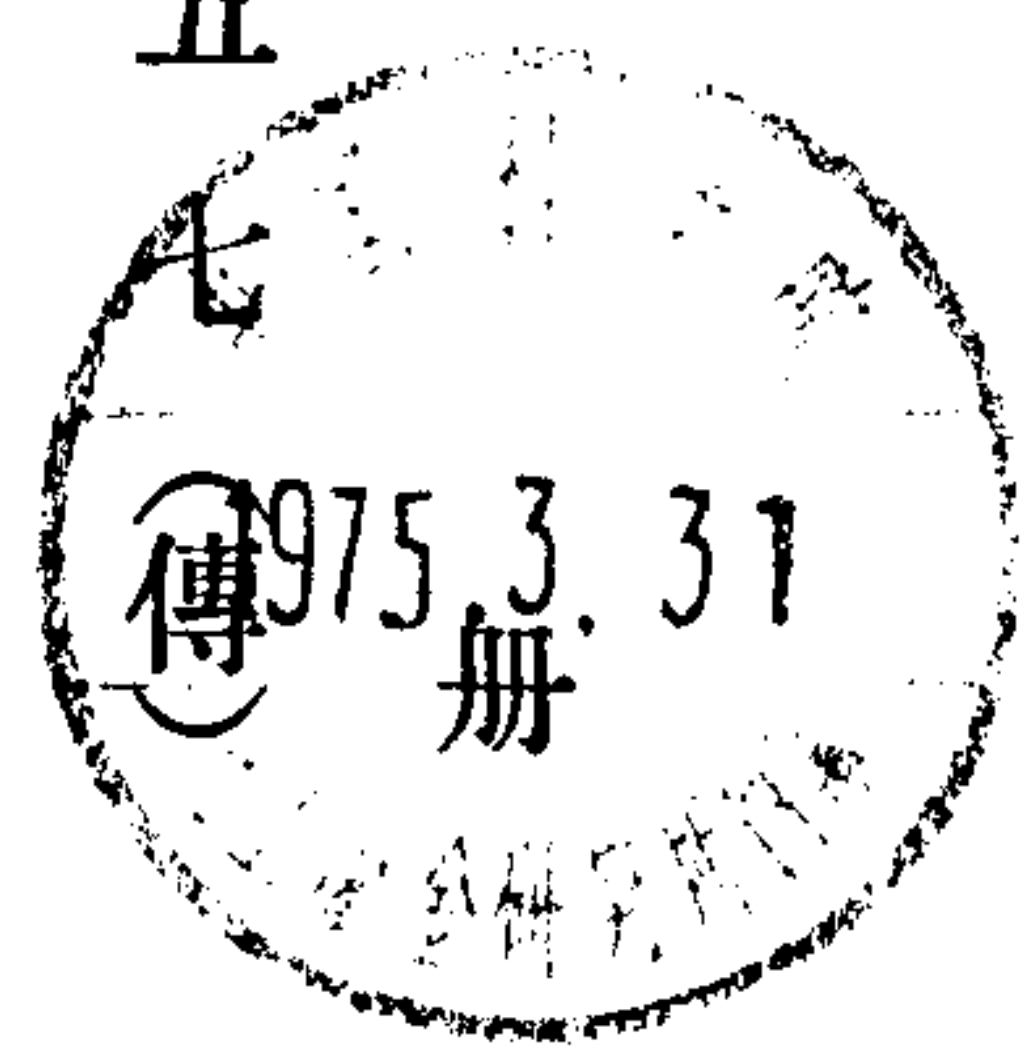
宋 歐陽修 撰
宋 徐無黨 註

新五代史

第 二 卷
第 三 二 至 卷 五

3/10/09 3/07

中華書局



新五代史卷三十二

死節傳第二十

語曰：「世亂識忠臣。」誠哉！五代之際，不可以爲無人，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，作死節傳。

王彥章

裴約 劉仁瞻附

王彥章字子明，鄆州壽張人也。少爲軍卒，事梁太祖，爲開封府押衙、左親從指揮使、行營先鋒馬軍使。末帝卽位，遷濮州刺史，又徙澶州刺史。彥章爲人驍勇有力，能跣足履棘行百步。持一鐵鎗，騎而馳突，奮疾如飛，而佗人莫能舉也，軍中號王鐵鎗。

梁、晉爭天下爲勁敵，獨彥章心常輕晉王，謂人曰：「亞次鬪雞小兒耳，何足懼哉！」梁分魏、相六州爲兩鎮，懼魏軍不從，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，屯金波亭以虞變。魏軍果亂，夜

攻彥章，彥章南走，魏人降晉。晉軍攻破澶州，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，賜以第宅，供給甚備，間遣使者招彥章，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。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，必欲招致之，待其妻子愈厚。

自梁失魏、博，與晉夾河而軍，彥章常爲先鋒。遷汝、鄭二州防禦使、匡國軍節度使、北面行營副招討使，又徙宣、義軍節度使。是時，晉已盡有河北，以鐵鎖斷德、勝口，築河南、北爲兩城，號「夾寨」。而梁末帝昏亂，小人趙巖、張漢傑等用事，大臣宿將多被讒間，彥章雖爲招討副使，而謀不見用。龍、德三年夏，晉取鄆、州，梁人大恐，宰相敬翔顧事急，以繩內靴中，入見末帝，泣曰：「先帝取天下，不以臣爲不肖，所謀無不用。今疆敵未滅，陛下棄忽臣言，臣身不用，不如死！」乃引繩將自經。末帝使人止之，問所欲言。翔曰：「事急矣，非彥章不可！」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，以段凝爲副。末帝問破敵之期，彥章對曰：「三日。」左右皆失笑。

彥章受命而出，馳兩日至滑州，置酒大會，陰遣人具舟於楊村，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，載冶者，具韞炭，乘流而下。彥章會飲，酒半，佯起更衣，引精兵數千，沿河以趨德、勝，舟兵舉鎖燒斷之，因以巨斧斬浮橋，而彥章引兵急擊南、城，浮橋斷，南、城遂破，蓋三日矣。是時莊宗在魏，以朱守殷守夾寨，聞彥章爲招討使，驚曰：「彥章驍勇，吾嘗避其鋒，非守殷敵。」

也。然彥章兵少，利於速戰，必急攻我南城。」卽馳騎救之，行二十里，而得夾寨報者曰：「彥章兵已至。」比至，而南城破矣。莊宗徹北城爲棧，下楊劉，與彥章俱浮于河，各行一岸，每舟棧相及輒戰，一日數十接。彥章至楊劉，攻之幾下。晉人築壘博州東岸，彥章引兵攻之，不克，還擊楊劉，戰敗。

是時，段凝已有異志，與趙巖、張漢傑交通，彥章素剛，憤梁日削，而嫉巖等所爲，嘗謂人曰：「俟吾破賊還，誅姦臣以謝天下。」巖等聞之懼，與凝叶力傾之。其破南城也，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，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，末帝初疑其事，已而使者至軍，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，軍士皆失色。及楊劉之敗也，凝乃上書言：「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。」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，乃罷彥章，以凝爲招討使。彥章馳至京師入見，以笏畫地，自陳勝敗之迹，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，勒還第。

唐兵攻兗州，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。是時，梁之勝兵皆屬段凝，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，皆新捉募之兵，不可用，乃以屬彥章，而以張漢傑監之。彥章至遞坊，以兵少戰敗，退保中都；又敗，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。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，識其語音，曰：「王鐵鎗也！」舉稍刺之，彥章傷重，馬踣，被擒。莊宗見之，曰：「爾常以孺子待我，今日服乎？」又曰：「爾善戰者，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？中都無壁壘，何以自固？」彥章對曰：「大事已去，非人力可

爲！」莊宗惻然，賜藥以封其創。彥章武人不知書，常爲俚語謂人曰：「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。」其於忠義，蓋天性也。莊宗愛其驍勇，欲全活之，使人慰諭彥章，彥章謝曰：「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，今兵敗力窮，不死何待？且臣受梁恩，非死不能報，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，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！」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，彥章病創，臥不能起，仰顧明宗，呼其小字曰：「汝非邈佶烈乎？我豈苟活者？」遂見殺，年六十一。晉高祖時，追贈彥章太師。

與彥章同時有裴約者，潞州之牙將也。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，約以裨將守澤州。嗣昭卒，其子繼韜以澤、潞叛降于梁，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：「吾事故使二十餘年，見其分財饗士，欲報梁仇，不幸早世。今郎君父喪未葬，違背君親，吾能死于此，不能從以歸梁也！」衆皆感泣。

梁遣董璋率兵圍之，約與州人拒守，求救於莊宗。是時，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，而已建大號，聞繼韜叛降梁，頗有憂色，及聞約獨不叛，喜曰：「吾於繼韜何薄？於約何厚？而約能分逆順邪！」顧符存審曰：「吾不惜澤州與梁，一州易得，約難得也。爾識機便，爲我取約來。」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，而梁兵已破澤州，約見殺。

至周世宗時，又有劉仁瞻者焉。

仁瞻字守惠，彭城人也。父金事楊行密，爲濠、滁二州刺史，以驍勇知名。仁瞻爲將，輕財重士，法令嚴肅，少略通兵書。事南唐，爲左監門衛將軍、黃袁二州刺史，所至稱治。李景使掌親軍，以爲武昌軍節度使。周師征淮，先遣李穀攻自壽春，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，以仁瞻爲清淮軍節度使，鎮壽州。李穀退守正陽浮橋，彥貞見周兵之却，意其怯，急追之。仁瞻以爲不可，彥貞不聽，仁瞻獨按兵城守。彥貞果敗於正陽。

世宗攻壽州，圍之數重，以方舟載礮，自淝河中流擊其城；又束巨竹數十萬竿，上施版屋，號爲「竹龍」，載甲士以攻之；又決其水砦入于淝河。攻之百端，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，而歲大暑，霖雨彌旬，周兵營寨水深數尺，淮、淝暴漲，礮舟竹龍皆飄南岸，爲景兵所焚，周兵多死。世宗東趨濠梁，以李重進爲廬、壽都招討使。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，下爲夾道，以屬城中。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，仁瞻屢請出戰，景達不許，由是憤惋成疾。

明年正月，世宗復至淮上，盡破紫金山砦，壞其夾道，景兵大敗，諸將往往見擒，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、光州張紹、舒州周祚、泰州方訥、泗州范再遇等，或走或降，皆不能守，雖景君臣亦皆震懾，奉表稱臣，願割土地，輸貢賦，以效誠款，而仁瞻獨堅守，不可下。世宗使

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，仁瞻子崇諫幸其父病，謀與諸將出降，仁瞻立命斬之，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，不得，於是士卒皆感泣，願以死守。

三月，仁瞻病甚，已不知人，其副使孫羽詐爲仁瞻書，以城降。世宗命昇仁瞻至帳前，嘆嗟久之，賜以玉帶、御馬，復使入城養疾，是日卒。制曰：「仁瞻盡忠所事，抗節無虧，前代名臣，幾人可比！予之南伐，得爾爲多。」乃拜仁瞻檢校太尉兼中書令、天平軍節度使。仁瞻不能受命而卒，年五十八。

世宗遣使弔祭，喪事官給，追封彭城郡王，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，賜莊宅各一區。李景聞仁瞻卒，亦贈太師。壽州故治壽春，世宗以其難剋，遂徙城下蔡，而復其軍曰忠正軍，曰：「吾以旌仁瞻之節也。」

嗚呼，天下惡梁久矣！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，不爲之臣可也，其食人之祿者，必死人之事，如彥章者，可謂得其死哉！仁瞻既殺其子以自明矣，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？今周世宗實錄載仁瞻降書，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。當世宗時，王環爲蜀守秦州，攻之久不下，其力屈而降，世宗頗嗟其忠，然止於爲大將軍。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，乃知仁瞻

非降者也。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！五代之亂，三人者，或出於軍卒，或出於僞國之臣，可勝嘆哉！可勝嘆哉！

校勘記

〔一〕鄆州壽張人。「張」，各本原作「昌」。按薛史卷二一王彥章傳及歐陽文忠公集卷三九王彥章畫像記均作「鄆州壽張人」，通鑑卷二六七亦稱「壽張王彥章」。考新、舊唐書地理志及太平寰宇記，鄆州惟有壽張縣，隸河南道；壽昌縣自屬沙州，隸隴右道（舊書隸河西道）。此當是「壽張」，據改。

〔二〕符存審。薛史卷二九唐莊宗紀、卷五二裴約傳及通鑑卷二七二均作「李紹斌」。

〔三〕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。薛史卷一二九劉仁贍傳云：「（周世宗）復令入城養病，尋授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，制出之日，薨於其家。」按通鑑卷二九三，劉仁贍入城養疾之日在戊申；制下在辛亥，是日劉仁贍卒。本史時序不清，疑有訛舛。

新五代史卷三十三

死事傳第二十一

嗚呼甚哉！自開平訖于顯德，終始五十三年，而天下五代，士之不幸而生其時，欲全其節而不二者，固鮮矣。於此之時，責士以死與必去，則天下爲無士矣。然其習俗，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。至於儒者，以仁義忠信爲學，享人之祿，任人之國者，不顧其存亡，皆恬然以苟生爲得，非徒不知愧，而反以其得爲榮者，可勝數哉！故吾於死事之臣，有所取焉。君子之於人也，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，況死者人之所難乎？吾於五代，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。其初無卓然之節，而終以死人之事者，得十有五人焉，而戰沒者不得與也。然吾取王清、史彥超者，其有旨哉！其有旨哉！作死事傳[○]。

[○]不能立傳者五人：馬彥超附朱守殷傳，宋令詢、李遐、張彥卿、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。

張源德

張源德者，不知其世家，或曰本晉人也。少事晉，無所稱。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，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。太祖時，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爲蔡州刺史。

梁貞明三年（二），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，末帝分魏、相等六州爲兩鎮，懼魏軍不從，乃遣劉鄩將兵萬人，屯于魏以虞變。魏軍果叛，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、博二州降晉。當是時，源德爲鄩守貝州。晉王入魏，諸將欲先擊貝州，晉王曰：「貝城小而堅，攻之難卒下。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，然與滄州相首尾，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，不如先取之，則滄、貝之勢分而易圖也。」乃先襲破德州，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，源德堅守不下，晉軍塹而圍之。

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，南走黎陽，晉軍攻破洛州，而衛州刺史來昭（三）、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，磁州刺史靳昭、相州張筠、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。當此時，晉已先下全燕，而鎮、定皆附于晉，自河以北、山以東，四面千里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，獨貝一州，圍之踰年不可下。源德守既堅，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，城中食且盡，乃勸源德出降，源德不從，遂見殺。

源德已死，貝人謀曰：「晉圍吾久，吾窮而後降，懼皆不免也。」乃告于晉曰：「吾欲被甲執兵而降，得赦而後釋之，如何？」晉軍許諾，貝人三千出降，已釋甲，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。

夏魯奇

夏魯奇字邦傑，青州人也。唐莊宗時，賜姓名曰李紹奇，其後莊宗賜姓名者，皆復其故。

魯奇初事梁爲宣武軍校，後奔于晉，爲衛護指揮使。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，守光將單廷珪、元行欽以驍勇自負，魯奇每與二將鬪，輒不能解，兩軍皆釋兵而觀之。

晉已下魏博，梁將劉鄩軍于洹水，莊宗以百騎覘敵，遇鄩伏兵，圍之數重，幾不得脫，魯奇力戰，手殺百餘人，身被二十餘瘡，與莊宗決圍而出。莊宗益奇之，以爲磁州刺史。從戰中都，擒王彥章，莊宗壯之，賜絹千疋，拜鄭州防禦使。遷河陽節度使，爲政有惠愛。徙鎮忠武，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，父老詣京師乞留，明宗遣中使往諭之，魯奇乃得去。

唐師伐荆南，以魯奇爲招討副使，無功而還。徙鎮武信，東川董璋反，攻遂州，魯奇閉

城拒之，旬月救兵不至，城中食盡，魯奇自刎死，年四十九^①。

^①吳巒兵猶可戰而不戰，魯奇食盡力窮而死，故取捨異。

姚洪

姚洪，本梁之小校也。自董璋爲梁將，洪嘗事璋，後事唐爲指揮使。

長興中，遣洪將千人戍閬州。董璋反，遣人以書招洪，洪得璋書，輒投廁中。後璋兵攻破閬州，執洪，璋曰：「爾爲健兒，我遇汝厚，奈何負我邪？」洪罵曰：「老賊！爾昔爲李七郎奴，掃馬糞，得一櫛殘炙，感恩不已。今天子用爾爲節度使，何苦反邪？吾能爲國家死，不能從人奴以生！」璋怒，然鑊于前，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，洪至死大罵。明宗聞之泣下，錄其二子，而厚卹其家。

王思同

王思同，幽州人也。其父敬柔，娶劉仁恭女，生思同。思同事仁恭爲銀胡鞞指揮使，仁

恭爲其子守光所囚，思同奔晉，以爲飛勝指揮使。梁、晉相距于莘，遣思同築壘楊劉，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，累遷鄭州防禦使。思同爲人敢勇，善騎射，好學，頗喜爲詩，輕財重義，多禮文士，然未嘗有戰功。

明宗時，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，徙鎮雄武。是時，吐蕃數爲寇，而秦州無亭障，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。居五年，來朝，明宗問以邊事，思同指畫山川，陳其利害。思同去，明宗顧左右曰：「人言思同不管事，能若是邪？」於是始知其材，以爲右武衛上將軍、京兆尹、西京留守。石敬瑭討董璋，思同爲先鋒指揮使，兵入劍門，而後軍不繼，思同與璋戰，不勝而却。敬瑭兵罷，思同徙鎮山南西道，已而復爲京兆尹、西京留守。

應順元年二月，潞王從珂反鳳翔，馳檄四鄰，言姦臣幸先帝疾病，賊殺秦王而立幼嗣，侵弱宗室，動搖藩方，陳己所以興兵討亂之狀。因遣伶奴安十以五絃謁思同，欲因其權以通意。是時，諸鎮皆懷嚮背，所得潞王書檄，雖以上聞，而不絕其使。獨思同執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京師。愍帝嘉其忠，卽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。三月，會諸鎮兵圍鳳翔，破東西關城。從珂兵弱而守甚堅，外兵傷死者衆，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：「吾從先帝二十年，大小數百戰，甲不解體，金瘡滿身，士卒固嘗從我矣。今先帝新棄天下，而朝廷信用姦人，離間骨肉，我實何罪而見伐乎？」因慟哭。士卒聞者，皆悲憐之。興元張

虔釗攻城西，督戰甚急，士卒苦之，反兵攻虔釗，虔釗走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：「路王，吾主也！」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。而思同未知，猶督戰。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：「城西軍入城受賞矣！何用戰邪？」士卒解甲棄仗，聲聞數里，遂皆入城降。諸鎮之兵皆潰。思同挺身走，至長安，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，乃走潼關。從珂引兵東，至昭應，前鋒追執思同。從珂責曰：「罪可逃乎？」思同曰：「非不知從王而得生，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。」從珂媿其言，乃殺之。漢高祖卽位，贈侍中[○]。

[○]思同東走，將自歸于天子，與元行欽走異，故予其死。

張敬達

張敬達字志通，代州人也，小字生鐵。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爲廳直軍使。明宗時，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，領欽州刺史，累遷彰國、大同軍節度使，徙鎮武信、晉昌。

清泰二年，契丹數犯邊，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、彰國、振武、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，屯于忻州，屯兵聚噪遮敬瑭呼「萬歲」，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。廢帝疑敬瑭有異志，乃以敬達爲北面副總管，以分其兵。明年夏，徙敬瑭鎮天平，遂以敬達爲大同、

彰國、振武、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，敬瑭因此遂反。卽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。六月，兵圍太原，敬達爲長城連柵，雲梯飛礮以攻之，所爲城柵將成，輒有大風雨、水暴至以壞之。

敬瑭求救于契丹。九月，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，旌旗相屬五十餘里。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：「吾欲今日破敵可乎？」敬瑭報曰：「大兵遠來，而賊勢方盛，要在成功，不必速也。」使者未復命，而兵已交。敬達陣於西山，契丹以羸騎三千，革鞭木鞮，人馬皆不甲冑，以趨唐軍。唐軍爭馳之，契丹兵走，追至汾曲，伏發，斷唐軍爲二，其在北者皆死，死者萬餘人。敬達收軍柵晉安，契丹圍之。廢帝遣趙延壽、范延光等救之。延壽屯團柏谷，延光屯遼州，相去皆百餘里。契丹兵圍敬達者，自晉安寨南，長百餘里，闊五十里，敬達軍中望之，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，四面互以毛索，掛鈴爲警，縱犬往來。敬達軍中有夜出者，輒爲契丹所得，由是閉壁不敢復出。延壽等皆有二心，無救敬達意。敬達猶有兵五萬人、馬萬匹，久之食盡，削木篩糞以飼其馬，馬死者食之，已而馬盡。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，敬達自以不忍背唐，而救兵且至，光遠促之不已，敬達曰：「諸公何相迫邪！何不殺我而降？」光遠卽斬敬達降。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，哀其忠，遣人收葬之^①。

①本紀責其不誅光遠而諷其殺己以降賊，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。而傳錄其死者，終嘉其不降也。然己雖不屈而諷人

降賊，故不得爲死節。

翟進宗 張萬迪附

翟進宗、張萬迪者，皆不知其何人也。初皆事唐，後事晉，進宗爲淄州刺史，萬迪爲登州刺史。楊光遠反，以騎兵百脅取二刺史至青州，萬迪聽命，而進宗獨不屈，光遠遂殺進宗。出帝贈進宗左武衛上將軍。及光遠平，曲赦青州，雖光遠子孫皆見慰釋，而獨不赦萬迪，暴其罪而斬之。詔求進宗尸，加禮歸葬，葬事官給，以其子仁欽爲東頭供奉官。

沈斌

沈斌字安時，徐州下邳人也。少爲軍卒，事梁爲拱辰都指揮使。後事唐，從魏王繼岌破蜀，平康延孝，以功爲虢州刺史，歷隨、趙等八州刺史。

晉開運元年，爲祁州刺史。契丹犯塞至于榆林，過祁州，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，卽以州兵邀之。契丹以精騎剗門，斌兵多死，城中無備，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

之，延壽招斌降，斌從城上罵延壽曰：「公父子誤計，陷于腥膻，忍以犬羊之衆，殘賊父母之邦，斌能爲國死爾，不能效公所爲也！」已而城陷，斌自盡，其家屬皆沒于虜。

王清

王清字去瑕，洛州曲周人也。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。後事晉爲奉國都虞候。安從進叛襄州，從高行周攻之，逾年不能下，清謂行周曰：「從進閉孤城以自守，其勢豈得久邪？」因請先登，遂攻破之。

開運二年冬，從杜重威戰陽城，清以力戰功爲步軍之最，加檢校司徒。是冬，重威軍中渡橋南，虜軍其北以相拒，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，南擊欒城，斷晉餉道。清謂重威曰：「晉軍危矣！今去鎮州五里，而守死于此，營孤食盡，將若之何？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，奪橋開路，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，可以守也。」重威許之，遣與宋彥筠俱前，清與虜戰，敗之，奪其橋。是時，重威已有二志，猶豫不肯進，彥筠亦退走，清曰：「吾獨死於此矣！」因力戰而死。年五十三。漢高祖立，贈清太傅。

史彥超

史彥超，雲州人也。爲人勇悍驍捷。周太祖起魏時，彥超爲漢龍捷都指揮使，以兵從。太祖入立，遷虎捷都指揮使，戍于晉州。劉旻攻晉州，州無主帥，知州王萬敢不能拒，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，太祖遣王峻救之，旻兵解去。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，領鄭州防禦使。周、漢戰高平，彥超爲前鋒，先登陷陣，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〔四〕。

周兵圍漢太原，契丹救漢，出忻、代。世宗遣符彥卿拒之，以彥超爲先鋒，戰忻口，彥超勇憤俱發，左右馳擊，解而復合者數四，遂歿于陣。

是時，世宗敗漢高平，乘勝而進，圍城之役，諸將議不一，故久無成功。世宗欲解去而未決，聞彥超戰死，遽班師，倉卒之際，亡失甚衆。世宗旣惜彥超而憤無成功，憂忿不食者數日。贈彥超太師，優卹其家焉。

孫晟

孫晟初名鳳，又名忌，密州人也。好學，有文辭，尤長於詩。少爲道士，居廬山簡寂宮。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，晨夕事之。簡寂宮道士惡晟，以爲妖，以杖驅出之。乃儒服北之趙、魏，謁唐莊宗于鎮州，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。

天成中，朱守殷鎮汴州，辟爲判官。守殷反，伏誅，晟乃棄其妻子，亡命陳、宋之間。安重誨惡晟，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，畫其像購之，不可得，遂族其家。

晟奔于吳。是時，李昇方篡楊氏，多招四方之士，得晟，喜其文辭，使爲教令，由是知名。晟爲人口吃，遇人不能道寒暄，已而坐定，談辯鋒生，聽者忘倦。昇尤愛之，引與計議，多合意，以爲右僕射，與馮延巳並爲昇相。晟輕延巳爲人，常曰：「金碗玉盃而盛狗屎可乎？」晟事昇父子二十餘年，官至司空，家益富驕，每食不設几案，使衆妓各執一器，環立而侍，號「肉臺盤」，時人多效之。

周世宗征淮，李景懼，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，奉書以求和，世宗不答。又遣翰林學士鍾謨、文理院學士李德明，奉表稱臣，不答。乃遣禮部尙書王崇質副晟奉表，謨與晟等皆言：「景願割壽、濠、泗、楚、光、海六州之地，歲貢百萬以佐軍。」而世宗已取滁、揚、濠、泗諸州，欲盡取淮南乃止，因留使者不遣，而攻壽州益急。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，而師甚盛，壽春且危，乃曰：「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，容臣還取景表，盡獻淮北諸州。」世宗許之，遣

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、崇質南還，而謨與晟皆見留。德明等既還，景悔，不肯割地。世宗亦以暑雨班師，留李重進、張永德等分攻廬、壽，周兵所得揚、泰諸州，皆不能守，景兵復振。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，有隙，永德上書言重進反，世宗不聽。景知二將之相疑也，乃以蠟丸書遺重進，勸其反。

初，晟之奉使也，語崇質曰：「吾行必不免，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也。」永陵者，昇墓也。及崇質還，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，館于都亭驛，待之甚厚，每朝會入閣，使班東省官後，召見必飲以醇酒。已而周兵數敗，盡失所得諸州，世宗憂之，召晟問江南事，晟不對，世宗怒，未有以發。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，上多斥周過惡以爲言，由是發怒曰：「晟來使我，言景畏吾神武，願得北面稱臣，保無二心，安得此指斥之言乎？」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，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。晟臨死，世宗猶遣近臣問之，晟終不對，神色怡然，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：「臣惟以死報國爾！」乃就刑。晟既死，鍾謨亦貶耀州司馬。其後，世宗怒解，憐晟忠，悔殺之，召拜鍾謨衛尉少卿。景已割江北，遂遣謨還，而景聞晟死，亦贈魯國公。

校勘記

〔二〕貞明三年 按賀德倫叛梁降晉事，本史卷三梁末帝紀、薛史卷八梁末帝紀、卷二三劉鄩傳及通鑑卷二六九俱繫在貞明元年。

〔三〕來昭 薛史卷二八莊宗紀及通鑑卷二六九作「米昭」。

〔三〕飛勝指揮使 南昌、鄂本及薛史卷六五王思同傳「勝」作「騰」。

〔四〕感德軍節度使 薛史卷一一四周世宗紀及卷一二四史彥超傳俱作「華州節度使」。

新五代史卷三十四

一行傳第二十二

嗚呼，五代之亂極矣，傳所謂「天地閉，賢人隱」之時歟！當此之時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，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。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，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，豈果無其人哉？雖曰干戈興，學校廢，而禮義衰，風俗隳壞，至於如此，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，吾意必有絜身自負之士，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。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，或窮居陋巷，委身草莽，雖顏子之行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，況世變多故，而君子道消之時乎！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，脩節義，而沉淪于下，泯沒而無聞者。求之傳記，而亂世崩離，文字殘缺，不可復得，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。

處乎山林而羣麋鹿，雖不足以爲中道，然與其食人之祿，俛首而包羞，孰若無愧於心，放身而自得，吾得二人焉，曰鄭遨、張薦明。勢利不屈其心，去就不違其義，吾得一人焉，曰石昂。苟利於君，以忠獲罪，而何必自明，有至死而不言者，此古之義士也，吾得一人焉，曰

程福贊。五代之亂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至於兄弟、夫婦人倫之際，無不大壞，而天理幾乎其滅矣。於此之時，能以孝悌自脩於一鄉，而風行於天下者，猶或有之，然其事迹不著，而無可紀次，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，吾亦不敢沒，而其略可錄者，吾得一人焉，曰李自倫。作一行傳。

鄭遨

張薦明附

鄭遨字雲叟，滑州白馬人也。唐明宗祖廟諱遨，故世行其字。遨少好學，敏於文辭。唐昭宗時，舉進士不中，見天下已亂，有拂衣遠去之意，欲攜其妻、子與俱隱，其妻不從，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。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，輒投之於火，後聞其妻、子卒，一慟而止。

遨與李振故善，振後事梁貴顯，欲以祿遨，遨不顧，後振得罪南竄，遨徒步千里往省之，由是聞者益高其行。

其後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，脂淪入地，千歲化爲藥，能去三尸，因徙居華陰，欲求之。與道士李道殷、羅隱之友善，世目以爲三高士。遨種田，隱之賣藥以自給，道殷有釣魚術，鈎而不餌，又能化石爲金，遨嘗驗其信然，而不之求也。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，遨一不

受。唐明宗時以左拾遺、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，皆不起，卽賜號爲逍遙先生。天福四年卒，年七十四。

傲之節高矣，遭亂世不污於榮利，至棄妻子不顧而去，豈非與世自絕而篤愛其身者歟？然傲好飲酒奕棊，時時爲詩章落人間，人間多寫以縑素，相贈遺以爲寶，至或圖寫其形，玩于屋壁，其迹雖遠而其名愈彰，與乎石門、荷蓀之徒異矣。

與傲同時張薦明者，燕人也。少以儒學遊河朔，後去爲道士，通老子、莊周之說。高祖召見，問道家可以治國乎？對曰：「道也者，妙萬物而爲言，得其極者，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。」高祖大其言，延入內殿講道德經，拜以爲師。薦明聞宮中奏時鼓，曰：「陛下聞鼓乎？其聲一而已。五音十二律，鼓無一焉，然和之者鼓也。夫一，萬事之本也，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。」高祖善之，賜號通玄先生，後不知其所終。

石昂

石昂，青州臨淄人也。家有書數千卷，喜延四方之士，士無遠近，多就昂學問，食其門

下者或累歲，昂未嘗有怠色。而昂不求仕進。節度使符習高其行，召以爲臨淄令。習入朝京師，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，昂以公事至府上謁，贊者以彥朗諱「石」，更其姓曰「右」。昂趨于庭，仰責彥朗曰：「內侍奈何以私害公！昂姓『石』，非『右』也。」彥朗大怒，拂衣起去，昂卽趨出。解官還于家，語其子曰：「吾本不欲仕亂世，果爲刑人所辱，子孫其以我爲戒！」昂父亦好學，平生不喜佛說，父死，昂於柩前誦尙書，曰：「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。」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。

晉高祖時，詔天下求孝悌之士，戶部尙書王權、宗正卿石光贊、國子祭酒田敏、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閣門，上昂行義可以應詔。詔昂至京師，召見便殿，以爲宗正丞。遷少卿。出帝卽位，晉政日壞，昂數上疏極諫，不聽，乃稱疾東歸，以壽終于家。昂旣去，而晉室大亂。

程福贊

程福贊者，不知其世家。爲人沉厚寡言而有勇。少爲軍卒，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。晉出帝時，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。開運中，契丹入寇，出帝北征，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，

欲因以爲亂，福贊身自救火被傷，火滅而亂者不得發。福贊以爲契丹且大至，而天子在軍，京師虛空，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，因匿其事不以聞。軍將李殷位次福贊下，利其去而代之，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，不然何以不奏。出帝下福贊獄，人皆以爲冤，福贊終不自辨，以見殺。

李白倫

李白倫者，深州人也。天福四年正月，尙書戶部奏：「深州司功參軍李白倫六世同居，奉敕准格。按格，孝義旌表，必先加按驗，孝者復其終身，義門仍加旌表。得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，自倫高祖訓，訓生祭，祭生則，則生忠，忠生自倫，自倫生光厚，六世同居不妄。」敕以所居飛鳧鄉爲孝義鄉，匡聖里爲仁和里，准式旌表門閭。

九月丙子，戶部復奏：「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，其旌表有聽事、步欄，前列屏，樹烏頭正門，閤闊一丈二尺，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，築雙闕一丈，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，夾樹槐柳，十有五步，請如之。」敕曰：「此故事也，令式無之。其量地之宜，高其外門，門安綽楔，左右建臺，高一丈二尺，廣狹方正稱焉，坊以白而赤其四角，使不孝不義者見之，可以悛心而易行焉。」

新五代史卷三十五

唐六臣傳第二十三

甚哉，白馬之禍，悲夫，可爲流涕者矣！然士之生死，豈其一身之事哉？初，唐天祐三年，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爲太常卿，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爲之，廷範乃梁客將，不可。梁王由此大怒，曰：「吾常語裴樞純厚不陷浮薄，今亦爲此邪！」是歲四月，彗出西北，掃文昌、軒轅、天市，宰相柳璨希梁王旨，歸其譴於大臣，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，右僕射崔遠、守太保致仕趙崇、兵部侍郎王贊、工部尙書王溥、吏部尙書陸扆皆以無罪貶，同日賜死于白馬驛。凡搢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，皆誣以朋黨，坐貶死者數百人，而朝廷爲之空。

明年三月，唐哀帝遜位于梁，遣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冊禮使，禮部尙書蘇循爲副；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爲押傳國寶使，翰林學士、中書舍人張策爲副；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，尙書左丞趙光逢爲副。四月甲子，文蔚等自上源驛奉

冊寶，乘輅車，導以金吾仗衛，太常鹵簿，朝梁于金祥殿。王袞冕南面，臣文蔚、臣循奉冊升殿，進讀已，臣涉、臣策奉傳國璽，臣貽矩、臣光逢奉金寶，以次升，進讀已，降，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。

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？使樞等不死，尙惜一卿，其肯以國與人乎？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，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。嗚呼！唐之亡也，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，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、傾險狡猾、趨利賣國之徒也。不然，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！作唐六臣傳。

張文蔚

張文蔚字右華，河間人也。初，以文行知名，舉進士及第。唐昭宗時，爲翰林學士承旨。是時，天子微弱，制度已隳，文蔚居翰林，制詔四方，獨守大體。昭宗遷洛，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柳璨殺裴樞等七人，蔓引朝士，輒加誅殺，縉紳相視以目，皆不自保，文蔚力講解之，朝士多賴以全活。

梁太祖立，仍以文蔚爲相，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。文蔚居家亦孝悌。開平二年，太祖北巡，留文蔚西都，以暴疾卒，贈右僕射。

楊涉

楊涉，祖收，唐懿宗時宰相；父嚴，官至兵部侍郎。涉舉進士，昭宗時爲吏部尙書。哀帝卽位，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涉，唐名家，世守禮法，而性特謹厚，不幸遭唐之亂。拜相之日，與家人相對泣下，顧謂其子凝式曰：「吾不能脫此網羅，禍將至矣，必累爾等。」唐亡，事梁爲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在位三年，俛首無所施爲，罷爲左僕射，知貢舉，後數年卒。

子凝式，有文詞，善筆札，歷事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，常以心疾致仕，居于洛陽，官至太子太保。

張策

張策字少逸，河西燉煌人也。父同，爲唐容管經略使。策少聰悟好學，通章句。父同，居洛陽敦化里，浚井得古鼎，銘曰：「魏黃初元年春二月，匠吉千。」同以爲奇，策時年十三，

居同側，啓曰：「漢建安二十五年，曹公薨，改元延康。是歲十月，文帝受禪，又改黃初，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，銘何謬邪？」同大驚異之。

策少好浮圖之說，乃落髮爲僧，居長安慈恩寺。黃巢犯長安，策乃返初服，奉父母以避亂，居田里十餘年。召拜廣文館博士。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。晉王李克用攻行瑜，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，行積雪中，行者憐之。梁太祖兼四鎮，辟鄭、滑支使，以母喪解職。服除，入唐爲膳部員外郎。華州韓建辟判官，建徙許州，以爲掌書記，建遣策聘于太祖，太祖見而喜曰：「張夫子至矣。」遂留以爲掌書記，薦之于朝，累拜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。太祖卽位，遷工部侍郎奉旨。開平二年，拜刑部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遷中書侍郎。以風恙罷爲刑部尙書，致仕，卒于洛陽。

趙光逢

趙光逢字延吉，父隱，唐左僕射。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，時人稱其方直溫潤，謂之「玉界尺」。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、御史中丞，以世亂棄官，居洛陽，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。柳璨爲相，與光逢有舊恩，起光逢爲吏部侍郎、太常卿。

唐亡，事梁爲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累遷左僕射，以太子太保致仕。末帝卽位，起爲司空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復以司徒致仕。唐天成中，卽其家拜太保，封齊國公，卒，贈太傅。

薛貽矩

薛貽矩字熙用，河東聞喜人也，仕唐爲兵部侍郎、翰林學士承旨。昭宗自岐還長安，大誅宦者，貽矩時爲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贊，坐左遷。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，太祖言之於朝，拜吏部尙書，遷御史大夫。天祐三年，太祖自長蘆還軍，哀帝遣貽矩來勞，貽矩以臣禮見，太祖揖之升階，貽矩曰：「殿下功德及人，三靈改卜，皇帝方行舜、禹之事，臣安敢違？」乃稱臣拜舞，太祖側身以避之。貽矩還，遂趣哀帝遜位。太祖卽位，拜貽矩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累拜司空。貽矩爲梁相五年，卒，贈侍中。

蘇循 杜曉附

蘇循，不知何許人也。爲人巧佞，阿諛無廉恥，惟利是趨。事唐爲禮部尙書。是時，太祖已弒昭宗，立哀帝，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，或俛首畏禍，或去不仕，而循特附會梁以希進用。梁兵攻楊行密，大敗于淝河，太祖躁忿，急於禪代，欲邀唐九錫，羣臣莫敢當其議，獨循倡言：「梁王功德，天命所歸，宜卽受禪。」明年，梁太祖卽位，循爲冊禮副使。

循有子楷，乾寧中舉進士及第，昭宗遣學士陸辰覆落之，楷常慚恨。及昭宗遇弒，唐政出於梁，楷爲起居郎，與柳璨、張廷範等相結，因謂廷範曰：「夫諡者，所以易名而貴信也。前有司諡先帝曰『昭』，名實不稱，公爲太常卿，予史官也，不可以不言。」乃上疏駁議。而廷範本梁客將，嘗求太常卿不得者，廷範亦以此怨唐，因下楷疏廷範，廷範議曰：「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，亂而不損之謂靈，武而不遂之謂莊，在國逢難之謂閔，因事有功之謂襄，請改諡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，廟號襄宗。」

梁太祖已卽位，置酒玄德殿，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，皆諸公推戴之力。唐之舊臣楊涉、張文蔚等皆慚懼俯伏不能對，獨循與張禕、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，所以順天應人者。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，旦夕引首，希見進用，敬翔尤惡之，謂太祖曰：「梁室新造，宜得端士以厚風俗，循父子皆無行，不可立於新朝。」於是父子皆勒歸田里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。其後，友謙叛梁降晉，晉王將卽位，求唐故臣在者，以備百官之闕，友謙遣循至魏

州。是時梁未滅，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卽帝位。晉王之意雖銳，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。循始至魏州，望州解聽事卽拜，謂之「拜殿」。及入謁，蹈舞呼萬歲而稱臣，晉王大悅。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，晉王益喜，因以循爲節度副使。已而病卒。莊宗卽位，贈左僕射。楷，同光中爲尙書員外郎。明宗卽位，大臣欲理其駁諡之罪，以憂死。

當唐之亡也，又有杜曉者，字明遠。祖審權，父讓能，皆爲唐相。昭宗時，王行瑜、李茂貞兵犯京師，昭宗殺讓能於臨皋以自解。曉以父死無罪，居喪哀毀；服除，布衣幅巾，自廢十餘年。崔胤判鹽鐵，辟巡官，除畿縣尉，直昭文館，皆不起。崔遠判戶部，又辟巡官，或謂曉曰：「嵇康死，子紹自廢不出仕，山濤以物理責之，乃仕。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？」曉乃爲之起。累遷膳部郎中、翰林學士。梁太祖卽位，遷工部侍郎奉旨。開平二年，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友珪立，遷禮部尙書、集賢殿大學士。袁象先等討賊，兵大掠，曉爲亂兵所殺，贈右僕射。

嗚呼，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？甚乎作俑者也，真可謂不仁之人哉！予嘗至繁城讀魏受

禪碑，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，而大書深刻，自列其姓名，以夸耀于世。又讀梁實錄，見文蔚等所爲如此，未嘗不爲之流涕也。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，及遂相之，此非小人，孰能爲也？漢、唐之末，舉其朝皆小人也，而其君子者何在哉！當漢之亡也，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，而立其朝者，皆小人也，然後漢從而亡。及唐之亡也，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，而其餘存者，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，然後唐從而亡。

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，必進朋黨之說；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，必進朋黨之說；欲奪國而與人者，必進朋黨之說。夫爲君子者，故嘗寡過，小人欲加之罪，則有可誣者，有不可誣者，不能遍及也。至欲舉天下之善，求其類而盡去之，惟指以爲朋黨耳。故其親戚故舊，謂之朋黨可也；交游執友，謂之朋黨可也；宦學相同，謂之朋黨可也；門生故吏，謂之朋黨可也。是數者，皆其類也，皆善人也。故曰：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，惟以朋黨罪之，則無免者矣。夫善善之相樂，以其類同，此自然之理也。故聞善者必相稱譽，稱譽則謂之朋黨，得善者必相薦引，薦引則謂之朋黨，使人聞善不敢稱譽，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，見善不敢薦，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。善人日遠，而小人日進，則爲人主者，偃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？故曰：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，必用朋黨之說也。一君子存，羣小人雖衆，必有所忌，而有所不敢爲，惟空國而無君子，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，

則漢魏、唐梁之際是也。故曰：可奪國而予人者，由其國無君子，空國而無君子，由以朋黨而去之也。

嗚呼，朋黨之說，人主可不察哉！

傳曰「一言可以喪邦」者，其是之謂與！可不鑒哉！可不戒哉！

校勘記

〔二〕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 舊唐書卷一七七楊收傳、新唐書七一下宰相世系表及卷一八四楊收傳俱記楊遺直生發、假（太平廣記卷一五五楊收條作「馱」）、收、嚴四子，嚴子涉、注。北夢瑣言卷一二楊收條合。是收與嚴乃兄弟，于涉爲從父，此云「涉祖」誤。

新五代史卷三十六

義兒傳第二十四

嗚呼！世道衰，人倫壞，而親疏之理反其常，干戈起於骨肉，異類合爲父子。開平、顯德五十年間，天下五代而實八姓，其三出於丐養。蓋其大者取天下，其次立功名、位將相，豈非因時之隙，以利合而相資者邪！唐自號沙陀，起代北，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競武之士，往往養以爲兒，號「義兒軍」，至其有天下，多用以成功業，及其亡也亦由焉。太祖養子多矣，其可紀者九人，其一是爲明宗，其次曰嗣昭、嗣本、嗣恩、存信、存孝、存進、存璋、存賢。作義兒傳[○]。

[○]李存審，后復以符氏大顯，故別自爲傳。

李嗣昭

李嗣昭，本姓韓氏，汾州太谷縣民家子也。太祖出獵，至其家，見其林中鬱鬱有氣，甚異之，召其父問焉。父言家適生兒，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，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。初名進通，後更名嗣昭。嗣昭爲人短小，而膽勇過人。初喜嗜酒，太祖嘗微戒之，遂終身不飲。太祖愛其謹厚，常從用兵，爲衙內指揮使。

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，遣嗣昭助珂，敗珙於猗氏，獲其將三人。梁軍救珙，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，執其將一人。光化元年，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，梁遣丁會應罕之，嗣昭與會戰含山，執其將一人，斬首三千級，遂取澤州。二年，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，君慶爲梁所敗，太祖醜殺君慶，嗣昭攻克之。三年，出山東，取梁洛州，梁太祖自將攻之，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。嗣昭聞梁太祖自來，棄城走，前遇伏兵，因大敗。

天復元年，梁破河中，執王珂，取晉、絳、慈、隰，因大舉擊晉，圍太原。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，會大雨，梁軍解去。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軍，梁軍已去，嗣昭復取汾州，斬瑋。遂出陰地，取慈州，降其刺史唐禮。又取隰州，降其刺史張瓌。是歲，梁軍西犯京師，圍鳳翔，嗣昭乘間攻梁晉、絳，戰平陽，執梁將一人。進攻蒲縣。梁朱友寧、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，嗣昭等敗走，友寧追之，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，存信又敗。梁軍遂圍太原，而慈、隰、汾州復入于梁。太祖大恐，謀走雲州，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，嗣昭力爭以爲不可，賴劉太妃亦

言之，乃止。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，梁軍解去，嗣昭復取汾、慈、隰。是時，鎮、定皆已絕晉而附梁。晉外失大國之援，內亡諸州，仍歲之間，孤城被圍者再。於此時，嗣昭力戰之功爲多。

天祐三年，與周德威攻梁潞州，降丁會，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。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，築夾城以圍之。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，嗣昭斬其使者，閉城拒守，踰年，莊宗始攻破夾城。嗣昭完緝兵民，撫養甚有恩意。梁、晉戰胡柳，晉軍敗，周德威戰死。莊宗懼，欲收兵還臨濮，嗣昭曰：「梁軍已勝，且暮思歸。吾若收軍，使彼休息，整而復出，何以當之？宜以精騎撓之，因其勞乏，可以勝也。」莊宗然之。是時，梁軍已登無石山，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，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：「今日之戰，得山者勝！」晉軍皆爭登山，梁軍遽下，陣於山西，晉軍從上急擊，大敗之。於是晉城德勝矣。周德威死，嗣昭權知幽州，居數月，以李紹宏代之。嗣昭將去，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，嗣昭夜遯，乃得去。

十九年，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，莊宗爲契丹圍之數十重，嗣昭以三百騎決圍，取莊宗以出。是時，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，寶爲鎮人所敗，乃以嗣昭代之。鎮兵出掠九門，嗣昭以奇兵擊之，鎮軍且盡，餘三人匿破垣中，嗣昭馳馬射之，反爲賊射中腦，嗣昭顧箠中矢盡，拔矢于腦，射殺一人，還營而卒。

嗣昭諸子，繼儔長而懦，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，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，不暇究其事，因卽以爲昭義軍留後。繼韜委其政於魏琢、申蒙，琢等常教繼韜反，繼韜未決。莊宗在魏，以事召監軍張居翰、節度判官任圜。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韜事，繼韜且見誅，因以語趣之，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，梁末帝卽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居數月，莊宗滅梁，繼韜將走契丹，會赦至，乃已，因隨其母朝于京師，繼遠諫曰：「兄爲臣子，以反爲名，復何面以見天子？且潞城堅而倉廩實，不如閉城坐食積粟，以延歲月，愈於往而就戮也。」繼韜不聽。繼韜母楊氏，善畜財，平生居積行販，至貲百萬。當嗣昭爲梁圍以夾城彌年，軍用乏絕，楊氏之積，蓋有助焉。至是，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，厚賂宦官、伶人，宦官、伶人皆言：「繼韜初無惡意，爲姦人所悞耳。」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，劉皇后爲言：「嗣昭功臣，宜蒙恩貸。」由是莊宗釋繼韜，嘗從獵，寵倖無間。李存渥尤切齒，數詆責之，繼韜懷不自安，復賂宦官、伶人求歸鎮，莊宗不許。繼韜陰使人告繼遠，令起變於軍中，冀天子遣已往安緝之，事泄，斬于天津橋。其二子嘗爲質于梁，莊宗破梁得之，撫其背曰：「爾幼，猶能佐其父反，長復何爲乎？」至是因并誅之。卽遣人斬繼遠，以繼儔知潞州事。

已而，召繼儔還京師，繼儔悉取繼韜妓妾珍翫，而不時卽路。其弟繼達怒曰：「吾兄父子誅死，而大兄不仁，利其貲財，淫其妻妾，吾所不忍也！」乃服縗麻，引數百騎坐戟門，使

人入殺繼儔。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，繼達走城外，自剄死。

嗣昭七子，至明宗時，子繼能坐笞殺其母主藏婢，婢家告變，言繼能反，與其弟繼襲皆見殺，惟一子繼忠僅免。繼忠家于晉陽，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，晉高祖自太原起兵，召契丹爲援，契丹求賂，高祖貸于繼忠以取足。高祖入立，甚德之，以爲沂、棣、單三州刺史，開運中卒。楊氏平生積產，嗣昭父子三人賴之。

嗣本

嗣本，本姓張氏，鴈門人也。世爲銅冶鎮將。嗣本少事太祖，太祖愛之，賜以姓名，養爲子。從擊居庸關，以功遷義兒軍使。從破王行瑜，遷威遠軍使。從攻羅弘信，以先鋒兵破湯陰。從莊宗破潞州夾城。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、雲州防禦使、振武節度使，號威信可汗。天祐十三年，從莊宗擊劉鄩於故元城，下洛、磁諸州，六月，還軍振武。契丹入代北，攻蔚州，嗣本戰歿。

嗣恩

嗣恩，本姓駱，吐谷渾部人也。少事太祖，能騎射，爲鐵林軍將，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，賜姓名，以爲子。從敗康懷英於河西，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。從李嗣昭援朱友謙於河中，與梁兵力戰，稍中其口，戰不已。遷遼州刺史。從莊宗入魏，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。劉鄩攻太原，兵趣樂平，嗣恩從後追之，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。鄩兵去，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，從戰于莘。遷代州刺史、石嶺關已北都知兵馬使、振武節度使。天祐十五年，卒于太原。追贈太尉。

存信

存信，本姓張氏，其父君政，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。存信少善騎射，能四夷語，通六蕃書。從太祖起代北，入關破黃巢，累以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，遂賜姓名，以爲子。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，材勇不及存孝，而存信不爲之下，由是交惡，存孝所爲，存信每沮激之，存孝卒

得罪死。而存信數從征伐，以功領郴州刺史。太祖遣將兵救朱宣，存信屯于莘縣，爲羅弘信所擊，存信敗，亡太祖子落落。後從太祖討劉仁恭，大敗于安塞。太祖大怒，顧存信曰：「昨日吾醉，公不能爲我戰邪？古人三敗，公已二矣。」將殺之，存信叩頭謝罪而免。由是大懼，常稱疾，天復二年卒，年四十一。

存孝

存孝，代州飛狐人也。本姓安，名敬思。太祖掠地代北得之，給事帳中，賜姓名，以爲子，常從爲騎將。

文德元年，河南張言襲破河陽，李罕之來歸晉，晉處罕之于澤州，遣存孝與薛阿檀、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。梁亦遣丁會、牛存節等助言。戰于溫縣，梁軍先扼太行，存孝大敗，安休休被執。是時，晉已得澤、潞，歲出山東，與孟方立爭邢、洛、磁，存孝未嘗不在兵間。方立死，晉取三州，存孝功爲多。

明年，潞州軍亂，殺李克恭以歸唐，梁遣李讜攻李罕之于澤州，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。梁軍呼罕之曰：「公常恃太原以爲命，今上黨已歸唐，唐兵大集，圍太原，沙陀將無穴以自

處，公復誰恃而不降乎？」存孝以精騎五百，繞梁柵而呼曰：「我沙陀之求穴者，待爾肉以食軍，可令肥者出鬪！」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，存孝舞稍擒之，李謙敗走，追擊至馬牢關。還攻潞州。唐以孫揆爲潞州節度使，揆儒者，以梁卒三千爲衛，褒衣大蓋，擁節先驅。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間，伺揆軍過，橫擊斷之，擒揆以歸。初，梁遣葛從周、朱崇節守潞州以待揆，聞揆見執，皆棄去，晉遂復取潞州。是時，張濬、韓建伐晉，擊陰地關，晉以李存信、薛阿檀等當濬，別遣存孝軍于趙城。唐軍戰敗于陰地關，濬退保晉州，韓建走絳州。存孝攻晉州，濬兵出戰，輒復敗，因閉壁不敢出。存孝去攻絳州，濬、建皆走。

存孝猿臂善射，身被重鎧，橐弓坐稍，手舞鐵槌，出入陣中，以兩騎自從，戰酣易騎，上下如飛。初，存孝取潞州功爲多，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爲潞州留後，存孝爲汾州刺史，存孝負其功，不食者數日。及走張濬，遷邢州刺史。大順二年，徙邢州留後。是時，晉軍連歲攻趙常山，存孝常爲先鋒，下趙臨城、元氏。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匡威，匡威兵至，晉軍輒引去。存孝素與存信有隙，存信譖之曰：「存孝有二心，常避趙不擊。」存孝不自安，乃附梁通趙，自歸于唐，因請會兵以伐晉。唐命趙王王鎔援之。明年，趙與幽州有隙，懼而與晉和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。存孝嬰城自守，太祖自將兵傅其城，掘塹以圍之，存孝出兵衝擊，塹不得成。裨將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：「公所畏者晉王爾！王侯塹成，且留兵去，諸將非公

敵也，雖塹何爲？」存孝以爲然，縱兵成塹。塹成，深溝高壘，不可近，存孝遂窘。城中食盡，登城呼曰：「兒蒙王恩，位至將相，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讎，乃存信構陷之耳。願生見王一言而死。」太祖哀之，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，劉夫人引與俱來，存孝泥首請罪曰：「兒於晉有功而無過，所以至此，由存信爲之耳！」太祖叱曰：「爾爲書檄，罪我百端，亦存信爲之邪？」縛載後車，至太原，車裂之以徇。然太祖惜其材，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，爲之不視事者十餘日。

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，方二人之交惡也，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。存孝已死，太祖與諸將博，語及存孝，流涕不已，君立以爲不然，太祖怒，酖殺君立。君立初爲雲州牙將，唐僖宗時，逐段文楚，與太祖俱起雲中，蓋君立首事。其後累立戰功，表昭義節度使，以存孝故殺之。

存進

存進，振武人也，本姓孫，名重進。太祖攻破朔州得之，賜以姓名，養爲子。從太祖入關破黃巢，以爲義兒軍使。

從莊宗戰柏鄉，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，歷慈、沁二州刺史。莊宗初得魏博，以爲天雄軍都部署，治梁亂軍，一切以法，人有犯者，輒梟首磔尸於市，魏人屏息畏之。從戰河上，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。是時，晉軍德勝，爲南北寨，每以舟兵來往，頗以爲勞，而河北無竹石，存進乃以葦笮維大艦爲浮梁。莊宗大喜，解衣以賜之。

晉討張文禮於鎮州，久不克，而史建瑭、閻寶、李嗣昭相次戰歿，乃以存進代嗣昭爲招討使，軍于東垣渡。東垣土惡，築壘不能就，存進伐木爲柵。晉軍晨出芻牧，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，存進出戰橋上，殺處球殆盡，而存進亦歿于陣。追贈太尉。

子漢韶，明宗時復本姓，爲洋州節度使。潞王從珂以鳳翔反，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，唐軍皆降于從珂，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，俱奔于蜀。事蜀，歷永平、興元、武信節度使。年七十餘，卒于蜀。

存璋

存璋字德璜，初與康君立、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，破黃巢，累遷義兒軍使。太祖病革，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，立莊宗爲晉王，晉王以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。晉自先王時，嘗優假

軍士，軍士多犯法踰禁，莊宗新立，尤患之，存璋一切繩之以法，境內爲之清肅。從攻夾城，戰柏鄉，以功遷汾州刺史。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，梁遣王檀來，乘虛襲太原，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距守，以功遷大同軍防禦使，遂爲節度使。天祐十九年以疾卒。追贈太尉。

存賢

存賢，許州人也，本姓王名賢。少爲軍卒，善角觝，太祖擊黃巢于陳州，得之，賜以姓名，養爲子。後爲義兒軍副兵馬使，遷沁州刺史。先時，沁州當敵衝，徙其南百餘里，據險立柵而寓居。至存賢爲刺史，曰：「徙城避敵，豈勇者所爲？」乃復城故州。梁兵屢攻之，存賢力自距守，卒不能近。遷武州刺史、山北團練使，又遷慈州。

天祐十八年，梁兵攻朱友謙于河中，莊宗遣存賢援友謙。是時，友謙新叛梁歸晉，而河中食少，人心多貳，謀者因謂存賢曰：「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，宜亟去。」存賢曰：「死王事，吾志也。復何恨哉！」卒擊走梁兵。

莊宗卽位，拜右武衛上將軍。莊宗亦好角觝，嘗與王較而屢勝，頗以自矜，因顧存賢曰：「爾能勝我，與爾一鎮。」存賢搏而勝之。同光二年春，幽州符存審病，莊宗置酒宮中，

歎曰：「吾創業故人，零落殆盡，其所存者惟存審耳！今又病篤，北方之事誰可代之？」因顧存賢曰：「無以易卿。角觝之勝，吾不食言。」即日以爲盧龍軍節度使。是歲，卒于幽州，年六十五。贈太傅。

校勘記

〔二〕嘗與王較而屢勝 他本「王」下有「都」字，薛史卷五三李存賢傳「都」作「郁」。按本史卷三九王處直傳，王郁與王都爲兄弟，一爲庶子，一爲養子。此處「王」下顯有脫字，然爲郁爲都，不能確定。五代史纂誤續補卷三有考辨，可參。

新五代史卷三十七

伶官傳第二十五

嗚呼，盛衰之理，雖曰天命，豈非人事哉！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，與其所以失之者，可以知之矣。世言晉王之將終也，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：「梁，吾仇也；燕王吾所立，契丹與吾約爲兄弟，而皆背晉以歸梁。此三者，吾遺恨也。與爾三矢，爾其無忘乃父之志！」莊宗受而藏之于廟。其後用兵，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，請其矢，盛以錦囊，負而前驅，及凱旋而納之。方其係燕父子以組，函梁君臣之首，入于太廟，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，其意氣之盛，可謂壯哉！及仇讎已滅，天下已定，一夫夜呼，亂者四應，蒼皇東出，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，君臣相顧，不知所歸，至於誓天斷髮，泣下沾襟，何其衰也！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？書曰：「滿招損，謙得益。」憂勞可以興國，逸豫可以亡身，自然之理也。故方其盛也，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；及其衰也，數十伶人困之，而身死國滅，爲天下笑。夫禍患常積於忽微，而智勇多困於所溺，豈獨伶人也哉！作伶官傳。

莊宗既好俳優，又知音，能度曲，至今汾、晉之俗，往往能歌其聲，謂之「御製」者皆是也。其小字亞子，當時人或謂之亞次。又別爲優名以自目，曰李天下。自其爲王，至於爲天子，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，伶人由此用事，遂至於亡。

皇后劉氏素微，其父劉叟，賣藥善卜，號劉山人。劉氏性悍，方與諸姬爭寵，常自恥其世家，而特諱其事。莊宗乃爲劉叟衣服，自負著囊藥笈，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，造其臥內，曰：「劉山人來省女。」劉氏大怒，笞繼岌而逐之。宮中以爲笑樂。

其戰於胡柳也，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。其後滅梁入汴，周匝謁於馬前，莊宗得之喜甚，賜以金帛，勞其良苦。周匝對曰：「身陷仇人，而得不死以生者，教坊使陳俊、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。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。」莊宗皆許以爲刺史。郭崇韜諫曰：「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，皆英豪忠勇之士。今大功始就，封賞未及於一人，而先以伶人爲刺史，恐失天下心。不可！」因格其命。踰年，而伶人屢以爲言，莊宗謂崇韜曰：「吾已許周匝矣，使吾慚見此三人。公言雖正，然當爲我屈意行之。」卒以俊爲景州刺史、德源爲憲州刺史。

○音閣。

莊宗好畋獵，獵于中牟，踐民田。中牟縣令當馬切諫，爲民請，莊宗怒，叱縣令去，將殺之。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，乃率諸伶走追縣令，擒至馬前責之曰：「汝爲縣令，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？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！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，以備吾天子之馳騁？汝罪當死！」因前請亟行刑，諸伶共唱和之，莊宗大笑，縣令乃得免去。

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，四顧而呼曰：「李天下，李天下何在？」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。莊宗失色，左右皆恐，羣伶亦大驚駭，共持新磨詰曰：「汝奈何批天子頰？」新磨對曰：「李天下者，一人而已，復誰呼邪！」於是左右皆笑，莊宗大喜，賜與新磨甚厚。

新磨嘗奏事殿中，殿中多惡犬，新磨去，一犬起逐之，新磨倚柱而呼曰：「陛下毋縱兒女嚙人！」莊宗家世夷狄，夷狄之人諱狗，故新磨以此譏之。莊宗大怒，彎弓注矢將射之，新磨急呼曰：「陛下無殺臣！臣與陛下爲一體，殺之不祥！」莊宗大驚，問其故，對曰：「陛下開國，改元同光，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。且同，銅也，若殺敬新磨，則同無光矣。」莊宗大笑，乃釋之。

然時諸伶，獨新磨尤善俳，其語最著，而不聞其他過惡。其敗政亂國者，有景進、史彥瓊、郭門高三人爲最。

是時，諸伶人出入宮掖，侮弄縉紳，羣臣憤嫉，莫敢出氣，或反相附託，以希恩倖，四方藩鎮，貨賂交行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。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，事無大小皆以聞。每進奏事殿中，左右皆屏退，軍機國政皆與參決，三司使孔謙兄事之，呼爲「八哥」。

莊宗初入洛，居唐故宮室，而嬪御未備。闈宦希旨，多言宮中夜見鬼物，相驚恐，莊宗問所以禳之者，因曰：「故唐時，後宮萬人，今空宮多怪，當實以人乃息。」莊宗欣然。其後幸鄴，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，以充後宮。而進等緣以爲姦，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。莊宗還洛，進載鄴女千人以從，道路相屬，男女無別。

魏王繼岌已破蜀，劉皇后聽宦者讒言，遣繼岌賊殺郭崇韜。崇韜素嫉伶人，常裁抑之，伶人由此皆樂其死。皇弟存父，崇韜之壻也，進讒於莊宗曰：「存父且反，爲婦翁報仇。」乃囚而殺之。朱友謙，以梁河中降晉者，及莊宗入洛，伶人皆求賂於友謙，友謙不能給而辭焉。進乃讒友謙曰：「崇韜且誅，友謙不自安，必反，宜并誅之。」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，天下不勝其冤。進，官至銀青光祿大夫、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，上柱國。

史彥瓊者，爲武德使，居鄴都，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，自留守王正言而下，皆俛首

承事之。是時，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，天下未知其死也，第見京師殺其諸子，因相傳曰：「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，以故族其家。」鄴人聞之，方疑惑。已而，朱友謙又見殺。友謙子廷徽爲澶州刺史，有詔彥瓊使殺之，彥瓊祕其事，夜半馳出城。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，因驚傳曰：「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，已弑帝而自立，急召彥瓊計事。」鄴都大恐。貝州人有來鄴者，傳此語以歸。戍卒皇甫暉聞之，由此劫趙在禮作亂。在禮已至館陶，鄴都巡檢使孫鐸，見彥瓊求兵禦賊，彥瓊不肯與，曰：「賊未至，至而給兵豈晚邪？」已而賊至，彥瓊以兵登北門，聞賊呼聲，大恐，棄其兵而走，單騎歸于京師。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，由彥瓊啓而縱之也。

郭門高者，名從謙，門高其優名也。雖以優進，而嘗有軍功，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。從馬直，蓋親軍也。從謙以姓郭，拜崇韜爲叔父，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爲養子。崇韜死，存乂見囚，從謙置酒軍中，憤然流涕，稱此二人之冤。是時，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，夜謀亂，事覺被誅。莊宗戲從謙曰：「汝黨存乂，崇韜負我，又教王溫反。復欲何爲乎？」從謙恐，退而激其軍士曰：「罄爾之貲，食肉而飲酒，無爲後日計也。」軍士問其故，從謙因曰：「上以王溫故，俟破鄴，盡阮爾曹。」軍士信之，皆欲爲亂。

李嗣源兵反，嚮京師，莊宗東幸汴州，而嗣源先入。莊宗至萬勝，不得進而還，軍士離散，尙有二萬餘人。居數日，莊宗復東幸汜水，謀扼關以爲拒。四月丁亥朔，朝羣臣於中興殿，宰相對三刻罷。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、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。莊宗入食內殿，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，馳攻興教門，與黃甲軍相射。莊宗聞亂，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。亂兵縱火焚門，緣城而入，莊宗擊殺數十百人。亂兵從樓上射帝，帝傷重，踣于絳霄殿廊下，自皇后、諸王、左右皆奔走。至午時，帝崩，五坊人善友，聚樂器而焚之。嗣源入洛，得其骨，葬新安之雍陵。以從謙爲景州刺史，已而殺之。

傳曰：「君以此始，必以此終。」莊宗好伶，而弒於門高，焚以樂器。可不信哉！可不戒哉！

校勘記

〔二〕廷徽 汪本同，他本及通鑑卷二七四「廷」作「建」。

新五代史卷三十八

宦者傳第二十六

嗚呼，自古宦、女之禍深矣！明者未形而知懼，暗者患及而猶安焉，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。雖然，不可以不戒。作宦者傳。

張承業

張承業字繼元，唐僖宗時宦者也。本姓康，幼鬻，爲內常侍張泰養子。晉王兵擊王行瑜，承業數往來兵間，晉王喜其爲人。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，將出奔太原，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，因以爲河東監軍。其後崔胤誅宦官，宦官在外者，悉詔所在殺之。晉王憐承業，不忍殺，匿之斛律寺。昭宗崩，乃出承業，復爲監軍。

晉王病且革，以莊宗屬承業曰：「以亞子累公等！」莊宗常見事承業，歲時昇堂拜母，甚

親重之。莊宗在魏，與梁戰河上十餘年，軍國之事，皆委承業，承業亦盡心不懈。凡所以畜積金粟，收市兵馬，勸課農桑，而成莊宗之業者，承業之功爲多。自貞簡太后、韓德妃、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，承業一切以法繩之，權貴皆斂手畏承業。

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，須錢蒲博、賞賜伶人，而承業主藏，錢不可得。莊宗乃置酒庫中，酒酣，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，舞罷，承業出寶帶、幣、馬爲贈，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：「和哥乏錢，可與錢一積，何用帶、馬爲也？」承業謝曰：「國家錢，非臣所得私也。」莊宗以語侵之，承業怒曰：「臣，老敕使，非爲子孫計，惜此庫錢，佐王成霸業爾！若欲用之，何必問臣？財盡兵散，豈獨臣受禍也？」莊宗顧元行欽曰：「取劍來！」承業起，持莊宗衣而泣，曰：「臣受先王顧託之命，誓雪家國之讎。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，死不愧於先王矣！」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，承業奮拳歐寶，罵曰：「閻寶，朱溫之賊，蒙晉厚恩，不能有一言之忠，而反諂諛自容邪！」太后聞之，使召莊宗。莊宗性至孝，聞太后召，甚懼，乃酌兩卮謝承業曰：「吾杯酒之失，且得罪太后。願公飲此，爲吾分過！」承業不肯飲。莊宗入內，太后使人謝承業曰：「小兒忤公，已咎之矣。」明日，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，慰勞之。

盧質嗜酒傲忽，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，莊宗深嫉之。承業乘間請曰：「盧質嗜酒無禮，臣請爲王殺之。」莊宗曰：「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，公何言之過也！」承業起賀曰：「王

能如此，天下不足平也！」質因此獲免。

天祐十八年，莊宗已諾諸將卽皇帝位。承業方臥病，聞之，自太原肩輿至魏，諫曰：「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，本欲雪家國之讎，而復唐之社稷。今元兇未滅，而遽以尊名自居，非王父子之初心，且失天下望，不可！」莊宗謝曰：「此諸將之所欲也。」承業曰：「不然，梁、唐、晉之仇賊，而天下所共惡也。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，復列聖之深讎，然後求唐後而立之。使唐之子孫在，孰敢當之？使唐無子孫，天下之士，誰可與王爭者？臣，唐家一老奴耳！誠願見大王之成功，然後退身田里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，而令路人指而歎曰『此本朝敕使，先王時監軍也』，豈不臣主俱榮哉？」莊宗不聽。承業知不可諫，乃仰天大哭曰：「吾王自取之！悞老奴矣。」肩輿歸太原，不食而卒，年七十七。同光元年，贈左武衛上將軍，諡曰正憲。

張居翰

張居翰字德卿，故唐掖廷令張從政之養子。昭宗時，爲范陽軍監軍，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。天復中，大誅宦者，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。其後，梁兵攻仁恭，仁恭遣居翰

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，晉遂取潞州，以居翰爲昭義監軍。

莊宗卽位，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。莊宗滅梁而驕，宦官因以用事，郭崇韜又專任政，居翰默默，苟免而已。

魏王破蜀，王衍朝京師，行至秦川，而明宗軍變于魏。莊宗東征，慮衍有變，遣人馳詔魏王殺之。詔書已印畫，而居翰發視之，詔書言「誅衍一行」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，乃以詔傅柱，揩去「行」字，改爲「家」。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，皆獲免。

莊宗遇弒，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，求歸田里。天成三年，卒于長安，年七十一。

五代文章陋矣，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，傳記小說多失其傳，故其事迹，終始不完，而雜以訛繆。至於英豪奮起，戰爭勝敗，國家興廢之際，豈無謀臣之略，辯士之談？而文字不足以發之，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。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，至今故老猶能道之。其論議可謂傑然歟！殆非宦者之言也。

自古宦者亂人之國，其源深於女禍。女，色而已；宦者之害，非一端也。蓋其用事也近而習，其爲心也專而忍。能以小善中人之意，小信固人之心，使人主必信而親之。待其

已信，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。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，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，不若起居飲食、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。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，則忠臣碩士日益疎，而人主之勢日益孤。勢孤，則懼禍之心日益切，而把持者日益牢，安危出其喜怒，禍患伏於帷闥，則嚮之所謂可恃者，乃所以爲患也。患已深而覺之，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，緩之則養禍而益深，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，雖有聖智不能與謀，謀之而不可爲，爲之而不可成，至其甚，則俱傷而兩敗。故其大者亡國，其次亡身，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，至挾其種類，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。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，非一世也。夫爲人主者，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，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。夫女色之惑，不幸而不悟，則禍斯及矣；使其一悟，猝而去之可也。宦者之爲禍，雖欲悔悟，而勢有不得而去也，唐昭宗之事是已。故曰「深於女禍」者，謂此也。可不戒哉！昭宗信狎宦者，由是有東宮之幽。既出而與崔胤圖之，胤爲宰相，願力不足爲，乃召兵於梁，梁兵且至，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，梁兵圍之三年，昭宗既出，而唐亡矣。

初，昭宗之出也，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，其在外者，悉詔天下捕殺之，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。是時，方鎮僭擬，悉以宦官給事，而吳越最多。及莊宗立，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，得數百人，宦者遂復用事，以至於亡。此何異求已覆之

車，躬駕而履其轍也？可爲悲夫！

莊宗未滅梁時，承業已死。其後居翰雖爲樞密使，而不用事。有宣徽使馬紹宏者，嘗賜姓李，頗見信用。然誣殺大臣，黷貨賂，專威福，以取怨於天下者，左右狎暱，黃門內養之徒也。是時，明宗自鎮州入覲，奉朝請於京師。莊宗頗疑其有異志，陰遣紹宏伺其動靜，紹宏反以情告明宗。明宗自魏而反，天下皆知禍起於魏，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，自紹宏始也！郭崇韜已破蜀，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。然崇韜之死，莊宗不知，皆宦者爲之也。當此之時，舉唐之精兵皆在蜀，使崇韜不死，明宗入洛，豈無西顧之患？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？及明宗入立，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。宦者亡竄山谷，多削髮爲浮圖。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，悉捕而殺之都亭驛，流血盈庭。

明宗晚而多病，王淑妃專內以干政，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。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，既出而聞哭聲，以謂帝崩矣，乃謀以兵入宮者，懼不得立也。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，議未決，漢瓊遽入見明宗，言秦王反，卽以兵誅之，陷秦王大惡，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。後愍帝奔于衛州，漢瓊西迎廢帝于路，廢帝惡而殺之。

嗚呼！人情處安樂，自非聖哲，不能久而無驕怠。宦、女之禍非一日，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。明宗非佚君，而猶若此者，蓋其在位差久也。其餘多武人崛起，及其嗣續，世數短

而年不永，故宦者莫暇施爲。其爲大害者，略可見矣。獨承業之論，偉然可愛，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。君子之於人也，苟有善焉，無所不取。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。取其善而戒其惡，所謂「愛而知其惡，憎而知其善」也。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。

校勘記

〔二〕行至秦川 本史卷六三前蜀世家作「行至秦川驛」，通鑑卷二七四亦云「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」。按秦川乃泛指關中，「驛」字不當省。

新五代史卷三十九

雜傳第二十七

王鎔

王鎔，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，曰沒諾干，爲鎮州王武俊騎將，武俊錄以爲子，遂冒姓王氏。沒諾干子曰末坦活，末坦活子曰昇，昇子曰廷湊，廷湊子曰元逵，元逵子曰紹鼎，紹懿，紹鼎子曰景崇。自昇以上三世，常爲鎮州騎將，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，皆爲成德軍節度使。景崇官至守太尉，封常山郡王，唐中和二年卒。子鎔立，年十歲。

是時，晉新有太原，李匡威據幽州，王處存據中山，赫連鐸據大同，孟方立據邢臺，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。鎔介於其間，而承祖父百年之業，士馬彊而畜積富，爲唐累世藩臣。故鎔年雖少，藉其世家以取重，四方諸鎮廢立承繼，有請於唐者，皆因鎔以聞。

自晉兵出山東，已破孟遷，取邢、洛、磁三州，景福元年，乃大舉擊趙，下臨城。鎔求救

於李匡威，匡威來救，晉軍解去。明年，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、新市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，而鎔未嘗臨軍，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、翦寇都團練使馬珂等，以兵屬匡威而已。匡威戰磁河，晉軍大敗。明年春，晉攻天長軍，鎔出兵救之，敗于叱日嶺，晉軍遂出井陘。鎔又求救於匡威，晉軍解去。

初，匡威悅其弟匡儔之婦美而淫之，匡儔怒，及其救鎔也，誘其軍亂而自立。匡威內慚不敢還，乃以符印歸其弟，而將奔于京師。行至深州，鎔德匡威救己，使人邀之，館于梅子園^(二)，以父事之。

匡威客李正抱者^(三)，少游燕、趙間，每徘徊常山，愛之不能去。正抱、匡威皆失國無聊，相與登城西高閣，顧覽山川，泫然而泣，乃與匡威謀劫而代之。因詐爲忌日，鎔去衛從，晨詣館慰，坐定，甲士自幕後出，持鎔兩袖，鎔曰：「吾國賴公而存，誠無以報厚德，今日之事，是所甘心。」因叩頭以位與匡威。匡威素少鎔，以謂無能爲也，因與鎔方轡詣府，將代其位。行過親事營，軍士閉門大譟，天雨震電，暴風拔木，屋瓦皆飛。屠者墨君和望見鎔，識之，從缺垣中躍出，挾鎔于馬，負之而走，亂軍擊殺匡威、正抱，燕人皆走。匡儔雖憾其兄，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。鎔既失燕援，而晉軍急攻平山，劫鎔以盟，鎔遂與晉和。

其後梁太祖下晉邢、洛、磁三州，乃爲書詔^(四)鎔，使絕晉而歸梁，鎔依違不決^(五)。晉將李

嗣昭復取洛州，梁太祖擊敗嗣昭，嗣昭棄洛州走。梁獲其輜重，得鎔與嗣昭書，多道梁事，太祖怒，因移兵常山，顧謂葛從周曰：「得鎮州以與爾，爾爲我先鋒。」從周至臨城，中流矢，臥輿中，梁軍大沮。梁太祖自將傅城下，焚其南關，鎔懼，顧其屬曰：「事急矣！奈何？」判官周式，辨士也，對曰：「此難與力爭，而可以理奪也。」式與梁太祖有舊，因請入梁軍。太祖望見式，罵曰：「吾常以書招鎔不來，今吾至此，而爾爲說客，晚矣！且晉吾仇也，而鎔附之，吾知李嗣昭在城中，可使先出。」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，式進曰：「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，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，今天子在上，諸侯守封睦鄰，所以息爭，且休民也。昔曹公破袁紹，得魏將吏與紹書，悉焚之，此英雄之事乎！今梁知兵舉無名，而假嗣昭以爲辭。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，豈無死士，而待嗣昭乎？」太祖大喜，起率式衣而撫之曰：「吾言戲耳。」因延式於上坐，議與鎔和。鎔以子昭祚爲質，梁太祖以女妻之。太祖卽位，封鎔趙王。

○古本作招。

○一作訣。

鎔祖母喪，諸鎮皆吊，梁使者見晉使在館，還言趙王有二志。是時，魏博羅紹威卒，梁因欲盡取河北，開平四年冬，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謹，以兵三千襲深、冀二州，以王

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。鎔懼，乞兵于晉。晉人擊敗景仁於柏鄉，梁遂失鎮、定，而莊宗由此益彊，北破幽、燕，南并魏博，鎔常以兵從。鎔德晉甚。明年，會莊宗於承天軍，奉觴爲壽，莊宗以鎔父友，尊禮之，酒酣爲鎔歌，拔佩刀斷衣而盟，許以女妻鎔子昭誨。

鎔爲人仁而不武，未嘗敢爲兵先，佗兵攻趙，常藉鄰兵爲救。當是時，諸鎮相弊於戰爭，而趙獨安，樂王氏之無事，都人士女褒衣博帶，務夸侈爲嬉遊。鎔尤驕於富貴，又好左道，鍊丹藥，求長生，與道士王若訥留游西山，登王母祠，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。每出，逾月忘歸，任其政於宦者。宦者石希蒙與鎔同臥起。天祐十八年冬，鎔自西山宿鵲營莊，將還府，希蒙止之。宦者李弘規諫曰：「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，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爲游畋之資，開城空宮，逾月不返，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，大王欲何歸乎？」鎔懼，促駕，希蒙固止之。弘規怒，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：「軍士勞矣！願從王歸。」弘規繼而進曰：「惑王者希蒙也，請殺之以謝軍士！」鎔不答，弘規呼鎔甲士斬希蒙首，擲於鎔前，鎔懼，遽歸。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、漢衡，收其偏將下獄，窮究反狀，親軍皆懼。文禮誘以爲亂，夜半，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，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，軍士斬鎔首，袖之而出，因縱火焚其宮室，遂滅王氏之族。

鎔小子昭誨，年十歲，其軍士有德鎔者，藏之穴中，亂定，髡其髮，被以僧衣，遇湖南人

李震，匿昭誨於茶籠中，載之湖南，依南嶽爲浮圖，易名崇隱。明宗時，昭誨已長，思歸，而鎔故將符習爲宣武軍節度使，震以歸習，習表於朝。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，拜考功郎中、司農少卿。周顯德中，猶爲少府監云。

張文禮者，狡獪人也，鎔惑愛之，以爲子，號王德明。鎔已死，文禮自爲留後。莊宗初納之，後知其通於梁也，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。文禮家鬼夜哭，野河水變爲血，游魚皆死，文禮懼，病疽卒。子處瑾祕喪拒守，擊敗習等。以李嗣昭代之，嗣昭中流矢卒，以李存進代之，存進輒復戰歿，乃以符存審爲招討使，遂破之。執文禮妻及子處瑾、處球、處琪等，折足歸于晉。趙人請而醢之，磔文禮尸于市。

羅紹威

羅紹威字端己，其先長沙人。祖讓，北遷爲魏州貴鄉人。

父弘信，爲牧監卒。文德元年，魏博牙軍亂，遂○殺其帥樂彥貞，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，已而又殺之。牙將未知所立，乃聚呼曰：「孰能爲我帥者？」弘信從衆中出應曰：「我可爲君等帥也。」弘信狀貌奇怪，面色青黑，軍中異之，共立爲留後。唐昭宗卽位，拜弘信節度

使。

○古本作逐。

梁太祖將攻晉，乞糴于弘信，弘信不與，由是有隙。梁兵攻魏，取黎陽、淇門、衛縣。戰于內黃，魏兵五戰五敗，弘信懼，請盟，乃止。是時，梁方東攻兗、鄆，北敵晉，晉遣李存信救朱宣，假道于魏。太祖聞，遣使語弘信曰：「晉人志在河朔，兵還滅魏矣。」弘信以爲然，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，太祖遣葛從周助之。梁兵擒晉王子落落，送于魏，弘信殺之，乃與晉絕。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，乃以兄事弘信，常爲卑辭厚幣以聘魏。魏使者至梁，太祖北面拜而受幣，謂使者曰：「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，吾何敢慢之。」弘信大喜，以爲厚己。以故太祖往來燕、趙之間，卒有河北者，魏不爲之患也。弘信死，紹威立。

紹威好學工書，頗知屬文，聚書數萬卷，開館以延四方之士。弘信在唐，以其先長沙人，故封長沙郡王，紹威襲父爵長沙。紹威新立，幽州劉仁恭以兵十萬攻魏，屠貝州，紹威求救於梁，大敗燕軍於內黃。明年，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，取其德州，遂敗燕軍於老鴉隄，紹威以故德梁助己。

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，牙軍歲久益驕，至紹威時已二百年，父子世相婚姻以自結。前帥史憲誠、何全皞、韓君雄、樂彥貞等，皆由牙軍所立，怒輒逐，殺之。紹威爲人精悍明

敏，通習吏事，爲政有威嚴，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。天祐二年，魏州城中地陷，紹威懼有變。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，紹威誅之，乃間遣使告梁乞兵，欲盡誅牙軍。梁太祖許之，爲遣李思安等攻滄州，召兵於魏，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，獨牙軍在。

⊙古本作逐字。

紹威子廷規娶梁女，會梁女卒，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，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魏，詐爲助葬，太祖以兵繼其後。紹威夜以奴兵數百，會嗣勳兵擊牙軍，并其家屬盡殺之。太祖自內黃馳至魏，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，聞之皆反，入澶、博諸州，魏境大亂，數月，太祖爲悉平之。牙軍死，魏兵悉叛，紹威勢益孤，太祖乃欲奪其地，紹威始大悔。是歲，太祖復攻滄州，宿兵長蘆，紹威饋給梁兵，自滄至魏五百里，起亭堠，供帳什物自具，梁兵數十萬皆取足，紹威以此重困。

昭宗東遷洛陽，詔諸鎮繕理京師，紹威營太廟成，加拜守侍中，進封鄴王。

太祖圍滄州未下，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。太祖自長蘆歸，過魏，疾作，臥府中，諸將莫得見，紹威懼太祖終襲己，乃乘間入見曰：「今四方稱兵，爲梁患者，以唐在故也；唐家天命已去，不如早自取之。」太祖大喜，乃急歸。太祖卽位，將都洛陽，紹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、朝元前殿，浮河而上，立之京師。太祖嘆曰：「吾聞蕭何守關中，爲漢起未央宮，豈若紹威越

千里而爲此，若神化然，功過蕭何遠矣！」賜以寶帶名馬。

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，與其兄守文有隙，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。太祖聞之笑曰：「吾常攻燕不能下，今紹威折簡，乃勝用兵十萬。」太祖每有大事，多遣使者問之，紹威時亦馳簡入白，使者相遇道中，其事往往相合。

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，願伐木安陽淇門爲船，自河入洛，歲漕穀百萬石，以供京師。太祖益以紹威盡忠，遣將程厚、盧凝督其役。舟未成而紹威病，乃表言：「魏故大鎮，多外兵，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，請以骸骨就第。」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，語使者曰：「亟行語而主，爲我疆飯，如有不諱，當世世貴爾子孫。今使周翰監府事，尙冀卿復愈耳。」紹威仕梁，累拜太師兼中書令，卒年三十四，贈尙書令，謚曰貞壯。

子三人，廷規，官至司農卿卒。周翰襲父位，乾化二年八月爲楊師厚所逐，徙爲宣義軍節度使，卒于官，年十四。周敬代爲宣義軍節度使，年十歲，徙鎮忠武。明年，爲祕書監、駙馬都尉、光祿卿。唐莊宗時爲金吾大將軍，明宗以爲匡國軍節度使，罷爲上將軍。晉天福二年卒，年三十二。廷規娶梁太祖二女，一曰安陽公主，一曰金華公主。周翰娶末帝女，曰壽春公主，周敬亦娶末帝女，曰晉安公主。

王處直

王處直字允明，京兆萬年人也。父宗，善殖財貨，富擬王侯，爲唐神策軍吏，官至金吾大將軍，領興元節度使，子處存、處直。

處存以父任爲驍衛將軍、定州已來制置內閑廐宮苑等使。乾符六年，卽拜義武軍節度使。黃巢陷長安，處存感憤流涕，率鎮兵入關討賊。巢敗第功，而收城擊賊，李克用爲第一；勤王倡義，處存爲第一。乾寧二年，處存卒于鎮，三軍以河朔故事，推處存子郃爲留後，卽拜節度使，加檢校司空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處直爲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。

光化三年，梁兵攻定州，郃遣處直率兵拒之，戰于沙河，爲梁兵所敗。兵返入城逐郃，郃出奔晉，亂兵推處直爲留後。梁兵圍之，處直遣人告梁，請絕晉而事梁，出絹十萬匹犒軍，乃與梁盟。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，累封太原王。太祖卽位，封處直北平王。

其後梁兵攻王鎔，鎔求救于晉，處直亦遣人至晉，願絕梁以自効。晉兵救鎔，處直以兵五千從，破梁軍於柏鄉。其後晉北破燕，南取魏博，與梁戰河上，十餘年，處直未嘗不以兵從。

處直好巫，而客有李應之者，妖妄人也。處直有疾，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，處直益以爲神，使衣道士服，以爲行營司馬，軍政無大小，咸取決焉。初，應之於陘邑闌得小兒劉雲郎，養以爲子，而處直未有子，乃以雲郎與處直，而給曰：「此子生而有異。」處直養以爲子，更名曰都，甚愛之。應之由此益橫，乃籍管內丁壯，別立新軍，自將之，治第博陵坊，四面開門，皆用左道。處直將吏知其必爲患，而莫能諫也。是時，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，處直伏甲城外，以備不虞。匡儔已去，甲士入城圍應之第，執而殺之，因詣處直請殺都，處直不與。明日，第功行賞，因陰疏甲士姓名，自隊長已上藏于別籍，其後因事誅之，凡二十年，無一人免者，而處直終爲都所殺。

都爲人狡佞多謀，處直以爲節度副使。張文禮弒王鎔，莊宗發兵討文禮，處直與左右謀曰：「鎮，定之蔽也，文禮雖有罪，然鎮亡定不獨存。」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，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：「文禮負我，師不可止。」處直有孽子郁，當郃之亡于晉也，郁亦奔焉，晉王以女妻之，爲新州防禦使。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，益自疑，乃陰與郃交通，使郃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，且許召郁爲嗣，都聞之不說。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，恐自貽患，處直不聽。郁自奔晉，常恐處直不容，因此大喜，以爲乘其隙可取之，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。阿保機舉國入寇，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，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，都因執處直，囚之西宅，自爲

留後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。明年正月朔旦，都拜處直於西宅，處直奮起搥其胸而呼曰：「逆賊！吾何負爾？」然左右無兵，遂欲嚙其鼻，都掣袖而走，處直遂見殺。

初，有黃蛇見于碑樓，處直以爲龍，藏而祠之，又有野鵲數百，巢麥田中，處直以爲己德所致，而定人皆知其不祥，曰：「蛇穴山澤，而處人室，鵲巢鳥，降而田居，小人竊位，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。」已而處直果被廢死。

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，追奔過定州，與都相得懽甚，以其子繼岌娶都女，以都爲義武軍節度使。同光二年，莊宗幸鄴，都來朝，賜與鉅萬。莊宗以繼岌故，待都甚厚，所請無不從。及明宗立，頗惡都爲人，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，都始有異志。是時，唐兵擊契丹，數往來定州，都供饋多闕，益不自安。和昭訓爲都謀曰：「天子新立，四方未附，其勢易離，可爲自安之計。」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，都遂亦反，遣人以蠟書招青、徐、岐、潞、梓五鎮，約皆舉兵，而五鎮不應。明宗遣王晏球討之。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爲援，契丹遣秃餒將萬騎救都。都遣指揮使鄭季璘、龍泉鎮將杜弘壽，以二千人迎契丹，爲晏球所敗。季璘、弘壽被執，晏球責曰：「吾嘗使人招汝，何故不降？」弘壽對曰：「受恩中山兩世矣，不敢有二心。」遂見殺，弘壽臨刑，神色自若。晏球屯軍望都，與都及契丹戰，大敗之，曲陽，都及秃餒得數騎遯去，閉城不復出。

初，莊宗軍中闌得一男子，愛之，使冒姓李，名繼陶，養於宮中以爲子。明宗卽位，安重誨出以乞段徊，徊亦惡而逐之。都使人求得之。至是，給其衆曰：「此莊宗太子也。」被以天子之服，使巡城上，以示晏球軍，軍士識者曰：「繼陶也。」共詬之。都居城中，兵少，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，呼秃餒爲餒王，屈身事之。諸將有欲出降者，都伺察嚴密，殺戮無虛日，以故堅守經年。天成四年二月，城破，都與家屬皆自焚死，王氏遂絕于中山。而處存有子鄴，鄴子廷胤，與莊宗連外姻，爲人驍勇，自爲軍校，能與士卒同辛苦，明宗時，歷貝、忻、密、瀘、隰州刺史。范延光反于鄴，晉高祖以廷胤爲楊光遠行營中軍使。破延光有功，拜彰德軍節度使。

初，處直爲都所囚，幼子威北走契丹。契丹謂晉高祖曰：「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，如何？」高祖對曰：「中國之法，自將校爲刺史，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，請送威歸中國，漸進之。」契丹怒曰：「爾自諸侯爲天子，豈有漸乎？」高祖聞之，遽徙廷胤鎮義武，曰：「此亦王氏之後也。」後徙鎮海而卒〔五〕。

劉守光

劉守光，深州樂壽人也。其父仁恭，事幽州李可舉，能穴地爲道以攻城，軍中號「劉窟頭」。稍以功遷軍校。仁恭爲人有勇，好大言。可舉死，子匡威惡其爲人，不欲使居軍中，徙爲瀛州景城縣令。瀛州軍亂，殺刺史，仁恭募縣中得千人，討平之，匡威喜，復以爲將，使戍蔚州。戍兵過期不得代，皆思歸，出怨言。匡威爲弟匡儔所逐，仁恭聞亂，乃擁戍兵攻幽州，行至居庸關，戰敗，奔晉，晉以爲壽陽鎮將。

仁恭多智詐，善事人，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，每對寓涕泣，自言：「居燕無罪，以讒見逐。」因道燕虛實，陳可取之謀，晉王益信而愛之。乾寧元年，晉擊破匡儔，乃以仁恭爲幽州留後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，爲之請命于唐，拜檢校司空、盧龍軍節度使。

其後晉攻羅弘信，求兵於仁恭，仁恭不與，晉王以書微責諄之，仁恭大怒，執晉使者，殺燕留得等以叛。晉王自將討之，戰于安塞，晉王大敗。光化元年，遣其子守文襲滄州，逐節度使盧彥威，遂取滄、景、德三州。爲其子請命于唐，昭宗遲之，未卽從，仁恭怒，語唐使者曰：「爲我語天子，旌節吾自有，但要長安本色爾，何屢求而不得邪！」昭宗卒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。

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，號稱三十萬以擊魏，屠貝州。羅紹威求救於梁，梁遣李思安救魏，大敗守文於內黃，斬首五萬。仁恭走，梁軍追擊之，自魏至長河，橫尸數百里。梁軍

自是連歲攻之，破其瀛、漠二州，仁恭懼，復附晉。

天祐三年，梁攻滄州，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、七十已下，皆黥其面，文曰：「定霸都」，得二十萬人，兵糧自具，屯于瓦橋。梁軍壁長蘆，深溝高壘，仁恭不能近。滄州被圍百餘日，城中食盡，人自相食，析骸而爨，或丸堊土而食，死者十六七。仁恭求救於晉，晉王爲之攻潞州以牽梁圍，晉破潞州，梁軍乃解去。

然仁恭幸世多故，而驕於富貴，築宮大安山，窮極奢侈，選燕美女充其中。又與道士鍊丹藥，冀可不死。令燕人用堊土爲錢，悉斂銅錢，鑿山而藏之，已而殺其工以滅口，後人皆莫知其處。

仁恭有愛妾羅氏，其子守光烝之，仁恭怒，笞守光，逐之。梁開平元年，遣李思安攻仁恭，仁恭在大安，守光自外將兵以入，擊走思安，乃自稱盧龍節度使，遣李小喜、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，執仁恭而幽之。其兄守文聞父且囚，卽率兵討守光，至于盧臺，爲守光所敗，進戰玉田，又敗，乃乞兵于契丹。明年，守文將契丹、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鷄蘇，守光兵敗，守文陽爲不忍，出於陣而呼其衆曰：「毋殺吾弟！」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，躍馬而擒之，又囚之於別室，旣而殺之。

守文將吏孫鶴、呂亮等，立守文子延祚以距守光，守光圍之百餘日，城中食盡，米斛直

錢三萬，人相殺而食，或食瑾土，馬相食其驥尾，堯等率城中饑民食以麴，號「宰務」，日殺以餉軍。久之，延祚力窮，遂降。

守光素庸愚，由此益驕，爲鐵籠、鐵刷，人有過者，坐之籠中，外燎以火，或刷剔其皮膚以死，燕之士逃禍于佗境。守光身衣赭黃，謂其將吏曰：「我衣此而南面，可以帝天下乎？」孫鶴切諫以爲不可。梁攻趙，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，孫鶴曰：「今趙無罪，而梁伐之，諸侯救趙之兵，先至者霸，臣恐燕軍未出，而晉已先破梁矣，此不可失之時也。」守光曰：「趙王嘗與我盟而背之，今急乃來歸我；且兩虎方鬪，可待之，吾當爲卞莊子也。」遂不出兵。晉王果救趙，大敗梁兵於柏鄉，進掠邢、洛，至于黎陽。守光聞晉空國深入梁，乃治兵戒嚴，遣人以語動鎮，定曰：「燕有精兵三十萬，率二鎮以從晉，然誰當主此盟者？」晉人患之，謀曰：「昔夫差爭黃池之會，而越入吳；項羽貪伐齊之利，而漢敗楚。今吾越千里以伐人，而疆燕在其後，此腹心之患也。」乃爲之班師。

守光以爲諸鎮畏其疆，乃諷諸鎮共推尊己，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、振武周德威、昭義李嗣昭、義武王處直、成德王鎔等，以墨制冊尊守光爲尙書令、尙父。守光又遣告于梁，請授己河北兵馬都統，以討鎮、定、河東。梁遣閭門使王瞳拜守光河北採訪使。有司白守光，尙父受冊，用唐冊太尉禮儀，守光問曰：「此儀注何不郊天，改元？」有司曰：「此天子之禮也，尙

父雖尊，乃人臣耳。」守光怒曰：「我爲尙父，誰當帝者乎？且今天下四分五裂，大者稱帝，小者稱王，我以二千里之燕，獨不能帝一方乎？」乃械梁、晉使者下獄，置斧鑕于其庭，令曰：「敢諫者死！」孫鶴進曰：「滄州之敗，臣蒙王不殺之恩，今日之事，不敢不諫。」守光怒，推之伏鑕，令軍士割而啖之。鶴呼曰：「不出百日，大兵當至！」命窒其口而醢之。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，自號大燕皇帝，改元曰應天，以王瞳、齊涉爲左右相。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册尙父，至燕，而守光已僭號。有司迫承勳稱臣，承勳不屈，以列國交聘禮入見，守光怒，殺之。

明年，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，會鎮、定之兵以攻燕，自祈溝關入，其瀘、涿、武、順諸州皆迎降。守光被圍經年，累戰常敗，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：「予得罪于晉，迷而不復，今其病矣，公善爲我辭焉。」德威謂遵化曰：「大燕皇帝尙未郊天，何至此邪？予受命以討僭亂，不知其他也。」守光益窘，乃獻絹千匹，銀千兩，錦百段，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：「吾王以情告公，富貴成敗，人之常理；錄功宥過，霸者之事也。守光去歲妄自尊崇，本不能爲朱溫下耳，豈意大國暴師經年，幸少寬之。」德威不許。守光登城呼德威曰：「公三晉賢士，獨不急人之危乎？」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，因告曰：「俟晉王至則降。」晉王乃自臨軍，守光登城見晉王，晉王問將如何？守光曰：「今日俎上肉耳，惟王所爲也！」守光有嬖者李

小喜，勸其毋降，守光因請俟佗日。是夕，小喜叛降于晉軍。明日，晉軍攻破其城，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。

守光與其妻李氏、祝氏、子繼珣、繼方、繼祚等，南走滄州，迷失道，至燕樂界中，數日不得食，遣其妻祝氏乞食於田家，田家怪而詰之，祝氏以實告，乃被擒送幽州。晉王方大饗軍，客將引守光見，晉王戲之曰：「主人何避客之遽也？」守光叩頭請死，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。軍還過趙，趙王王鎔會晉王，置酒，酒酣請曰：「願見仁恭父子。」晉王命破械出之，引置下坐。飲食自若，皆無慚色。

晉王至太原，仁恭父子曳以組練，獻于太廟。守光將死，泣曰：「臣死無恨，然教臣不降者，李小喜也，罪人不死，臣將訴于地下。」晉王使召小喜，小喜瞋目曰：「囚父弑兄，烝其骨肉，亦小喜教爾邪？」晉王怒，命先斬小喜。守光知不免，呼曰：「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，何不赦臣使自効？」其二婦從旁罵曰：「事已至此，生復何爲？願先死！」乃俱死。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，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，然後斬之。

校勘記

〔二〕館于梅子園 「梅」，南昌、鄂本作「海」。夢溪筆談卷二四云：「鎮陽池苑之盛，冠于諸鎮，乃王鎔時海子園也，鎔嘗館李匡威於此。……鎮人矜大其池，謂之『潭園』，蓋不知昔嘗謂之『海子』矣。」疑「梅」爲「海」之形訛。

〔三〕李正抱 新唐書卷二二二及舊唐書卷一八〇李全忠傳作「李抱貞」，北夢瑣言卷一三作「李貞抱」。

〔三〕梁兵攻魏取黎陽淇門衛縣 他本「黎陽」下均有「臨河」二字。

〔四〕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晉安公主 南監、汪、南昌、鄂本及薛史卷九一羅周敬傳「晉安」作「普安」。

〔五〕後徙鎮海而卒 「鎮海」，薛史卷八八王庭胤傳云：「少帝嗣位，改滄州節度使，累官至檢校太尉。開運元年秋卒于位。」按本史卷六〇職方考、太平寰宇記卷六五及卷九三，杭州曰鎮海，滄州

後唐時爲橫海軍。纂誤補卷三謂「此鎮海當是橫海之誤」。

新五代史卷四十

雜傳第二十八

李茂貞

李茂貞，深州博野人也。本姓宋，名文通，爲博野軍卒，戍鳳翔。黃巢犯京師，鄭畋以博野軍擊賊，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。

光啓元年，朱玫反，僖宗出居興元。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，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於大唐峯。明年，玫遂敗死。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，賜以姓名。扈蹕東歸，至鳳翔，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，以兵相攻，昌符不勝，走隴州。僖宗遣茂貞擊殺昌符，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。大順元年，封隴西郡王。

二年，樞密使楊復恭得罪，奔於興元，興元節度使楊守亮，復恭之養子也，納之。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，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。昭宗以宦者故，難之，未許。茂貞擅

發兵攻破興元，復恭父子見殺。

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，昭宗乃徙茂貞山南西道節度使，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。茂貞不奉詔，上表自論曰：「但慮軍情忽變，戎馬難羈，徒令甸服生靈因茲受弊。未審乘輿播越，自此何之？」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，不能忍，以問宰相杜讓能，讓能以謂：「茂貞地大兵彊，而唐力未可以致討；鳳翔又近京師，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，佗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，恐不能也。」昭宗怒曰：「吾不能孱孱坐[⊖]受凌弱！」乃責讓能治兵，而以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。令下，京師市人皆知不可，相與聚承天門，遮宰相，請無舉兵，爭投瓦石擊宰相，宰相下輿而走，亡其堂印，人情大恐，昭宗意益堅。覃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盤屋，唐軍敗潰，茂貞遂犯京師，屯于三橋。昭宗御安福門，殺兩樞密以謝茂貞，使罷兵。茂貞素與讓能有隙，因曰：「謀舉兵者非兩樞密，乃讓能也。」陳兵臨皋驛，請殺讓能。讓能曰：「臣故先言之矣，惟殺臣可以紓國難。」昭宗泣下沾襟，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，賜死，茂貞乃罷兵。

⊖ 古本作生。

明年，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，其諸子珂、珙爭立。晉王李克用請立珂，茂貞與韓建、王行瑜請立珙，昭宗不許。茂貞等怒，率三鎮兵犯京師，謀廢昭宗，立吉王保。未果，而晉王

亦舉兵，茂貞懼，乃殺宰相韋昭度、李磎，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。晉兵至河中，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，京師大亂，昭宗出居于石門。茂貞以兵至鄂縣，斬繼鵬自贖。

晉兵已破王行瑜，還軍渭北，請擊茂貞。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，因欲庇之以爲德，而冀緩急之可恃也；且茂貞已殺其子自贖矣，乃詔罷歸晉軍。克用歎曰：「唐不誅茂貞，憂未已也！」

昭宗自石門還，益募安聖、捧宸等軍萬餘人，以諸王將之。茂貞謂唐將討己，亦治兵請覲，京師大恐，居人亡入山谷。茂貞遂犯京師，昭宗遣覃王拒之，覃王至三橋，軍潰，昭宗出居于華州。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貞，韓建爲茂貞請，乃已。久之，加拜茂貞尙書令，封岐王。

其後，昭宗爲宦者所廢，既反正，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，陰與梁太祖謀之。中尉韓全誨等，亦倚茂貞之彊，以爲外援，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，宦者恃岐兵，益驕不可制。

天復元年，胤召梁太祖以西，梁軍至同州，全誨等懼，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。梁軍圍之逾年，茂貞每戰輒敗，閉壁不敢出。城中薪食俱盡，自冬涉春，雨雪不止，民凍餓死者日以千

數。米斗直錢七千，至燒人屎煮尸而食，父自食其子，人有爭其肉者，曰：「此吾子也，汝安得而食之！」人肉斤直錢百，狗肉斤直錢五百，父甘食其子，而人肉賤於狗。天子於宮中設小磨，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，自後宮、諸王十六宅，凍餒而死者日三四。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，求路以爲生，茂貞窮急，謀以天子與梁以爲解。昭宗謂茂貞曰：「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，一日食不托，安能不與梁和乎？」三年正月，茂貞與梁約和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，傳首梁軍，梁圍解。天子雖得出，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，茂貞非惟亡唐，亦自困矣。

及梁太祖卽位，諸侯之疆者皆相次稱帝，獨茂貞不能，但稱岐王，開府置官屬，以妻爲皇后，鳴梢羽扇視朝，出入擬天子而已。茂貞居岐，以寬仁愛物，民頗安之，嘗以地狹賦薄，下令推油，因禁城門無內松薪，以其可爲炬也，有優者諂之曰：「臣請并禁月明。」茂貞笑而不怒。

初，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，而邠、寧、鄜、坊皆附之，有地二十州；其被梁圍也，興元入于蜀；開平已後，邠、寧、鄜、坊入于梁，秦、鳳、階、成又入于蜀；當梁末年，所有七州而已^①。

①二十州者：岐、隴、涇、原、渭、武、秦、成、階、鳳、邠、寧、慶、衍、鄜、坊、丹、延、梁、洋也。

莊宗已破梁，茂貞稱岐王，上牋以季父行自處。及聞入洛，乃上表稱臣，遣其子從曦來

朝。莊宗以其耆老，甚尊禮之，改封秦王，詔書不名。同光二年，以疾卒，年六十九，謚曰忠敬。

從曦爲人柔而善書畫，茂貞承制拜從曦彰義軍節度使。茂貞卒，拜鳳翔節度使。魏王繼岌征蜀，爲供軍轉運應接使。

蜀平，繼岌遣從曦部送王衍，行至鳳翔，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，從曦遂東至華州，聞莊宗之難乃西歸。明宗入立，聞重厚嘗拒從曦，遣人誅之。從曦上書，言重厚守鳳翔，軍民無所擾，願貸其過。雖不許，士人以此多之。歷鎮宣武、天平。

從曦有田千頃、竹千畝在鳳翔，懼侵民利，未嘗省理，鳳翔人愛之。廢帝起鳳翔，將行，鳳翔人叩馬乞從曦。廢帝入立，復以從曦爲鳳翔節度使，卒年四十九。

韓建

韓建字佐時，許州長社人也。少爲蔡州軍校，隸忠武軍將鹿晏弘。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，巢已破，復光亦死，晏弘與建等無所屬，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，所過攻劫。行至

興元，逐牛叢，據山南。已而不能守，晏弘東走許州，建乃奔于蜀，拜金吾衛將軍。

僖宗還長安，建爲潼關防禦使、華州刺史。華州數經大兵，戶口流散，建少賤，習農事，乃披荆棘，督民耕植，出入閭里，問其疾苦。建初不知書，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，爲其名目以視之，久乃漸通文字。見玉篇，喜曰：「吾以類求之，何所不得也。」因以通音韻聲偶，暇則課學書史。是時，天下已亂，諸鎮皆武夫，獨建撫緝兵民，又好學。荆南成汭時冒姓郭，亦善緝荆楚。當時號爲「北韓南郭」。

大順元年，以兵屬張濬伐晉，濬敗，建自含山遯歸。河中王重盈死，諸子珂、珙爭立，晉人助珂，建與王行瑜、李茂貞助珙。昭宗不許，建等大怒，以三鎮兵犯京師。昭宗見建等責之，行瑜、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，獨建前自陳述。乃殺宰相韋昭度、李磎等，謀廢昭宗。會晉舉兵且至，建等懼，乃還。晉兵問罪三鎮，兵傅華州，建登城呼曰：「弊邑未常失禮於大國，何爲見攻？」晉人曰：「君以兵犯天子，殺大臣，是以討也。」已而與晉和。

乾寧三年，李茂貞復犯京師，昭宗將奔太原，次渭北，建遣子允請幸華州。昭宗又欲如鄜州，建追及昭宗於富平，泣曰：「藩臣倔彊，非止茂貞，若捨近畿而巡極塞，乘輿渡河，不可復矣！」昭宗亦泣，遂幸華州。

是時，天子孤弱，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，以諸王將之。建已

得昭宗幸其鎮，遂欲制之，因請罷諸王將兵，散去殿後諸軍，累表不報。昭宗登齊雲樓，西北顧望京師，作菩薩蠻辭三章以思歸，其卒章曰：「野煙生碧樹，陌上行人去。安得有英雄，迎歸大內中？」酒酣，與從臣悲歌泣下，建與諸王皆屬和之。建心尤不悅，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，劫天子幸佗鎮。昭宗召建，將辨之，建稱疾不出，乃遣諸王自詣，建不見，請送諸王十六宅，昭宗難之。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，請誅李筠。昭宗大懼，遽詔斬筠，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，幽諸王於十六宅。昭宗益悔幸華，遣延王戒丕使于晉，以謀興復。戒丕還，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，以兵圍十六宅，諸王皆登屋叫呼，遂見殺。昭宗無如之何，爲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。

建已殺諸王，乃營南莊，起樓閣，欲邀昭宗遊幸，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。其父叔豐謂建曰：「汝陳、許間一田夫爾，遭時之亂，蒙天子厚恩至此，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，覆族之禍，吾不忍見，不如先死！」因泣下歔歔。李茂貞、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，建稍恐懼，乃止。光化元年，昭宗還長安，自爲建畫像，封建潁川郡王，賜以鐵券。建辭王爵，乃封建許國公。

梁太祖以兵嚮長安，遣張存敬攻同州，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，太祖使鄴召建，建乃出降。太祖責建背己，建曰：「判官李巨川之謀也。」太祖怒，卽殺巨川，以建從行。

昭宗東遷，建從至洛，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：「遷都之後，國步小康，社稷安危，繫卿兩人。」次何皇后舉觴，建躡太祖足，太祖乃陽醉去。建出，謂太祖曰：「天子與宮人眼語，幕下有兵仗聲，恐公不免也！」太祖以故尤德之，表建平盧軍節度使。

太祖卽位，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太祖性剛暴，臣下莫敢諫諍，惟建時有言，太祖亦優容之。太祖郊于洛，建爲大禮使。罷相，出鎮許州，太祖崩，許州軍亂，見殺，年五十八。

李仁福

李仁福，不知其世家。

當唐僖宗時，有拓拔思敬者，爲夏州偏將，後以與破黃巢功，賜姓李氏，拜夏州節度使。思敬卒，乾寧二年，以其弟思諫爲節度使。

自唐末天下大亂，史官實錄多闕，諸鎮因時崛起，自非有大善惡暴著于世者，不能紀其始終。是時，興元、鳳翔、邠寧、鄜坊、河中、同華諸鎮之兵，四面並起而交爭，獨靈夏未嘗爲唐患，而亦無大功。朱玫之亂，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。其後，黃巢陷京師，王重

榮、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，思敬與破巢復京師，然皆未嘗有所可稱，故思敬之世次、功過不顯而無傳。

梁開平二年，思諫卒，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留後，卽拜彝昌節度使。明年，其將高宗益作亂，殺彝昌。是時，仁福爲蕃部指揮使，戍兵于外，軍中乃迎仁福立之，不知其於思諫爲親疎也。是歲四月，拜仁福檢校司空、定難軍節度使。終梁之世，奉正朔而已。是時，岐王李茂貞，晉王李克用，數會兵攻仁福，梁輒出兵救之。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，封朔方王。長興四年三月卒，其子彝超自立爲留後。

自仁福時，邊將多言仁福通於契丹，恐爲邊患。明宗因其卒，乃以彝超爲延州刺史、彰武軍節度使，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。恐彝超不受代，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。彝超果不受代，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，百餘日不克。夏州城壁素堅，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，從進等穴地道，至城下堅如鐵石，鑿不能入。彝超外招党項，抄掠從進等糧道，自陝以西，民運斗粟束芻，其費數千，人不堪命，道路愁苦。明宗遂釋不攻，以彝超爲定難軍節度使。清泰二年卒。

其弟彝興，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，周顯德中，封西平王，其後事具國史。

韓遜

韓遜，不知其世家。初爲靈武軍校，當唐末之亂，據有靈鹽，唐卽以爲節度使，而史失不錄，不見其事。梁開平三年，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爲潁川王，始見於史。

是時，邠寧楊崇本、鄜延李周彝、鳳翔李茂貞，皆與梁爭戰，獨遜與夏州李思諫臣屬于梁，未嘗以兵爭。李茂貞嘗遣劉知俊攻遜，不能克，遜亦善撫其部，人皆愛之，爲遜立生祠。貞明中，遜卒，軍中立其子洙爲留後，梁卽以爲節度使。至莊宗時，又以洙兼河西節度。

天成四年，洙卒，卽以洙子澄爲朔方軍留後。其將李賓作亂，澄乃上章請帥於朝，明宗以康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，由是命吏而相代矣。韓氏自遜有靈武，傳世皆無所稱述，澄後不知其所終。

楊崇本

楊崇本，幼事李茂貞，養以爲子，冒姓李，名曰繼微，茂貞表崇本靜難軍節度使。梁太祖攻岐未下，乃移兵攻邠州，崇本迎降，太祖使復其姓，賜名崇本，遷其家於河中以爲質。

崇本妻有美色，太祖用兵，往來河中，嘗幸之。崇本妻頗媿恥，間遣人誚崇本曰：「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，我已爲朱公婦矣，無面視君，有刀繩而已！」崇本涕泣憤怒。其後梁兵解岐圍，崇本妻得歸，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。

茂貞西連蜀兵會崇本攻雍、華，關西大震。太祖以兵西至河中，遣柳王友裕擊之，友裕至永壽而卒，梁兵乃旋。崇本屯美原，太祖復遣劉知俊、康懷英等擊之，崇本大敗，自此不復東。

乾化四年，爲其子彥魯所弒。崇本養子李保衡，殺彥魯以降梁。

高萬興

高萬興，河西人也。唐末，河西屬李茂貞，茂貞將胡敬璋爲延州刺史，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爲騎將。敬璋死，其將劉萬子代爲刺史。梁開平二年，葬於州南，萬子在會，其將許從實殺萬子，自爲延州刺史。是時，萬興兄弟皆將兵戍境上，聞萬子死，以其部下數千人

降梁。

梁太祖兵屯河中，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，攻丹州，執其刺史崔公實。進攻延州，執許從實。鄜州李彥容、坊州李彥昱皆棄城走。梁太祖乃以萬興爲延州刺史、忠義軍節度使，以牛存節爲保大軍節度使。已而劉知俊叛，乃徙存節守同州，以萬金爲保大軍節度使。萬興累遷檢校太師、兼中書令、渤海郡王。貞明四年，萬金卒，乃以萬興爲鄜延節度使，進封延安郡王，徙封北平王。梁亡，莊宗入洛，萬興嘗一來朝。同光三年，卒于鎮。

萬興兄弟皆驍勇，而未嘗立戰功，然以戍兵降梁，梁取鄜、坊、丹、延自萬興始，故其兄弟世守其土。

萬興子允韜代立，長興元年徙鎮安國，又徙義成，清泰中卒。

萬金子允權，開運中爲膚施令，罷居于家。是時，周密爲彰信軍節度使，契丹滅晉，延州軍亂，逐密，密守東城，而西城之兵以允權爲留後。聞漢高祖起太原，遂歸漢，卽拜節度使，廣順三年卒。

溫韜

温韜，京兆華原人也。少爲盜，後事李茂貞，爲華原鎮將，冒姓李，名彥韜。茂貞以華原縣爲耀州，以韜爲刺史。梁太祖圍茂貞於鳳翔，韜以耀州降梁，已而復叛歸茂貞。茂貞又以美原縣爲鼎州，建義勝軍，以韜爲節度使。末帝時，韜復叛茂貞降梁，梁改耀州爲崇州，鼎州爲裕州，義勝爲靜勝軍，卽以韜爲節度使，復其姓温，更其名曰昭圖。

韜在鎮七年，唐諸陵在其境內者，悉發掘之，取其所藏金寶，而昭陵最固，韜從埏道下，見宮室制度閎麗，不異人間，中爲正寢，東西廂列石牀，牀上石函中爲鐵匣，悉藏前世圖書，鍾、王筆迹，紙墨如新，韜悉取之，遂傳人間，惟乾陵風雨不可發。

其後朱友謙叛梁，取同州，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，韜懼，求徙佗鎮，遂徙忠武。莊宗滅梁，韜自許來朝，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，皇后爲言之，莊宗待韜甚厚，賜姓名曰李紹冲。郭崇韜曰：「此劫陵賊爾，罪不可赦！」莊宗曰：「已宥之矣，不可失信。」遽遣還鎮。

明宗入洛，與段凝俱收下獄，已而赦之，勒歸田里。明年，流于德州，賜死。

嗚呼，厚葬之弊，自秦漢已來，率多聰明英偉之主，雖有高談善說之士，極陳其禍福，有不能開其惑者矣！豈非富貴之欲，溺其所自私者篤，而未然之禍，難述於無形，不足以動其心歟？然而聞温韜之事者，可以少戒也！

五代之君，往往不得其死，何暇顧其後哉。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，其將終也，爲書以遺世宗，使以瓦棺、紙衣而斂，將葬，開棺示人，既葬，刻石以告後世，毋作下宮，毋置守陵妾，其意丁寧切至，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。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衮冕、通天冠、絳紗袍各二，其一于京師，其一于澶州；又葬其劍、甲各二，其一于河中，其一于大名者，莫能原其旨也。

校勘記

〔二〕乃遣諸王自詣建不見 他本「詣」下均有「建辨之」三字。

〔三〕洙卒卽以洙子澄爲朔方軍留後 本史卷四六康福傳云：「韓洙死，其弟澄立。」薛史卷一三二韓遜傳亦稱「洙卒，朝廷以其弟澄爲朔方軍節度觀察留後」。此云「洙子澄」，恐誤。

〔三〕周密爲彰信軍節度使 按薛史卷八四晉少帝紀載，開運三年八月「以右龍武統軍周密爲延州節度使」；又卷九九漢高祖紀載，天福十二年（卽開運四年）權延州留後高允權奏稱「本道節度使周密爲三軍所逐」，與本史卷一〇漢高祖紀合。明周密實爲延帥。又按本史卷六〇職方考，延州後唐時爲彰武軍，彰信軍後周始置於曹州。此處「彰信」當是「彰武」之訛。

新五代史卷四十一

雜傳第二十九

盧光稠 譚全播

盧光稠、譚全播，皆南康人也。光稠狀貌雄偉，無佗材能，而全播勇敢有識略，然全播常奇光稠爲人。

唐末，羣盜起南方，全播謂光稠曰：「天下洶洶，此真吾等之時，無徒守此貧賤爲也！」乃相與聚兵爲盜。衆推全播爲主，全播曰：「諸君徒爲賊乎？而欲成功乎？若欲成功，當得良帥，盧公堂堂，眞君等主也。」衆陽諾之，全播怒，拔劍擊木三，斬之，曰：「不從令者如此木！」衆懼，乃立光稠爲帥。

是時，王潮攻陷嶺南，全播攻潮，取其虔、韶二州，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。光睦好勇而輕進，全播戒其持重，不聽，度其必敗，乃爲奇兵伏其歸路。光睦果敗走，潮人追之，全播

以伏兵邀擊，大敗之，遂取潮州。

是時，劉巖起南海，擊走光睦，以兵數萬攻虔州。光稠大懼，謂全播曰：「虔、潮皆公取之，今日非公不能守也。」全播曰：「吾知劉巖易與爾！」乃選精兵萬人，伏山谷中，陽治戰地於城南，告巖戰期。以老弱五千出戰，戰酣，僞北，巖急追之，伏兵發，巖遂大敗。光稠第戰功，全播悉推諸將，光稠心益賢之。

梁初，江南、嶺表悉爲吳與南漢分據，而光稠獨以虔、韶二州請命于京師，願通道路，輸貢賦。太祖爲置百勝軍，以光稠爲防禦使，兼五嶺開通使，又建鎮南軍，以爲留後。

開平五年，光稠病，以符印屬全播，全播不受。光稠卒，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。延昌好遊獵，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，延昌見殺。求因謀殺全播，全播懼，稱疾不出。求乃自立，請命于梁。

乾化元年，拜求防禦使。求暴病死，其將李彥圖自立，全播益懼，遂稱疾篤，杜門自絕。彥圖疑之，使人覘其動靜，全播應覘爲狀以自免。彥圖死，州人相率詣全播第，扣門請之，全播乃起，遣使請命于梁，拜防禦使。

全播治虔州七年，有善政，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，以全播歸廣陵，卒年八十五。當盧氏時，劉龔已取韶州，及全播被執，虔州遂入于吳。

雷滿

雷滿，武陵人也。爲人兇悍獍勇，文身斷髮。唐廣明中，湖南饑，盜賊起，滿與同里人區景思、周岳等聚諸蠻數千，獵于大澤中，乃擊鮮醺酒，擇坐中豪者，補置伍長，號土團軍，諸蠻從之，推滿爲帥。

是時，高駢鎮荆南，召滿隸麾下，使以蠻軍擊賊。駢徙淮南，滿從至廣陵，逃歸，殺刺史崔翥，遂據朗州，請命于唐。昭宗以澧、朗爲武貞軍，拜滿節度使。

是時，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，而溪洞諸蠻宋鄴昌、師益等，皆起兵剽掠湖外，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，攻劫州縣。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，荆南成汭出兵救洪，汭戰敗，溺死於君山。滿襲破荆南，不能守，焚掠殆盡而去。

滿嘗鑿深池於府中，客有過者，召宴池上，指其水曰：「蛟龍水怪皆窟於此，蓋水府也。」酒酣，取坐上器擲池中，因裸而入，取器嬉水上，久之乃出，治衣復坐，意氣自若。

滿居朗州，引沅水塹其城，上爲長橋，爲不可攻之計。天祐中，滿卒，子彥恭自立。彥恭附于楊行密，亦嘗攻劫爲荆、湖患。開平元年，馬殷發兵攻彥恭，恃塹爲阻，逾年不能破。

三年，彥恭奔于楊行密，馬殷擒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，斬于汴市，彥恭卒於淮南，澧、朗遂入于楚。

鍾傳

鍾傳，洪州高安人也。事州爲小校，黃巢攻掠江淮，所在盜起，往往據州縣。傳以州兵擊賊，頻勝，遂逐觀察使，自稱留後。唐以洪州爲鎮南軍，拜傳節度使。江夏伶人杜洪者，亦據鄂州，楊行密屢攻之，洪頗倚傳爲首尾。久之，洪敗死。

是時，危全諷、韓師德等分據撫、吉諸州，傳皆不能節度，以兵攻之，稍聽命，獨全諷不能下，乃自率兵圍之。城中夜火起，諸將請急攻之，傳曰：「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。」乃掃地祭天，嚮城再拜，祝曰：「全諷不降，非民之罪，願天止火。」全諷聞之，明日乃亦聽命，請以女妻傳子匡時。

傳居江西三十餘年，累拜太保、中書令，封南平王。天祐三年，傳卒，子匡時自稱留後，請命于唐。全諷曰：「聽鍾郎爲節度使三年，吾將自爲之。」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，乞兵於楊渥，渥遣秦裴等攻匡時，匡時敗，被執歸廣陵。開平三年，全諷等起兵江西，謀復鍾

氏故地，全諷爲楊隆演將周本所敗，江西遂入于吳。

趙匡凝

趙匡凝字光儀，蔡州人也。其父德諲事秦宗權，爲申州刺史。宗權反，德諲攻下襄陽。梁太祖攻蔡州，宗權屢敗，德諲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。梁太祖初鎮宣武，嘗爲宗權所困，聞德諲降，大喜，表爲行營副都統，河陽、保義、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。會其兵以攻蔡州，破之，德諲功多。德諲卒，子匡凝自立。

是時，成汭死，雷彥恭襲取荆南，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彥恭，太祖表匡凝荆襄節度使，以匡明爲荆南留後。是時，唐衰，藩鎮不復奉朝廷，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。

匡凝爲人氣貌甚偉，性方嚴，喜自脩飾，頗好學問，聚書數千卷，爲政有威惠。

太祖攻兗州，朱瑾求救於晉，晉遣史儼等將兵數千救瑾，瑾敗，與儼等奔于淮南。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，以聘于楊行密，求歸儼等。晉王使者爲梁得，太祖大怒。是時，梁已破兗、鄆，遣氏叔琮、康懷英等攻匡凝，叔琮取泌、隨二州，懷英取鄧州，匡凝懼，請盟，乃止。

太祖弒昭宗，將謀代唐，畏匡凝兄弟不從，遣使告之，匡凝對使者流涕答曰：「受唐恩深，不敢妄有佗志。」太祖遣楊師厚攻之，太祖以兵殿漢北，匡凝戰敗，以輕舟奔于楊行密。師厚進攻荆南，匡明奔于蜀。

匡凝至廣陵，行密見之，戲曰：「君在鎮時，輕車重馬，歲輸于梁，今敗乃歸我乎？」匡凝曰：「僕世爲唐臣，歲時職貢，非輸賊也。今以不從賊之故，力屈歸公，惟公生死之耳！」行密厚遇之。其後行密死，楊渥稍不禮之，渥方宴，食青梅，匡凝顧渥曰：「勿多食，發小兒熱。」諸將以爲慢，渥遷匡凝海陵，後爲徐溫所殺。匡明卒于蜀。

新五代史卷四十二

雜傳第三十

朱宣 弟瑾

朱宣，宋州下邑人也。少從其父販鹽爲盜，父抵法死，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軍校，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晟。中和二年，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。還過鄆州，鄆州節度使薛崇卒，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。全晟攻殺君預，遂據鄆州。宣以戰功，爲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。已而全晟死，軍中推宣爲留後，唐僖宗卽拜宣天平軍節度使。

梁太祖鎮宣武，以兄事宜。太祖新就鎮，兵力尙少，數爲秦宗權所困，太祖乞兵於宣。宣與其弟瑾以兗、鄆之兵救汴，大破蔡兵，走宗權。是時，太祖已襲取滑州，稍欲并吞諸鎮，宣、瑾旣還，乃馳檄兗、鄆，言宣、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，乃發兵收亡卒，因攻之，遂爲敵國，苦戰曹、濮間。是時，梁又東攻徐州，西有蔡賊，北敵強晉，宣、瑾兄弟自相首尾，然卒爲

梁所滅。

乾寧四年，宣敗，走中都，爲葛從周所執，斬于汴橋下^①。

^①今流俗以宣瑾兄，於名加「王」者，非也。

瑾，宣從父弟也。從宜居鄆州，補軍校。少倜儻，有大志，兗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爲人，以女妻之。瑾行親迎，乃選壯士爲輿夫，伏兵器輿中。夜至兗州，兵發，遂虜克讓，自稱留後。僖宗卽拜瑾泰寧軍節度使。

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汴州，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，遣朱珍攻瑾，取曹州，又攻濮州，而太祖自攻鄆。瑾兄弟往來相救，凡十餘年，大小數十戰，與太祖屢相勝敗。

太祖得宣將賀瓌、何懷寶及瑾兄瓊，乃將瓊等至兗城下，告瑾曰：「汝兄敗矣！今瓊等已降，不如早自歸。」瑾僞曰：「諾。」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軍門請降。太祖大喜，至延壽門與瑾交語，瑾曰：「願得瓊送符印。」太祖信之，遣客將劉捍送瓊往。瑾伏壯士橋下，單騎迎瓊，揮手語捍曰：「請瓊獨來！」瓊前，壯士擒之，遂閉門，責瓊先降，斬之，擲其首城外。太祖度不可下，乃留兵圍之而去。

瑾嬰城自守，而與葛從周等戰城下，瑾兵屢敗，宣亦敗於鄆州，乃乞兵於晉，晉遣李承

嗣、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。太祖已破宣，乃急趨亮。瑾城中食盡，與承嗣等掠食豐、沛間，梁兵奄至，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。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，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。又走海州，梁兵急追之，乃奔于淮南。楊行密聞瑾來，大喜，解其玉帶贈之，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，以爲行軍副使。其後，梁遣龐師古、葛從周等攻淮南，行密用瑾，大破梁兵於清口，斬師古。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、領平盧軍節度使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行密死，渥及隆演相繼立，皆年少，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，畏瑾，欲除之，瑾乃謀殺知訓。嘗以月旦，遣愛妾候知訓家，知訓強通之，妾歸自訴，瑾益不平。屢勸隆演誅徐氏，以去國患，隆演不能爲。

既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，出瑾爲節度使。將行，召之夜飲。明日，知訓過瑾謝，延之升堂，出其妻陶氏，知訓方拜，瑾以笏擊踏之，伏兵自戶突出，殺之。初，瑾以二惡馬繫庭中，知訓入而釋馬，使相蹠鳴，故外人莫聞其變。瑾攜其首馳示隆演曰：「今日爲吳除患矣！」隆演曰：「此事非吾敢知！」遽起入內。瑾忿然以首擊柱，提劍而出，府門已闔，因踰垣，折其足。瑾顧路窮，大呼曰：「吾爲萬人去害，而以身死之！」遂自刎。

潤州徐知誥聞亂，以兵趨廣陵，族瑾家。瑾妻陶氏臨刑而泣，其妾曰：「何爲泣乎？今行見公矣！」陶氏收淚，欣然就戮，聞者哀之。

瑾名重江淮，人畏之，其死也，尸之廣陵北門，路人私共瘞之。是時，民多病瘡，皆取其墓上土，以水服之，云病輒愈，更益新土，漸成高墳。徐溫等惡之，發其尸，投於雷公塘。後溫病，夢瑾挽弓射之。溫懼，網其骨，葬塘側，立祠其上。初，瑾嘗病疽，醫者視之，色懼，瑾曰：「但理之，吾非以病死者。」於是果然。卒年五十二。

王師範

王師範，青州人也。其父敬武，爲平盧軍牙將。唐廣明元年，無棣人洪霸郎爲盜齊、棣間，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。敬武反兵逐師儒，自稱留後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。

敬武卒，師範尙幼，其棣州刺史張蟾叛。昭宗以爲師範年少，其下不服從，乃拜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平盧節度使。師範不受代，蟾迎安潛入棣州。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，洪以兵返襲青州，師範陽爲好辭，遣人迎語洪曰：「吾幼未能任事，賴諸將共持之爾。不然，聽公所爲也。」洪以師範無能爲，遽還，不爲備。師範伏兵於道，語其僕劉鄩曰：「洪來，爲我斬之！用爾爲牙將。」明日，洪來，師範出迎，鄩於坐上斬之，伏兵發，盡殺其餘兵，乃急攻棣州，破張

蟾，安潛奔歸于京師。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。

師範頗好儒學，聚書至萬卷，爲政有威愛。梁太祖圍昭宗於鳳翔，宦官韓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。詔至青州，師範泣曰：「諸鎮有兵，所以藩扞天子，今天子危辱，而諸鎮反以兵自衛；吾雖力不足，當成敗以之。」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。是時，梁已東下兗、鄆，師範乃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兗、密諸州。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爲輿夫，伏兵輿中，西馳梁軍，稱師範使者聘梁，因欲劫殺太祖。居厚至華州東城，華州將婁敬思疑其有異，剖輿視之，見其兵。居厚遂擊殺敬思，以兵攻西城，不克而反。劉鄩逐葛從周取兗州，而平盧諸州皆起兵攻梁。

其後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，遣朱友寧攻師範，友寧戰死。復遣楊師厚攻之，屯于臨朐。師範以兵迫之，師厚陽爲怯不敢出，間遣人陽言曰：「梁兵少，方乞兵於鳳翔，今糧且絕，當還軍。」師範以爲然，乃遣師魯悉兵攻之，師厚拒而不戰。師魯兵却，師厚追擊至聖王山，師魯大敗，遂傳其城，而梁別將劉重霸下其棣州，師範乃請降，太祖許之。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，太祖待以客禮。久之，表師範河陽節度使。

太祖卽位，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，居于洛陽。太祖心欲誅之，未有以發。太祖諸子已封王，宴於宮中，友寧妻泣謂太祖曰：「陛下化家爲國，諸子人人皆得封，而妾夫獨以戰死，

奈何讎人猶在朝廷！」太祖奮然戟手曰：「吾亦幾忘此賊！」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。使者至，先掘坑於外，乃入告之。師範設席爲具，與諸宗族飲酒，謂使者曰：「死，人之所不免，況有罪乎？然懼少長失序，下愧於先人。」酒半，令少長以次起，就戮於坑所，聞者皆哀憐之。同光三年，贈師範太尉。

李罕之

李罕之，陳州項城人也。爲人驍勇，力兼數人。少學，讀書不成，去爲僧，以其無賴，所往皆不容，乃乞食酸棗市中，市中人皆不與，罕之擲器于地，裂其衣，又去爲盜。

是時，黃巢起曹、濮，乃往依之。巢北渡江，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，自歸於高駢，駢表光州刺史。歲餘，秦宗權急攻光州，罕之不能守，還走項城，收其餘衆，依諸葛爽於河陽，爽以罕之爲懷州刺史。巢已敗走，爽降唐，僖宗拜爽東南面招討使，以攻宗權，爽表罕之副使，以兵屯宋州，又表河南尹、東都留守。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，罕之兵少，西走澠池，儒燒宮闕，剽掠而去。罕之壁澠池。

歲餘，諸葛爽死，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。仲方年少，事皆任經，經慮罕之兇勇難制，以

兵攻之，罕之返擊走經。罕之追至鞏縣，陳舟于汜水，將渡河，經遣張言拒之河上，言反背經，與罕之合攻河陽，爲經所敗，退保懷州。已而孫儒陷河陽，仲方奔于梁。梁兵擊走儒，罕之襲取河陽，言取河南，皆附于梁。

罕之與言皆爽叛將，事已成，乃相與交臂爲盟，誓同休戚不相忘。罕之御衆無法，性苛暴，頗失士心。而言善治軍旅，教民播殖，務爲積聚。罕之用兵，言嘗供給其乏。罕之求取無已，言頗苦之，不能輸，罕之召言軍吏笞責之，言益不平。罕之悉兵攻晉、絳，言夜襲河陽，罕之奔晉。晉表罕之澤州刺史，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攻言。言求救於梁。罕之敗于沈河，乃歸太原，李克用延之帳中。罕之留其子頌事晉，乃之澤州，日以兵鈔懷、孟間，啖人爲食。居民屯聚摩雲山，罕之悉攻殺之，立柵其上，時人號曰李摩雲。是時，晉方徇地山東，頗倚罕之爲扞蔽。李茂貞等犯京師，克用以兵至渭北，僖宗以克用爲邠州四面行營都統，表罕之爲副。破王行瑜，加檢校太尉，食邑千戶。

罕之自以功多於晉，私謂蓋寓曰：「自吾脫身河陽，賴晉容我，未能有以報之；今行老矣，無能爲也。若吾王見憐，與一小鎮，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老，幸也！」寓爲言之，克用不對。佗日，諸鎮擇守將，未嘗及罕之，罕之心益怏怏。寓告克用，懼罕之有佗心，克用曰：「吾於罕之豈惜一鎮，然鷹鳥之性，飽則颺矣！」

光化元年，潞州薛志勤卒，罕之遽入潞州，使人啓晉王曰：「志勤且死，新帥未至，所以然者，備佗盜耳！」克用大怒，遣李嗣昭攻之。罕之執晉守將馬漑、伊鐔等，遣子顥送于梁以乞兵。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，以罕之爲河陽節度使，行至懷州，以疾卒，年五十八。

罕之初背梁而歸晉，晉王以罕之守澤州，罕之留其子頎與莊宗遊，甚狎。後罕之背晉以歸梁，晉王怒，欲殺頎，莊宗與之駿馬，使奔于梁。太祖得頎父子大喜，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，故頎當太祖時，常掌禁兵。末帝誅友珪，頎與其謀，拜右羽林統軍、澶州刺史。事唐，歷衛、衍二州刺史，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。天福中卒，年七十，贈太尉。

孟方立

孟方立，邢州平鄉人也。少爲軍卒，以勇力選爲隊將。唐廣明中，潞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爽于河陽，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爲先鋒。潯爲其將劉廣所逐，廣爲亂軍所殺。方立聞亂，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，唐因以爲昭義軍節度使。

昭義所節制澤、潞、邢、洛、磁五州，而治潞州。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，而人俗勁悍，自劉稹以來嘗逐其帥；且已邢人也，因徙其軍于邢州。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，因以澤、潞

二州歸于晉。晉遣李克修爲澤潞節度使，方立以邢、洛、磁三州自爲昭義軍。

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山東，三州之人俘掠殆盡，赤地數千里，無復耕桑者累年。方立以孤城自守，求救于梁，梁方東事尙、鄆，不能救也。文德元年，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，鎔許之。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，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。兵旣失約，忠信大敗，而晉兵乘勝攻之。

方立將石元佐者，善兵而多智，方立嘗信用之。忠信之敗也，元佐爲晉將安金俊所得，金俊厚遇之，問以攻邢之策，元佐曰：「方立善守而邢城堅，若攻之，必不得志。宜急攻其磁州，方立來救，可以敗也。」金俊以爲然。軍于滏水之西，方立果帥兵來救，爲金俊所敗，馳入邢州，閉壁不復出。外無救兵，城中食且盡，方立夜出巡城，號令守者，守者皆不應，方立知不可，乃歸飲酖而卒。

軍中以其弟洛州刺史遷爲留後，求救於梁。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，遷執虔裕降晉。晉徙遷族于太原，以爲汾州刺史，後以爲澤潞節度使。

天復元年，梁遣氏叔琮攻晉，出天井關，遷開門降，爲梁兵鄉道以攻太原，不克。叔琮軍還過潞，以遷歸于梁，梁太祖惡其反覆，殺之。

王珂

王珂，河中人也。其仲父重榮，以河中兵破黃巢，有功於唐，拜河中節度使。重榮無子，以其兄重簡子珂爲後。重榮卒，弟重盈立，重盈卒，軍中乃以珂重榮子，立之。

重盈子陝州節度使珙、絳州刺史瑤，與珂爭立，珙、瑤以書與梁太祖，言珂故王氏蒼頭，小字忠兒，不應得立。珂亦求援於晉，晉人言之朝，昭宗以晉故，許之。而珙、瑤亦西結王行瑜、韓建、李茂貞爲援，行瑜等交章論列，昭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嘗有大功，業許之，不可易。行瑜等怒，以兵犯京師，殺宰相李磻等而去。珙、瑤連兵攻珂河中，珂求援於晉，晉兵西討三鎮，行下絳州，斬瑤而過，至于渭北，擊破行瑜。昭宗卒以珂爲河中節度使。晉以女妻之，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陝州。珙爲人慘刻，嘗斬人擲其首於前，言笑自若，其下苦之。偏將李璠因珙戰敗，殺珙，自稱留後。

是時，梁已下鎮、定，將移兵西，而昭宗爲劉季述所廢，京師大亂。崔胤陰召梁以兵西，梁太祖以珂在河中，懼爲患，乃顧張存敬、侯言，以一大繩與之，曰：「爲我持縛珂來！」存敬等兵出含山，破晉、絳二州，遣何綰以兵守之，絕晉援。存敬圍河中，珂告急於晉，晉以綰故

不得前。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：「賊勢如此，朝夕乞食於梁矣！大人何忍而不救邪？」晉王報之曰：「梁兵爲阻，衆寡不敵，救之則并晉俱亡，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。」珂乃爲書與李茂貞曰：「天子初返正，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。今朱公棄約以見攻，其勢不止於弊邑；若弊邑朝亡，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！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爲應。」茂貞不報。珂計窮，乃治舟于河，將歸于京師。

珂夜登城諭守陴者，守陴者皆不應。牙將劉訓夜入珂寢白事，珂叱之曰：「兵欲反邪！」訓乃解衣自索而入曰：「公苟懷疑，請先斷臂！」珂曰：「事急矣！計安出乎？」訓曰：「公若攜家夜濟，人必爭舟，一夫鴟張，大事卽去。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，願從者猶得其半。不然，且爲款狀以緩梁兵，徐圖向背。」珂以爲然。

梁太祖自同州降唐，卽依重榮，以母王氏，故事重榮爲舅。珂乃登城呼存敬曰：「吾於梁王有家世之舊，兵當退舍，俟梁王來，吾將聽命。」存敬乃退舍，使馳詣太祖於洛陽。太祖至河中，先之城東，哭於重榮之墓而後入。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，太祖謂曰：「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，郎君若以亡國之禮見，太師其謂我何？」珂迎於路，握手嘘唏，乃徙珂於汴。太祖以珂晉壻也，疑其貳己，使珂西入覲，行至華州，使人殺之傳舍。

瓚，重盈之諸子也，梁太祖已執珂，自領河中節度使，以瓚爲吏。瓚事梁，爲諸衛大將

軍，泰寧、鎮國軍節度使。末帝時，爲開封尹。貞明五年，代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。是時，晉已城德勝，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，不克，退屯楊村，扼河上流，與晉人相持經年，大小百餘戰，瓚卒無功，末帝遣戴思遠代，瓚復爲開封尹。

莊宗自鄆入京師，末帝聞唐兵且至，日夜涕泣，不知所爲，自持國寶，指其宮室謂瓚曰：「使吾保此者，繫卿之畫如何耳！」唐兵已過宛胸，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。唐兵攻封丘門，瓚開門迎降，伏地請死，莊宗勞而起之曰：「朕與卿家世婚姻，然人臣各爲主耳，復何罪邪！」因以爲開封尹，遷宣武軍節度使。已而故梁臣趙巖、張漢傑等相次誅死，瓚以憂卒，贈太子太師。

趙犖

趙犖，其先青州人也。世爲陳州牙將。犖幼與羣兒戲道中，部分行伍，指顧如將帥，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，其父叔文見之，驚曰：「大吾門者，此兒也！」及壯，善用弓劍，爲人勇果，重氣義，刺史聞其材，召置麾下。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。

王仙芝寇河南，陷汝州，將犯東都，犖引兵擊敗之，仙芝乃南去。已而黃巢起，所在州

縣，往往陷賊。陳州豪傑數百人，相與詣忠武軍，求得犍爲刺史以自保，忠武軍表犍陳州刺史。已而巢陷長安，犍語諸將吏曰：「以吾計，巢若不爲長安市人所誅，必驅其衆東走，吾州適當其衝矣！」乃治城池爲守備，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，選其子弟，配以兵甲，以其弟昶、翊爲將。巢敗，果東走，先遣孟楷據項城，昶擊破之，執楷以歸。巢從後至，聞楷被執，大怒。

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，巢勢甚盛，乃悉衆圍犍，置春磨，糜人之肉以爲食。陳人恐，犍語其下曰：「吾家三世陳將，必能保此。爾曹男子，當於死中求生，建功立業，未必不因此時。」陳人皆踴躍。巢柵城北三里爲八仙營，起宮闕，置百官，聚糧餉，欲以久弊之，其兵號二十萬。陳人舊有巨弩數百，皆廢壞，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。翊創意理之，弩矢激五百步，人馬皆洞，以故巢不敢近。圍凡三百日，犍食將盡，乃乞兵於梁。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，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。西華有積粟，巢恃以爲餉，及鄴敗，巢乃解圍去。

梁太祖入陳州，犍兄弟迎謁馬首甚恭。然犍陰識太祖必成大事，乃降心屈迹，爲自託之計。以梁援已恩，爲太祖立生祠，朝夕拜謁。以其子巖尙太祖女，是謂長樂公主。黃巢已去，秦宗權復亂淮西，陷旁二十餘州，而陳去蔡最近，犍兄弟力拒之，卒不能下。後巢、宗權皆敗死，唐昭宗卽以陳州爲忠武軍，拜犍節度使。犍已病，乃以位與其弟昶，後數月卒。

昶乘大寇新滅，乃休兵課農，事梁尤謹。梁兵攻戰四方，昶饋輓供億，未嘗少懈。昶卒，珣代立。

珣頗知書，乃求鄧艾故迹，決翟王陂溉民田。兄弟居陳二十餘年，陳人大賴之。梁太祖已降韓建，取同、華，徙珣爲同州留後。入唐，爲右金吾衛上將軍。歲餘，以疾免官歸，卒于家，陳人爲之罷市。

犇次子巖，梁末帝時爲戶部尙書、租庸使，與張漢傑、漢倫等居中用事。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爲事，而末帝爲人特和柔恭謹，然性庸愚，以漢傑婦家，而巖壻也，故親信之，大臣老將皆切齒，末帝獨不悟，以至於亡。

初，友珪殺太祖自立，以末帝爲東都留守。巖如東都，末帝與之飲酒，從容以誠款告之。巖爲末帝謀，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。巖還西都，卒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，取傳國寶以授末帝。

末帝立，巖自以有功於梁，又尙公主，聞唐駙馬杜棕位至將相，自奉甚豐，恥其不及。乃占天下良田大宅，哀刻商旅，其門如市，租庸之物，半入其私，巖飲食必費萬錢。

故時，魏州牙兵驕，數爲亂，羅紹威盡誅之。太祖崩，楊師厚逐羅氏，據魏州，復置牙兵二千，末帝患之。師厚死，巖與租庸判官邵贊議曰：「魏爲唐患，百有餘年，自先帝時，嘗切

齒紹威，以其前恭而後倨。今先帝新棄天下，師厚復爲陛下憂，所以然者，以魏地大而兵多也。陛下不以此時制之，寧知後人不爲師厚也？不若分相、魏爲兩鎮，則無北顧之憂矣。」末帝以爲然，乃分相、澶、衛爲昭德軍。牙兵亂，以魏博降晉，梁由是盡失河北。

是時，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距澶、魏之間，兵數敗。巖曰：「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，陛下卽位猶未郊天，議者以爲朝廷無異藩鎮，如此何以威重天下？今河北雖失，天下幸安，願陛下力行之。」敬翔以爲不可，曰：「今府庫虛竭，箕斂供軍，若行郊禋，則必賞賚，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。」末帝不聽，乃備法駕幸西京，而莊宗取楊劉，或傳：「晉兵入東都矣！」或曰：「扼汜水矣！」或曰：「下鄆、濮矣！」京師大風拔木，末帝大懼，從官相顧而泣，末帝乃還東都，遂不果郊。

鎮州張文禮殺王鎔，使人告梁曰：「臣已北召契丹，願梁以兵萬人出德、棣州，則晉兵憊矣。」敬翔以爲然，巖與漢傑皆以爲不可，乃止。其後黜王彥章用段凝，皆巖力也。

莊宗兵將至汴，末帝惶惑不知所爲，登建國樓以問羣臣，或曰：「晉以孤軍遠來，勢難持久，雖使入汴，不能守也。宜幸洛陽，保嶮以召天下兵，徐圖之，勝負未可知也。」末帝猶豫，巖曰：「勢已如此，一下此樓，何人可保！」末帝卒死於樓上。

當巖用事時，許州溫韜尤曲事巖，巖因顧其左右曰：「吾常待韜厚，今以急投之，必不

幸吾爲利。」乃走投韜，韜斬其首以獻。莊宗已滅梁，巖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巖家屬，乃族滅之。

嗚呼，禍福之理，豈可一哉！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。老子曰：「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」後世之談禍福者，皆以其言爲至論也。夫爲善而受福，焉得禍？爲惡而受禍，焉得福？惟君子之懼非禍者，未必不爲福；小人求非福者，未嘗不及禍，此自然之理也。始犖自以先見之明，深結梁太祖，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，自謂知所託矣，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？犖之求福於梁，蓋老氏之所謂福也，非君子之所求也，可不戒哉！

馮行襲

馮行襲字正臣，均州人也。唐末，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燁，燁不能禦，行襲爲州校，乃陰選勇士伏江南，獨乘小舟逆喜，告曰：「州人聞公至，皆欲歸矣！然知公兵多，民懼虜掠，恐其驚擾，請留兵江北，獨與腹心數人從行，願爲前導，以慰安州民，事可立定。」喜以爲然，乃留其兵江北，獨與行襲渡江。軍吏前謁，行襲擊喜仆地，斬之，伏兵發，盡

殺從行者。餘兵在江北，聞喜死，皆潰。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。

是時，僖宗在蜀，諸鎮貢獻行在者皆道山南，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劫之，行襲盡破諸賊。洋州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，使以兵鎮谷口，通秦、蜀道，行襲由此知名。

李茂貞兼領山南，遣子繼臻守金州，行襲逐之，遂據金州。昭宗乃以金州爲戎昭軍，拜行襲節度使。昭宗在岐，梁太祖引兵而西，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郗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，以拒太祖，行襲已附梁，乃盡殺文晏等。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，行襲遣子勗以舟兵會均、房，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。

行襲爲人嚴酷少恩，而所至輒天幸，境旱有蝗，則飛鳥食之，歲凶，田中鹵穀自生。唐衰，知梁必興，尤盡心傾附事梁，官至司空，封長樂郡王，卒贈太傅，謚曰忠敬。

新五代史卷四十三

雜傳第三十一

氏叔琮

氏叔琮，開封尉氏人也。爲梁騎兵伍長，梁兵擊黃巢陳、許間，叔琮戰數有功，太祖壯之，使將後院馬軍，從攻徐、兗，表宿州刺史。使攻襄陽，戰數敗，降爲陽翟鎮遏使。久之，遷曹州刺史。

太祖下河中，取晉、絳，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，太祖以晉書詞嫚，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。叔琮自太行入，取澤、潞，出石會，營于洞渦，久之糧盡，乃旋。表晉州刺史。

晉人復取絳州，攻臨汾，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，牧馬襄陵道旁，晉人以爲晉兵，雜行道中，伺其怠，擒晉二人而歸。晉人大驚，以爲有伏兵，乃退屯于蒲縣。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，友寧欲休兵以待，叔琮曰：「敵聞救至必走，走則何功邪？」乃夜擊

之，晉人大敗，逐之至于太原。太祖大喜曰：「破太原非氏老不可。」已而兵大疫，叔琮班師，令曰：「病不能行者焚之。」病者懼，皆言無恙，乃以精卒爲殿而還石會，留數騎，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，晉兵疑其有伏，乃不敢追。久之，徙保大軍節度使。

昭宗遷洛，拜右龍武統軍。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弑昭宗，已而殺之。

李彥威

李彥威，壽州人也。少事梁太祖，爲人穎悟，善揣人意，太祖憐之，養以爲子，冒姓朱氏，名友恭。歷汝、潁二州刺史。昭宗下洛，拜右龍武統軍。

初，劉季述廢昭宗，立皇太子裕爲天子。昭宗反正，以爲太子幼，爲賊所立，赦之，復其始封爲德王。昭宗自岐還，太祖見裕眉目疏秀，惡之，謂宰相崔胤曰：「德王嘗爲季述所立，安得猶在乎？」公白天子殺之。胤奏之，昭宗不許，佗日以問太祖，太祖曰：「臣安敢及之，胤欲賣臣爾。」昭宗遷洛，謂蔣玄暉曰：「德王，朕愛子也，全忠何爲欲殺之？」因泣下，嚙指流血。玄暉具以白太祖，太祖益惡之。

是時，昭宗改元天祐，遷于東都，爲梁所迫，而晉人、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，不復

稱之，但稱天復。王建亦傳檄天下，舉兵誅梁。太祖大懼，恐昭宗奔佗鎮，以兵七萬如河中，陰遣敬翔至洛，告彥威與氏叔琮等，使行弑逆。八月壬辰，彥威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，夜二鼓，以兵百人叩宮門奏事，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：「奏事安得以兵入？」龍武牙官史太殺之，趨椒蘭殿，問昭宗所在，昭宗方醉，起走，太持劍逐之，昭宗單衣旋柱而走，太劍及之，昭宗崩。訃至河中，太祖陽爲驚駭，投地號哭，罵曰：「奴輩負我，俾我被惡名於後世邪！」太祖至洛，流彥威、叔琮嶺南，使張廷範殺之。彥威臨刑大呼曰：「賣我以滅口，其如神理何？」顧廷範曰：「勉之，公行自及。」遂見殺。已而還其姓名。

莊宗時，得故唐內人景姪，言當彥威等殺昭宗時，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，而同爲一坑，瘞于龍興寺北，請合爲一冢而改葬之。詔以故濮王爲首，葬以一品禮云。

李振

李振字興緒，其祖抱眞，唐潞州節度使。振爲唐金吾衛將軍，拜台州刺史。盜起浙東，不果行，乃西歸。過梁，以策干太祖，太祖留之。太祖兼領鄆州，表振節度副使。

振奏事長安，舍梁邸。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，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巖見振曰：「今主

上嚴急，誅殺不辜，中尉懼及禍，將行廢立，請與諸邸吏協力以定中外，如何？」振駭然曰：「百歲奴事三歲主，而敢爾邪！今梁王百萬之師，方仗大義尊天子，君等無爲此不祥也！」振還，季述卒與嚴等廢昭宗，幽之東宮，號太上皇，立皇太子裕爲天子。是時，太祖用兵在邢、洛間，季述詐爲太上皇誥告太祖，太祖猶豫，未知所爲，振曰：「夫豎刁、伊戾之亂，所以爲霸者資也。今闖宦作亂，天子危辱，此王仗義立功之時。」太祖大悟，乃囚季述使者，遣振詣京師見崔胤，謀出昭宗。昭宗返正，太祖大喜，執振手曰：「卿謀得之矣！」

王師範以青州降梁，遣振往代師範，師範疑懼，不知所爲，振曰：「獨不聞漢張繡乎？繡與曹公爲敵，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，知其志大，不以私讎殺人也。今梁王方欲成大事，豈以故怨害忠臣乎？」師範洗然自釋，乃西歸梁。

昭宗遷洛，振往來京師，朝臣皆仄目，振視之若無人。有所小怒，必加譴謫。故振一至京師，朝廷必有貶降。時人目振爲鴟梟。

太祖之弑昭宗也，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、氏叔琮謀之。昭宗崩，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？振曰：「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，不然，何以塞天下口？」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。

振嘗舉進士咸通、乾符中，連不中，尤憤唐公卿，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，振謂太祖

曰：「此輩嘗自言清流，可投之河，使爲濁流也。」太祖笑而從之。

太祖卽位，累遷戶部尙書。友珪時，以振代敬翔爲崇政院使。莊宗滅梁入汴，振謁見郭崇韜，崇韜曰：「人言李振一代奇才，吾今見之，乃常人爾！」已而伏誅。

裴迪

裴迪字昇之，河東聞喜人也。爲人明敏，善治財賦，精於簿書。唐司空裴瓌判度支，辟爲出使巡官。都統王鐸鎮滑州，奏迪汴、宋、鄆等州供軍院使。鐸爲租庸使，辟租庸招納使。

梁太祖鎮宣武，辟節度判官。太祖用兵四方，常留迪以調兵賦。太祖乃榜門，以兵事自處，而以貨財獄訟一切任迪。

太祖西攻岐，王師範謀襲汴，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，陰伺虛實。迪召公立問東事，公立色動，乃屏人密詰之，具得其事。迪不暇啓，遣朱友寧以兵巡兗、鄆，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卒不成。太祖自岐還，將吏皆賜「迎鑾叶贊功臣」，將吏入見，太祖目迪曰：「叶贊之功，惟裴公有之，佗人不足當也。」

迪入唐，累遷太常卿。太祖卽位，召拜右僕射，居一歲告老，以司空致仕，卒于家。

韋震

韋震字東卿，雍州萬年人也。初名肇。爲人彊敏，有口辯。事梁太祖爲都統判官。申叢執秦宗權，欲送于太祖，又欲自獻於京師，又欲挾宗權奪其兵。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，叢遣騎兵三百迎震，欲殺之，震以計得免。還白太祖曰：「叢不足慮，爲其謀者牙將裴涉，妄庸人也。」叢後果爲郭璠所殺。璠以宗權歸于太祖，太祖欲大其事，請獻俘于唐，唐以時溥破黃巢，獻馘而已，宗權不足俘，左拾遺徐彥樞亦疏請所在斬決。太祖遣震奏事京師，往復論列，卒俘宗權。太祖德之，表爲節度副使。

昭宗幸石門，太祖遣震由虢略間道奉表行在，昭宗賜其名震。太祖已破兗、鄆，遂攻吳，大敗于清口。太祖懼諸鎮乘間圖己，乃諷杜洪、鍾傳、王師範、錢鏐等薦己爲元帥，且求兼領鄆州。昭宗初不許，震彊辯，敢大言，語數不遜，昭宗卒許梁以鄆州，太祖遂兼四鎮，表震鄆州留後。

昭宗遷洛，震入爲河南尹、六軍諸衛副使，以病瘖，守太子太保致仕。太祖受禪，改太

子太傅。末帝卽位，加太師，卒。

孔循

孔循，不知其家世何人也。少孤，流落於汴州，富人李讓闌得之，養以爲子。梁太祖鎮宣武，以李讓爲養子，循乃冒姓朱氏。稍長，給事太祖帳中，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，養循爲子，乳母之夫姓趙，循又冒姓爲趙氏，名殷衡。昭宗東遷洛陽，太祖盡去天子左右，悉以梁人代之，以王殷爲宣徽使，循爲副使。

循與蔣玄暉、張廷範等共與弒昭宗之謀，其後循與玄暉有隙，哀帝卽位，將有事于南郊，循因與王殷讒于太祖曰：「玄暉私侍何太后，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，冀延唐祚。」太祖大怒。是時，梁兵攻壽春，大敗而歸，哀帝遣裴迪勞軍，太祖見迪，怒甚，迪還，哀帝不敢郊。封太祖魏王，備九錫，太祖拒而不受。玄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自解，璨曰：「自古王者之興，必有封國，而唐所以不卽遜位者，當先建國備九錫，然後禪也。」太祖曰：「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？」璨懼，馳去。太祖遣循與王殷弒何皇后，因殺璨及玄暉、廷範等，以循爲樞密副使。

唐亡，事梁爲汝州防禦使、左衛大將軍、租庸使，始改姓孔，名循。莊宗時，權知汴州。明宗自魏兵反而南，莊宗東出汜水，循持兩端，遣迎明宗於北門，迎莊宗於西門，供帳牲餼，其禮如一，而戒其人曰：「先至者入之。」明宗先至，遂納之。

明宗卽位，以爲樞密使。明宗幸汴州，循留守東都，民有犯麴者，循族殺其家，明宗知其冤，因詔天下除麴禁，許民得造麴。

循爲人柔佞而險猾，安重誨尤親信之，凡循所言，無不聽用。明宗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，重誨以問循，循曰：「公爲機密之臣，不宜與皇子婚。」重誨信之，乃止。而循陰使人白明宗，求女妻皇子，明宗卽以宋王從厚娶循女。重誨始惡其爲人，出循爲忠武軍節度使，徙鎮橫海，卒于鎮，年四十八，贈太尉。

孫德昭

孫德昭，鹽州五原人也。其父惟最，有材略。黃巢陷長安，惟最率其鄉里子弟，得義兵千人，南攻巢于咸陽，興平州將壯其所爲，益以州兵二千。與破賊功，拜右金吾衛大將軍。

朱玫亂京師，僖宗幸興元，惟最率兵擊賊。累遷鄜州節度使，留京師宿衛。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，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復遮留不得行，改荆南節度使，在京制置，分判神策軍，號「扈駕都」。是時，京師亂，民皆賴以爲保。

德昭以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。光化三年，劉季述廢昭宗，幽之東宮，宰相崔胤謀反正，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，德昭乃與孫承誨^(三)、董從實應胤，胤裂衣襟爲書以盟。天復元年正月朔，未旦，季述將朝，德昭伏甲士道旁，邀其輿斬之^(四)，承誨等分索餘黨皆盡。昭宗聞外誼譁，大恐。德昭馳至，扣門曰：「季述誅矣，皇帝當反正！」何皇后呼曰：「汝可進逆首！」德昭擲其首入。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獻，昭宗信之。德昭破鎖出昭宗，御丹鳳樓反正，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，賜姓李，號「扶傾濟難忠烈功臣」，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圖形凌煙閣，俱留京師，號「三使相」，恩寵無比。

是時，崔胤方欲誅唐宦官，外交梁以爲恃，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爲扞蔽，梁、岐交爭。冬十月，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，承誨、從實皆從，而德昭獨與梁，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街，趣梁兵以西，梁太祖頗德其附己，以龍鳳劍、鬪鷄紗遺之。

太祖至華州，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。太祖至京師，表同州留後，將行，京師民復請留，遂爲兩街制置使。梁兵圍鳳翔，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，太祖益德之，使先之洛陽，賜甲第

一區。

昭宗東遷，拜左威衛上將軍，以疾免。太祖卽位，以烏銀帶、袍、笏、名馬賜之。疾少間，以爲左衛大將軍。末帝立，拜左金吾大將軍以卒。承誨、從實至鳳翔，與宦者俱見殺。

王敬蕘

王敬蕘，潁州汝陰人也。事州爲牙將。唐末，王仙芝等攻劫汝、潁間，刺史不能拒，敬蕘遂代之，卽拜刺史。敬蕘爲人狀貌魁傑，而沈勇有力，善用鐵槍，重三十斤。

潁州與淮西爲鄰境，數爲秦宗權所攻，力戰拒之，宗權悉陷河南諸州，獨敬蕘不可下，由是潁旁諸州民，皆保敬蕘避賊。是時，所在殘破，獨潁州戶二萬。

梁太祖攻淮南，道過潁州，敬蕘供饋梁兵甚厚，太祖大喜，表敬蕘沿淮指揮使。其後梁兵攻吳，龐師古死清口，敗兵亡歸，過潁，大雪，士卒飢凍，敬蕘乃沿淮積薪爲作糜粥饋之，亡卒多賴以全活，太祖表敬蕘武寧軍留後，遂拜節度使。

天祐三年，爲左衛上將軍。太祖卽位，敬蕘以疾致仕，後卒于家。

蔣殷

蔣殷，幼爲王重盈養子，冒姓王氏。梁太祖取河中，以王氏舊恩錄其子孫，表殷牙將，太祖尤愛之。

唐遷洛陽，殷爲宣徽北院使。太祖已下襄陽，轉攻淮南，還屯正陽，哀帝遣殷勞軍。是時，哀帝方卜郊，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，因譖之太祖，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，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謀興復，太祖大怒，哀帝爲改卜郊。是時，太祖將有篡弒之謀，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爲玄暉等言：「梁王禪位後，願全唐家子母。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，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、柳璨等，遣殷弒太后於積善宮。哀帝下詔，慚愧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，乃卒不郊。庶人友珪與殷善，友珪弒太祖自立，拜殷武寧軍節度使。末帝卽位，以福王友璋代殷，殷不受代。王瓚亦王氏子，懼爲殷所累，乃言殷非王氏子，本姓蔣。末帝詔削官爵，還其姓，遣牛存節討之，殷舉族自燔死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陰遣敬翔至洛 本卷李振傳云：「太祖之弑昭宗也，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、氏叔琮謀之。」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、新唐書卷二二三下蔣玄暉傳略同。是至洛者乃李振，此作敬翔疑誤。

〔二〕惟最 南監、汪、殿、汲、蜀、劉校本同，貴池、南昌、鄂本作「惟最」。薛史卷一五孫德昭傳（百衲本）作「惟政」。

〔三〕孫承誨 「孫」，薛史卷一五孫德昭傳同，新唐書卷一〇及舊唐書卷二〇上昭宗紀、通鑑卷二六二均作「周」。

〔四〕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 薛史卷一五孫德昭傳略同。惟按新唐書卷二〇八劉季述傳云：「待旦，仲先乘肩輿造朝，德昭等劫之，斬東宮門外。」通鑑卷二六二亦云「王仲先入朝，至安福門，孫德昭擒斬之」。則德昭所斬乃王仲先，非劉季述。未知孰是。

新五代史卷四十四

雜傳第三十二

劉知俊

劉知俊字希賢，徐州沛人也。少事時溥，溥與梁相攻，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，太祖以爲左開道指揮使。

知俊姿貌雄傑，能被甲上馬，輪劍入敵，勇出諸將。當是時，劉開道名重軍中。歷海、懷、鄭三州刺史，從破青州，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。

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，屯于美原。是時，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，知俊不俟命，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，斬馘二萬，獲馬三千匹，執其偏裨百人。

李思安爲夾城攻潞州，久不下，太祖罷思安，拜知俊行營招討使，未至潞，夾城已破，徙西路行營招討使，敗邠、岐兵於幕谷。是時，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，太祖遣知俊會萬興，

攻下丹、延、鄜、坊四州，加檢校太尉兼侍中，封大彭郡王。知俊功益高，太祖性多猜忌，屢殺諸將，王重師無罪見殺，知俊益懼，不自安。太祖已下鄜、坊，遣知俊復攻邠州，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。

太祖幸河中，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。其弟知浣爲親軍指揮使，間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。知俊遂叛，臣於李茂貞，以兵攻雍、華，執劉捍送于鳳翔。太祖使人謂知俊曰：「朕待卿至矣，何相負邪？」知俊報曰：「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，臣非背德，但畏死爾！」太祖復使語曰：「朕固知卿以此，吾誅重師，乃劉捍誤我，致卿至此，吾豈不恨之邪？今捍已死，未能塞責。」知俊不報，以兵斷潼關。

太祖遣劉鄩、牛存節攻知俊，知俊遂奔于茂貞。茂貞地狹，無以處之，使之西攻靈武。韓遜告急，太祖遣康懷英、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。知俊大敗懷英於昇平，殺梁將許從實。茂貞大喜，以知俊爲涇州節度使，使攻興元，取興、鳳，圍西縣。

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，以事間之，茂貞奪其軍。知俊乃奔于蜀，王建以爲武信軍節度使，使返攻茂貞，取秦、鳳、階、成四州。建雖待知俊甚厚，然亦陰忌其材，嘗謂左右曰：「吾老矣，吾且死，知俊非爾輩所能制，不如早圖之！」而蜀人亦共嫉之。知俊爲人色黑，而其生歲在丑。建之諸子，皆以「宗」、「承」爲名，乃於里巷構爲謠言曰：「黑牛出圈，縷繩

斷。建益惡之，遂見殺。

丁會

丁會字道隱，壽州壽春人也。少工挽喪之歌，尤能悽愴其聲以自喜。後去爲盜，與梁太祖俱從黃巢。梁太祖鎮宣武，以爲宣武都押衙。

光啓四年，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，逐李罕之，罕之召晉兵圍河陽，全義告急。是時，梁軍在魏，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。會等行至河陰，謀曰：「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，以吾兵少而來遠，且不虞吾之速至也。出其不意，掩其不備者，兵家之勝策也。」乃渡九鼎，直趨河陽，戰于沈水，罕之大敗，河陽圍解。

大順元年，梁軍擊魏，會及葛從周破黎陽、臨河，遂敗羅弘信于內黃。梁軍攻時溥於徐州，遣會別攻宿州，刺史張筠閉城距守，會堰汴水浸其東，城壞，筠降。兗州朱瑾以兵萬餘擊單父，會及瑾戰于金鄉，大敗之。

光化二年，李罕之叛晉，以潞州降梁。會自河陽攻晉澤州，下之。乃以會爲昭義軍留後，會畏梁太祖雄猜，常稱疾者累年。

天復元年，太祖復起會爲昭義軍節度使。昭宗遇弒，會與三軍縞素發哀。梁軍攻燕滄州，燕王守光乞師于晉，晉人爲攻潞州，會乃降晉。晉王以會歸于太原，賜以甲第，位在諸將上。

莊宗立，以會爲都招討使。天祐七年，以疾卒于太原。唐興，追贈太師。

賀德倫

賀德倫，河西人也。少爲滑州牙將。梁太祖兼領宣義，德倫從太祖征伐，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。

貞明元年，魏州楊師厚卒，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，乃分相、澶、衛三州建昭德軍，以張筠爲節度使；魏、博、貝三州仍爲天雄軍，以德倫爲節度使。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，聲言攻鎮定，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，屯金波亭以虞變；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。租庸使遣孔目吏閱魏兵籍，檢校府庫。德倫促牙兵上道，牙兵親戚相訣別，哭聲盈塗。効節軍將張彥謀於其衆曰：「朝廷以我軍府疆盛，設法殘破之。況我六州舊爲藩府，未嘗遠出河門，一旦離親戚，去鄉里，生不如死。」乃相與夜攻金波亭，彥章走出。遲明，魏兵攻牙城，殺五百餘人，執

德倫致之樓上，縱兵大掠。

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，許以刺史。彥謂異曰：「爲我報皇帝，三軍不負朝廷，朝廷負三軍，割隸無名，所以亂耳。但以六州還魏，而詔劉鄩反兵，皇帝可以高枕。」異還，言彥狂蹶不足畏，宜促鄩兵擊之。末帝使人諭彥，以制置已定，不可復易。使者三反，彥怒曰：「傭保兒敢如是邪！」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頴曰：「爲我作奏，若復依違，則渡河虜之耳！」末帝優詔答之，言：「王鎔死，鎮人請降，遣鄩以兵定鎮州，非有佗也，若魏不便之，卽召鄩還。」戒彥勿爲朝廷生事。

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，嘗帶招討使，逼德倫論列之，末帝不許，諭以詔書，彥裂詔書抵于地，曰：「愚主聽人穿鼻，難與共事矣！」乃迫德倫降晉，德倫惶恐曰：「惟將軍命。」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莊宗。

莊宗入魏，德倫以彥逼己，遣人陰訴於莊宗，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。徙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。行至太原，監軍張承業留之。王檀攻太原，德倫麾下多奔檀，承業懼德倫爲變，殺之。

閻寶

閻寶字瓊美，鄆州人也。少爲朱瑾牙將，瑾走淮南，寶降於梁。梁太祖時，爲諸軍都虞候，常從諸將征伐，未嘗獨立戰功。至末帝時，以寶爲保義軍節度使。

貞明元年〔三〕，賀德倫以魏博降晉，晉軍攻下洛、磁、相、衛，移兵圍邢州。末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，溫至內黃，遇晉軍，乃降晉。晉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，寶遂降晉。晉王拜寶檢校太尉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領天平軍節度使、東南面招討使，位在諸將上。

梁、晉戰胡柳，晉軍敗。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，寶曰：「夫決勝料勢，決戰料情，情勢旣得，斷在不疑。今梁兵窘蹙，其勢可破；勝而驕怠，其情可知。此不可失之時也。」莊宗謝曰：「微公，幾敗吾事。」乃整軍復戰，遂敗梁兵。

十八年，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，以寶爲招討使。明年三月，寶戰敗，退保趙州。慚憤發疽卒，追贈太師。晉天福中，追封太原王。

康延孝

康延孝，代北人也。爲太原軍卒，有罪亡命于梁。末帝遣段凝軍于河上，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。延孝見梁末帝任用羣小，知其必亡，乃以百騎奔于唐。見莊宗于朝城，莊宗解御衣、金帶以賜之。拜延孝博州刺史、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。

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，延孝具言：「末帝懦弱。趙巖婿也，張漢傑婦家，皆用事。段凝姦邪，以入金多爲大將，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。王彥章，驍將也，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。小人進任，而忠臣勇士皆見疎斥，此其必亡之勢也。」莊宗又問梁計如何，曰：「臣在梁時，竊聞其議：期以仲冬大舉，遣董璋以陝虢、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；霍彥威以關西、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；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；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。」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，喜，及聞其大舉也，懼，曰：「其將何以禦之？」延孝曰：「梁兵雖衆，分則無餘。臣請待其既分，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，出其不意，擣其空虛，不旬日，天下定矣。」莊宗甚壯其言。後董璋等雖不出兵，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，京師無備，莊宗卒用延孝策，自鄆入汴，凡八日而滅梁。以功拜鄭州防禦使，賜姓名曰李紹琛。二年，遷保義軍節度使。

三年，征蜀，以延孝爲先鋒排陣斬斫使，破鳳州，取固鎮，降興州。與王衍戰三泉，衍敗走，斷吉柏江浮橋，延孝造舟以渡，進取綿州。衍復斷綿江浮橋。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：「吾遠軍千里，入人之國，利在速戰。乘衍破膽之時，但得百騎過鹿頭關，彼將迎降不暇。若修繕橋梁，必留數日，使衍得閉關爲備，則勝負未可知也。」因與嚴乘馬浮江，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，遂入鹿頭關，下漢州，居三日，後軍始至。衍弟宗弼果以蜀降。延孝屯漢州，以俟魏王繼岌。

蜀平，延孝功爲多。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，然特見重於郭崇韜。崇韜有軍事，獨召璋與計議，而不問延孝，延孝大怒，責璋曰：「吾有平蜀之功，公等僕隸相從，反俛首郭公之門，吾爲都將，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？」璋訴于崇韜，崇韜解璋軍職，表爲東川節度使，延孝愈怒曰：「吾冒白刃，犯險阻，以定兩川，璋有何功而得旄節！」因見崇韜言其不可。崇韜曰：「紹琛反邪？敢違吾節度！」延孝懼而退。明年崇韜死，延孝謂璋曰：「公復俛首何門邪？」璋求哀以免。

繼岌班師，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，行至武連，聞朱友謙無罪見殺。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，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卽誅之。繼岌不遣延孝，而遣董璋，延孝已自疑，及璋過延孝軍，又不謁，延孝大怒，謂其下曰：「南平梁，西取蜀，其謀盡出於郭公；而汗馬之勞，攻城破敵

者我也。今郭公已死，我豈得存？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，友謙之禍次及我矣！」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，知友謙被族，皆號哭訴于軍門曰：「朱公無罪，二百口被誅，舊將往往從死，我等死必矣！」延孝遂擁其衆自劍州返入蜀，自稱西川節度、三川制置等使。馳檄蜀人，數日之間，衆至五萬。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，及于漢州，會孟知祥夾攻之，延孝戰敗，被擒，載以檻車。

圜置酒軍中，引檻車至坐上，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：「公自梁朝脫身歸命，遂擁節旄。今平蜀之功，何患富貴，而入此檻車邪？」延孝曰：「郭崇韜佐命之臣，功在第一，兵不血刃而取兩川，一旦無罪，闔門受戮。顧如延孝，何保首領，以此不敢歸朝耳！」任圜東還，延孝檻車至鳳翔，莊宗遣宦者殺之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爲名 「諸子」，薛史卷一三劉知俊傳作「子孫」。考太平廣記卷一六三竹籬條載：劉知俊流入蜀，蜀人謠曰：「黑牛無繫絆，纓繩一時斷。」王建聞之懼，曰：「黑牛者，劉之小字，纓繩者，吾子孫之名也。蓋前輩連宗字，後輩連承字爲名，纓繩與宗承音同。吾老矣，得不爲子孫之患乎！」又十國春秋卷三九王承檢傳云：「王承檢事高祖，賜姓名與諸孫齒。」是王建諸

子皆以「宗」爲名，諸孫皆以「承」爲名。此「諸子」當從薛史作「子孫」。

〔三〕貞明元年「元」，各本原作「三」。按魏博降晉，本卷賀德倫傳、薛史卷八梁末帝紀、卷二一賀德倫傳及通鑑卷二六九均繫於貞明元年，據改。

新五代史卷四十五

雜傳第三十三

張全義

張全義字國維，濮州臨濮人也。少以田家子役于縣，縣令數困辱之，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。巢陷長安，以全義爲吏部尙書、水運使。巢賊敗，去事諸葛爽于河陽。爽死，事其子仲方。

仲方爲孫儒所逐，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、洛陽以附于梁，二人相得甚歡。然罕之性貪暴，日以寇鈔爲事。全義勤儉，御軍有法，督民耕殖。以故，罕之常乏食，而全義常有餘。罕之仰給全義，全義不能給，二人因有隙。

罕之出兵攻晉、絳，全義襲取河陽，罕之奔晉，晉遣兵助罕之，圍全義甚急。全義乞兵于梁，梁遣牛存節、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，擊敗罕之於沈水，晉軍解去。梁以丁會守

河陽，全義還爲河南尹。全義德梁出己，由是盡心焉。

是時，河南遭巢、儒兵火之後，城邑殘破，戶不滿百，全義披荆棘，勸耕殖，躬載酒食，勞民畎畝之間，築南、北二城以居之。數年，人物完盛，民甚賴之。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，繕理宮闕、府廨、倉庫，皆全義之力也。

全義初名言，唐昭宗賜名全義。唐亡，全義事梁，又請改名，太祖賜名宗爽。太祖猜忌，晚年尤甚，全義奉事益謹，卒以自免。

自梁與晉戰河北，兵數敗亡，全義輒蒐卒伍鎧馬，月獻之以補其缺。太祖兵敗舊縣，道病，還洛，幸全義會節園避暑，留旬日，全義妻女皆迫淫之。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，欲劓刃太祖，全義止之曰：「吾爲李罕之兵圍河陽，啖木屑以爲食，惟有一馬，欲殺以餉軍，死在朝夕，而梁兵出之，得至今日，此恩不可忘也。」繼祚乃止。

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，太祖召全義，其意不測。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，遽入見，厲聲曰：「宗爽，種田叟爾！守河南三十年，開荒斷土，拮拾財賦，助陛下創業，今年齒衰朽，已無能爲，而陛下疑之，何也？」太祖笑曰：「我無惡心，嫗勿多言。」

全義事梁，累拜中書令，食邑至萬三千戶，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節度使、判六軍諸衛事、天下兵馬副元帥，封魏王。

初，全義爲李罕之所敗，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，晉王給以田宅，待之甚厚，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。及梁亡，莊宗入汴，全義自洛來朝，泥首待罪，莊宗勞之曰：「卿家弟姪，幸復相見。」全義俯伏感涕。年老不能進趨，遣人掖扶而登，宴犒盡歡，命皇子繼岌、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。全義因去梁所賜名，請復其故名。而全義猶不自安，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。

初，梁末帝幸洛陽，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，其儀仗法物猶在，全義因請幸洛陽，白南郊儀物已具。莊宗大悅，加拜全義太師、尙書令。明年十一月，莊宗幸洛陽，南郊而禮物不具，因改用來年二月，然不以前語責全義。以皇后故，待之愈厚，數幸其第，命皇后拜全義爲父，改封齊王。

初，莊宗滅梁，欲掘梁太祖墓，斲棺戮尸。全義以謂梁雖仇敵，今已屠滅其家，足以報怨，剖棺之戮，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。莊宗以爲然，鏟去墓闕而已。

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，德裕孫延古，因託全義復求之。監軍忿然曰：「自黃巢亂後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，豈獨平泉一石哉！」全義嘗在巢賊中，以爲譏已，因大怒，奏答殺監軍者，天下冤之。其聽訟，以先訴者爲直，民頗以爲苦。

同光四年，趙在禮反於魏，元行欽討賊無功，莊宗欲自將討之，大臣皆諫以爲不可，因

言明宗可將。是時，郭崇韜、朱友謙皆已見殺，明宗自鎮州來朝，處之私第，莊宗疑之，不欲遣也。羣臣固請，不從；最後全義力以爲言，莊宗乃從。已而明宗至魏果反，全義以憂卒，年七十五，謚曰忠肅。

子繼祚，官至上將軍。晉高祖時，與張從賓反於河陽，當族誅。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珙嘗事全義有恩，乞全活之，不許，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。

朱友謙

朱友謙字德光，許州人也。初名簡，以卒隸澠池鎮，有罪亡去，爲盜石壕、三鄉之間，商旅行路皆苦之。久之，去爲陝州軍校。

陝州節度使王珙，爲人嚴酷，與其弟珂爭河中，戰敗，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，共殺珙，附于梁，太祖表璠代珙。璠立，友謙復以兵攻之，璠得逃去，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璠。

梁兵西攻李茂貞，太祖往來過陝，友謙奉事尤謹，因請曰：「僕本無功，而富貴至此，元帥之力也！且幸同姓，願更名以齒諸子。」太祖益憐之，乃更其名友謙，錄以爲子。太祖卽位，徙鎮河中，累遷中書令，封冀王。

太祖遇弒，友珪立，加友謙侍中，友謙雖受命，而心常不平。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，友謙不行，乃附于晉。友珪遣招討使韓勅將康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。晉王出澤、潞以救之，遇懷英于解縣，大敗之，追至白逕嶺，夜秉炬擊之，懷英又敗，梁兵乃解去。友謙醉寢晉王帳中，晉王視之，顧左右曰：「冀王雖甚貴，然恨其臂短耳！」

末帝卽位，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。貞明六年，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，逐節度使程全暉，因求兼鎮。末帝初不許，已而許之，制命未至，友謙復叛，始絕梁而附晉矣。末帝遣劉鄩等討之，鄩爲李存審所敗。晉封友謙西平王，加守太尉，以其子令德爲同州節度使。

莊宗滅梁入洛，友謙來朝，賜姓名曰李繼麟，賜予鉅萬。明年，加守太師、尙書令，賜鐵券恕死罪。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，令錫忠武軍節度使，諸子及其將校爲刺史者十餘人，恩寵之盛，時無與比。

是時，宦官、伶人用事，多求賂于友謙，友謙不能給而辭焉，宦官、伶人皆怒。唐兵伐蜀，友謙閱其精兵，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。及郭崇韜見殺，伶人景進言：「唐兵初出時，友謙以爲討己，閱兵自備。」又言：「與崇韜謀反。」且曰：「崇韜所以反于蜀者，以友謙爲內應。友謙見崇韜死，謀與存父爲郭氏報冤。」莊宗初疑其事，羣伶、宦官日夜以爲言。友謙聞之大

恐，將入朝以自明，將吏皆勸其毋行。友謙曰：「郭公有大功於國，而以讒死，我不自明，誰爲我言者！」乃單車入朝。景進使人詐爲變書，告友謙反。莊宗惑之，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，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，驅友謙出徽安門外，殺之，復其姓名。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遂州，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，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。魯奇至其家，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：「朱氏宗族當死，願無濫及平人。」乃別其婢僕百人，以其族百口就刑。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：「此皇帝所賜也，不知爲何語！」魯奇亦爲之慚。

友謙死，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謙族誅，天下冤之。

袁象先

袁象先，宋州下邑人，唐南陽王恕己之後也。父敬初，梁太府卿、駙馬都尉，尙太祖妹，是爲萬安大長公主。象先以梁甥爲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，歷宿、洛、陳三州刺史。太祖卽位，累遷左龍武統軍、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。

太祖遇弒，友珪立。末帝留守東都，以大事謀於趙巖，巖曰：「此事如反掌耳，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，則事可成。」末帝卽遣人之魏州，以謀告楊師厚，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

洛陽與象先謀，象先許諾。是時，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，以其軍作亂，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，其餘兵奔散，捕之甚急。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：「上以重遇故，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。」乃僞爲友珪詔書示之，龍驤軍恐懼，不知所爲，因告之曰：「友珪弑父與君，天下之賊也！爾能趨洛陽擒之，以其首祭先帝，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。」軍士踴躍曰：「王言是也。」末帝即馳奏，言：「龍驤軍反。」象先聞之，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，友珪死。末帝即位，拜象先鎮南軍節度使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開封尹、判在京馬步軍諸軍事。貞明四年，爲平盧軍節度使，徙鎮宣武。

象先爲梁將，未嘗有戰功，徒以甥故掌親軍。及誅友珪，有功於末帝。在宋州十餘年，誅斂其民，積貨千萬。莊宗滅梁，象先來朝洛陽，輦其資數十萬，賂唐將相、伶官、宦者及劉皇后等，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爲人。莊宗待之甚厚，賜姓名爲李紹安，改宣武軍爲歸德軍，曰：「歸德之名，爲卿設也。」遣之還鎮。是歲卒，年六十，贈太師。

象先二子，正辭官至刺史，義周世宗時爲橫海軍節度使。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千萬，邸舍四千間，其卒也，不以分諸子，而悉與正辭。正辭初以父任爲飛龍副使。唐廢帝時，獻錢五萬緡，領衢州刺史。晉高祖入立，復獻五萬緡，求爲眞刺史。拜雄州刺史，州在靈武之西，吐蕃界中。正辭憚，不欲行，復獻錢數萬，乃得免。正辭不勝其忿，以衣帶自經，

其家人救之而止。出帝時，又獻錢三萬緡、銀萬兩，出帝憐之，欲與一內郡，未及而卒。

正辭積錢盈室，室中嘗有聲如牛，人以為妖，勸其散積以禳之。正辭曰：「吾聞物之有聲，求其同類爾，宜益以錢，聲必止。」聞者傳以為笑。

朱漢賓

朱漢賓字績臣，亳州譙人也。其父元禮為軍校，從梁軍戰，歿于清口。漢賓為人，有膽力，梁太祖以其父死戰，憐之，以為養子。

是時，梁方東攻兗、鄆，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，黥雙鴈于其頰，號「鴈子都」。太祖聞之，乃更選勇士數百人，號「落鴈都」，以漢賓為指揮使。及漢賓貴，人猶以為「朱落鴈」。漢賓事梁為天威軍使，歷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、安遠軍節度使。

莊宗滅梁，罷漢賓為右龍武統軍，待之頗薄。後莊宗因出遊幸其第，漢賓妻有色而惠，因侍左右，進酒食，奏歌舞，莊宗懽甚，留至夜漏二更而去，漢賓自此有寵。

初，漢賓在梁也，與朱友謙俱為太祖養子，而友謙年長，漢賓以兄事之。其後梁亡，漢賓數寓書友謙，友謙不答，漢賓銜之。其後友謙見族，人皆以為漢賓有力。

明宗入立，以漢賓爲莊宗所厚，惡之，以爲右衛上將軍。安重誨用事，漢賓依附之，相爲婚姻，由是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。重誨死，漢賓罷爲上將軍，遂以太子少保致仕。

漢賓爲將，未嘗有戰功，而臨政能守法，好施惠，人頗愛之。清泰二年卒，年六十四。晉高祖時，贈太子少傅，謚曰貞惠。

段凝

段凝，開封人也。初名明遠，後更名凝。爲澠池主簿。其父事梁太祖，以事坐徙。後凝棄官，亦事太祖，爲軍巡使。又以其妹內太祖，妹有色，後爲美人。

凝爲人儉巧，善窺迎人意，又以妹故，太祖漸親信之，常使監諸軍。爲懷州刺史，梁太祖北征，過懷州，凝獻饋甚豐，太祖大悅。過相州，相州刺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，比凝爲薄，太祖怒，思安因以得罪死。遷凝鄭州刺史，使監兵於河上。李振亟請罷之，太祖曰：「凝未有罪。」振曰：「待其有罪，則社稷亡矣！」然終不罷也。

莊宗已下魏博，與梁相距河上。梁以王彥章爲招討使，凝爲副。是時，末帝昏亂，小人趙巖、張漢傑等用事，凝依附巖等爲姦。彥章爲招討使，三日，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。而

凝與彥章各自上其功，嚴等從中匿彥章功狀，悉歸其功於凝。凝因納金嚴等，求代彥章，末帝惑嚴等言，卒以凝爲招討使，軍于王村。

是時，唐已下鄆州，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，以隔絕唐軍，號「護駕水」。莊宗自鄆趨汴，汴兵悉已屬凝，京師無備，乃遣張漢倫馳駟召凝于河上，漢倫中道墜馬，傷不能進。已而梁亡，凝率精兵五萬降唐，莊宗賜以錦袍、御馬。明日，凝奏：「故梁姦人趙巖、張漢傑等十餘人，侮弄權柄，殘害生靈，請皆族之。」凝出入唐朝無媿色，見唐將相若倡優，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，以求恩寵。莊宗甚親愛之，賜姓名曰李紹欽，以爲泰寧軍節度使。居月餘，用庫錢數十萬，有司請責其償，莊宗釋之。郭崇韜固請，以爲不可，莊宗怒曰：「朕爲卿所制，都不自由！」終釋之。

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丹，凝軍瓦橋關，以諂事紹宏，紹宏數薦凝可大用，郭崇韜每以爲不可。遷武勝軍節度使。趙在禮反，紹宏請以凝招討，莊宗使凝條奏方略，凝所請偏裨，皆其故黨，莊宗疑之，乃止。明宗卽位，勒歸田里。明年，長流遼州，賜死。

劉玘

劉玘，汴州雍丘人也，世爲宣武軍牙將。梁太祖鎮宣武，玘以軍卒補隊長，稍以戰功遷牙將，爲襄州都指揮使。

山南節度使王班爲亂軍所殺，亂軍推玘爲留後，玘僞許之，明日饗士于庭，伏甲幕中，酒半，擒爲亂者殺之。會梁遣陳暉兵亦至，襄州平，以功拜復州刺史，徙亳、安二州。

末帝時，爲晉州觀察留後，凡八年，日與晉人交戰。莊宗滅梁，玘來朝，莊宗勞之曰：「劉侯亡恙，爾居晉陽之南鄙久矣，不早相聞，今日見訪，不其晚邪？」玘頓首謝罪，遣還鎮，遂以爲節度使，徙鎮安遠。天成元年，以史敬鎔代之，玘還京師，未至，拜武勝軍節度使，以疾卒于道中，贈侍中。

周知裕

周知裕字好問，幽州人也。爲劉仁恭騎將，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，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。守光又攻殺守文，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。守光又殺延祚，以其子繼威代之。萬進殺繼威，與知裕俱奔于梁。

梁太祖得知裕喜甚，爲置歸化軍，以知裕爲指揮使，凡與晉戰所得，及兵背晉而歸梁

者，皆以隸知裕。梁、晉相拒河上十餘年，其摧堅陷陣，歸化一軍爲最，然知裕位不過刺史。

莊宗入汴，知裕與段凝軍河上，聞梁已亡，欲自殺，爲賓客故人止之，乃降唐。莊宗尤寵待之，諸將嫉其寵，因獵射之，知裕走以免。莊宗爲殺射者，以知裕爲房州刺史。明宗時，歷絳、淄二州刺史，遷宿州團練使、安州留後。所居皆有善政。安州近淮，俗惡病者，父母有疾，置之佗室，以竹竿繫飲食委之，至死不近。知裕深患之，加以教道，由是稍革。罷爲右神武統軍。應順中卒，贈太傅。

陸思鐸

陸思鐸，澶州臨黃人也。少事梁爲宣武軍卒，以善射知名。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，領恩州刺史。

梁、晉相拒河上，思鐸鏤其姓名於箭筈以射晉軍，而矢中莊宗馬鞍，莊宗拔矢，見思鐸姓名，奇之。其後滅梁，思鐸謁見，莊宗出其矢以示之，思鐸伏地請死，莊宗慰而起之，拜龍武右廂都指揮使。

晉高祖時，爲陳、蔡二州刺史。卒年五十四。思鐸在陳州，有善政，臨終戒其子曰：「陳人愛我，我死則葬焉。」遂葬于陳州。

校勘記

〔二〕明年十一月 按通鑑卷二七二載：同光元年十一月戊申，張全義請幸洛陽，甲子，唐莊宗發大梁；十二月庚午，至洛陽。薛史卷三〇唐莊宗紀記離汴至洛年月日與通鑑合。「明年」二字疑衍。

〔三〕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千萬 「千」，他本均作「十」。

新五代史卷四十六

雜傳第三十四

趙在禮

趙在禮字幹臣，涿州人也。少事劉仁恭爲軍校，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。其後守文爲其弟守光所殺，在禮乃奔于晉。莊宗時，爲効節指揮使，將魏兵戍瓦橋關。還至貝州，軍士皇甫暉作亂，推其將楊仁晟爲首，仁晟不從，殺之；又推一小校，小校不從，又殺之；乃攜二首詣在禮。在禮聞亂，衣不及帶，方踰垣而走，暉曳其足而下之，環以白刃，示之二首，曰：「不從我者如此首！」在禮從之，遂反。

在禮自貝州還攻魏，縱軍大掠。是時，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，聞在禮至，呼吏草奏，吏已奔散，正言猶不知，方據案大怒，左右告曰：「賊已市中殺人，吏民皆走，欲誰呼邪？」正言大驚曰：「吾初不知此。」卽索馬將去，廐吏曰：「公妻子爲虜矣，安得馬乎？」正言惶恐，步

出府門，見在禮，望而下拜，在禮呼正言曰：「公何自屈之甚邪！此軍士之情，非予志也。」在禮卽自稱兵馬留後。

莊宗遣元行欽討之，行欽攻魏不克，乃遣明宗代行欽。明宗至鄴，軍變，因入城與在禮合。明宗兵反嚮京師，在禮留于魏。明宗卽位，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，在禮不受命，遂拜鄴都留守、興唐尹。久之，皇甫暉等皆去，在禮獨在魏，患魏軍之驕，懼及禍，乃求徙鎮橫海。歷鎮泰寧、匡國、天平、忠武、武寧、歸德、晉昌，所至邸店羅列，積貲巨萬。

晉出帝時，以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，以擊契丹，未嘗有戰功。在禮在宋州，人尤苦之；已而罷去，宋人喜而相謂曰：「眼中拔釘，豈不樂哉！」既而復受詔居職，乃籍管內，口率錢一千，自號「拔釘錢」。

晉亡，契丹入汴，在禮自宋馳至洛陽，遇契丹拽刺等，拜於馬首，拽刺等兵共侵辱之，誅責貨財，在禮不勝其憤。行至鄭州，聞晉大臣多爲契丹所鎖，中夜惶惑，解衣帶就馬櫪自經而卒，年六十二。漢高祖立，贈中書令。

霍彥威

霍彥威字子重，洛州曲周人也。少遭兵亂，梁將霍存掠得之，愛其雋爽，養以爲子。嘗從存戰，中矢，眇其一目。後事梁太祖，太祖亦愛之，稍遷左龍驤軍使、右監門衛上將軍。預誅友珪，以功拜洛州刺史，遷邠寧節度使。

李茂貞遣梁叛將劉知俊攻邠州，彥威固守踰年，每獲知俊兵，必縱還之，知俊德之，後不復攻。徙鎮義成，又徙天平，兼北面行營招討使，與晉軍相持河上，彥威屢敗，降爲陝州留後。

莊宗滅梁，彥威自陝來朝，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，彥威與梁將段凝、袁象先等皆在。莊宗酒酣，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：「此皆前日之勍敵，今侍吾飲，乃卿功也。」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，莊宗勞之曰：「吾與總管戲爾，卿無畏也。」賜姓名曰李紹眞。明年，徙鎮武寧，從明宗擊契丹，明宗愛其爲人，甚親厚之。

其後，趙在禮反，彥威別討趙太於邠州，破之，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。明宗軍變，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衆殺將校，縱火焚營譟呼，明宗叱之曰：「自吾爲帥十有餘年，何負爾輩！今賊城破在旦夕，乃爾輩立功名、取富貴之時。況爾天子親軍，返効賊邪！」軍士對曰：「城中之人何罪，戍卒思歸而不得耳！天子不垂原宥，志在勦除。且聞破魏之後，欲盡坑魏博諸軍，某等初無叛心，直畏死耳！今宜與城中合勢，擊退諸鎮之兵，請天子帝河南，令公鎮河

北。明宗涕泣諭之，亂兵環列而呼曰：「令公不欲帝河北，則佗人有之，我輩狼虎，豈識尊卑！」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，乃擁兵入城，與在禮合，彥威獨不入。明宗入城，與在禮置酒大會，而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，皆潰去，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。居二日，明宗復出，得彥威兵，乃之魏縣，謀欲還鎮州，彥威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。

莊宗崩，彥威從明宗入洛陽，首率羣臣勸進，內外機事，皆決彥威。彥威素與段凝、溫韜有隙，因擅捕凝、韜下獄，將殺之，安重誨曰：「凝、韜之惡，天下所知，然主上方平內難，以恩信示人，豈公報仇之時？」彥威乃止。明宗卽位，乃赦凝、韜，放歸田里，已而卒賜死。

彥威徙鎮平盧。朱守殷反，伏誅，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爲賀，明宗賜兩箭以報之。夷狄之法，起兵令衆，以傳箭爲號令，然非下得施於上也。明宗本出夷狄，而彥威武人，君臣皆不知禮，動多此類。然彥威客有淳于晏者，登州人也，少舉明經及第，遭世亂，依彥威，自彥威爲偏裨時已從之。彥威嘗戰敗脫身走，麾下兵無從者，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榛棘間，以免。彥威高其義，所歷方鎮，常辟以自從，至其家事無大小，皆決於晏，彥威以故得少過失。當時諸鎮辟召寮屬，皆以晏爲法。

天成三年冬，彥威卒于鎮。是時，明宗方獵于近郊，青州馳騎奏彥威卒，明宗涕泣還宮，輟朝，仍終其月不舉樂，贈彥威太師，謚曰忠武。

房知溫

房知溫字伯玉，兗州瑕丘人也。少以勇力爲赤甲都官健，後隸魏州馬鬪軍，稍遷親隨軍指揮使。莊宗取魏博，得知溫，賜姓李氏，名曰紹英，以爲澶州刺史，歷曹、貝二州刺史，戍瓦橋關。

明宗自魏反兵南向，知溫首馳赴之。天成元年，拜泰寧軍節度使。明年，爲北面招討使，屯于盧臺。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鎮，其戍卒効節軍將龍陞等攻震殺之。効節，魏州軍也。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，楊師厚爲節度使，復置銀槍効節軍。當梁末帝時，師厚幾爲梁患。師厚卒，以賀德倫代之。末帝患魏軍彊難制，與趙巖等謀分相，魏爲兩鎮，魏軍由此作亂，劫德倫叛梁而降晉，梁遂失河北。莊宗自得魏兵，與梁戰河上，數有功，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。及梁亡，魏軍雖數賜與，而驕縱無厭，常懷怨望。皇甫暉之亂，劫趙在禮入魏，皆此軍也。明宗入立，在禮鎮天雄軍，以魏軍素驕，常懼禍，不皇居，陰遣人訴于明宗，求解去。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，而遣魏効節九指揮北戍盧臺。軍發之日，不給兵甲，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，軍士頗自疑惑。明年，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，而知溫意尤不樂。盧

臺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，震初至，與知溫會東寨，方博，効節軍亂，噪于門外，知溫卽乘馬而出。亂軍擊殺震，執轡留知溫，知溫給曰：「騎兵皆在西寨，今獨步軍，恐無能爲也。」知溫卽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，以騎軍盡殺亂者。明宗下詔，悉誅其家屬于魏州，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，驅至漳水上殺之，漳水爲之變色。魏之驕兵，於是而盡。明宗知變自知溫起，釋而不問，徙鎮武寧，加兼侍中，歷鎮天平、平盧。

初，明宗爲北面招討使，而知溫爲副使，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溫甚謹，後因杯酒失意。及廢帝起兵鳳翔，愍帝出奔，知溫乘間有窺覲之意，謂其司馬李冲曰：「吾有錢數屋，養兵數千，因時建義，功必有成。」冲曰：「今天子孱弱，上下離心，潞王兵威甚盛，事未可知，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。」及冲至京師，廢帝已入立，冲卽奉表稱賀，還勸知溫入朝，廢帝慰勞之甚厚。知溫還鎮，封東平王。太常上言：「策拜王公，皇帝臨軒遣策。其在外者，正衙命使，而鹵簿、鼓吹、輅車、法物不出都城，考之故事無明文。今北平王德鈞、東平王知溫受封遣策，請下兵部、太常、太僕，給鹵簿、鼓吹、輅車、法物赴本道，禮畢還有司。」

知溫在鎮，常厚斂其民，積貲鉅萬，治第青州南城，出入以聲妓，游嬉不恤政事。天福元年卒于官，贈太尉。

知溫卒後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、絹布三萬匹、金百兩、銀千兩、茶千五百斤、絲十

萬兩，拜沂州刺史。其將吏分其餘貲者，皆爲富家云。

王晏球

王晏球字瑩之，洛陽人也。少遇亂，爲盜所掠，汴州富人杜氏得之，養以爲子，冒姓杜氏。梁太祖鎮宣武，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，號「廳子都」。晏球爲人倜儻有大節，爲廳子都指揮使。太祖卽位，爲右千牛衛將軍。友珪立，龍驤戍卒反，自懷州趣京師，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，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。

末帝卽位，遷龍驤四軍指揮使。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，霸夜作亂，自水門入，縱火大譟，以長竿縛布沃油，仰燒建國門。晏球聞亂，不俟命，率龍驤五百騎擊之，賊勢稍却。末帝登樓見之，呼曰：「此非吾龍驤軍邪！」晏球奏曰：「亂者，李霸一都爾，陛下嚴守宮城，而責臣破賊。」遲明盡殺之，以功拜澶州刺史。

⊙古本作單。

梁、晉軍河上，以晏球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。莊宗入汴，晏球以兵追之，行至封丘，聞末帝已崩，卽解甲降唐，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，拜齊州防禦使，戍瓦橋關。

明宗兵變，自鄴而南，遣人招晏球，晏球從至洛陽，拜歸德軍節度使。定州王都反，以晏球爲招討使，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。都遣人北招契丹，契丹遣秃餒將萬騎救都。晏球聞秃餒等兵且來，留張延朗屯新樂，自逆於望都。而契丹從他道入定州，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，延朗大敗，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，都乘勝追之。晏球先至水次，方坐胡牀指麾，而都衆掩至，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，都衆稍却，而後軍亦至。晏球立高岡，號令諸將皆橐弓矢，用短兵，回顧者斬。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，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，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，都遂大敗，自曲陽至定州，橫尸棄甲六十餘里。都與秃餒入城，不敢復出。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，晏球遇之唐河，追擊至滿城，斬首二千級，獲馬千匹。契丹自中國多故，彊於北方，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，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，未嘗少得志。自晏球擊敗秃餒，又走惕隱，其餘衆奔潰投村落，村落之人以鋤耰白梃所在擊殺之，無復遺類。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，爲趙德鈞擒送京師。明宗下詔責誚契丹。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，求歸惕隱等，辭甚卑遜，輒斬其使以絕之。於是時，中國之威幾於大震，而契丹少衰伏矣，自晏球始也。

晏球攻定州，久不克，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，晏球以謂未可急攻。其偏將朱弘昭、張虔釗等宣言曰：「晏球怯耳！」乃驅兵以進，兵果敗，殺傷三千餘人，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。晏

球乃休養士卒，食其三州之賦，悉以俸祿所入具牛酒，日與諸將高會。久之，都城中食盡，先出其民萬餘人，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，不果，都將馬讓能以城降，都自焚死。

晏球爲將有機略，善撫士卒。其擊禿餒，旣因敗以爲功，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，晏球返，獨不動，卒以持久弊之。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，明年二月始克之，軍中未嘗戮一人。以破都功，拜天平軍節度使。又徙平盧，累官至兼中書令。是歲卒，年六十二，贈太尉。

安重霸

安重霸，雲州人也，初與明宗俱事晉王。重霸得罪奔于梁，又奔于蜀。

重霸爲人狡譎多智，善事人。蜀王建以爲親將。王衍立，少年，宦者王承休用事，重霸深結承休以自託。梁末，蜀取李茂貞秦、成、階三州，重霸勸承休求鎮秦州，衍以承休爲節度使，重霸爲其副使。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州花木獻衍，請衍東遊。唐魏王兵伐蜀，承休大恐，以問重霸，重霸曰：「劍門天下之險，雖有精兵，不可過也。然公受國恩，聞難不可不赴，願與公俱西。」承休素親信之，以爲然。承休整軍將發，秦人送之，帳飲城外。酒罷，承休上道，重霸立承休馬前，辭曰：「秦、隴不可失，願留爲公守。」承休業已上道，無如之何。

唐軍已破蜀，重霸亦以秦、成、階三州降唐，明宗以爲閬州團練使。罷爲左衛大將軍。久之，以爲匡國軍節度使。廢帝時，爲京兆尹、西京留守，徙鎮大同，以病罷還，卒于潞州。

王建立

王建立，遼州榆社人也。唐明宗爲代州刺史，以建立爲虞候將。莊宗嘗遣女奴之代州祭墓，女奴侵擾代人，建立捕而笞之。莊宗怒，欲殺之，明宗爲庇護之以免。明宗自魏反，犯京師，曹皇后、王淑妃皆在常山，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，明宗家屬因得無患，由是明宗益愛之。明宗卽位，以爲成德軍節度副使，已而拜節度使、檢校太尉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協，定州王都有二志，數以書通建立，約爲兄弟，重誨知之以爲言。明宗不欲傷建立，亟召還京師。建立入見，亦多言重誨過失。明宗大怒，欲亟罷重誨，羣臣左右諷解之，乃止。然卒以建立爲右僕射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判三司事。居歲餘，自言不識文字，願解三司，明宗不許。久之，建立稱疾，明宗笑曰：「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。」乃出爲平盧節度使，又徙上黨。建立怏怏不得志，遂求解職，乃以太子少保致仕。

建立數請朝見，不許，乃自詣京師，闌至後樓見明宗，涕泣言已無罪，爲重誨所擯，明宗曰：「汝爲節度使，不作好事，豈獨重誨讒汝邪！」賜以茶藥而遣之。廢帝立，復起爲天平軍節度使。

晉高祖時，徙鎮平盧。天福五年來朝，高祖勞之曰：「三十年前老兄，可毋拜！」賜以肩輿入朝，給二宦者掖而升殿，宴見甚渥。又徙昭義，賜以玉斧、蜀馬。累封韓王。

建立好殺人，其晚節始惑浮圖法，戒殺生，所至人稍安之。卒年七十，贈尙書令。

子守恩，以蔭補，稍遷諸衛將軍。建立已卒，家于潞，守恩自京師得告歸，而契丹滅晉。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，乃以守恩權巡檢使，以守潞州，而從恩入見契丹。從恩既去，守恩因剽劫從恩家貲，以潞州降漢。漢高祖卽位，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，徙鎮靜難、西京留守，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守恩性貪鄙，人甚苦之。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，還過洛陽，守恩以使相自處，肩輿出迎。太祖怒，卽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，而守恩方詣館謁，坐於客次以俟見，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。守恩大驚，不知所爲，遂罷去，奉朝請于京師。

後隱帝殺史弘肇等，召羣臣上殿慰諭之，羣臣恐懼，無敢言者，獨守恩前對曰：「陛下始睡覺矣。」聞者皆縮頸。顯德中，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。

嗚呼！道德仁義，所以爲治，而法制綱紀，亦所以維持之也。自古亂亡之國，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。亂與壞相乘，至蕩然無復綱紀，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，此勢之然也。五代之際是已。若文珂、守恩皆位兼將相，漢大臣也，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，如更戍卒。是時，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，其無君叛上之志，宜未萌于心，而其所爲如此者，何哉？蓋其習爲常事，故特發於喜怒頤指之間，而文珂不敢違，守恩不得拒。太祖既處之不疑，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，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，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，其來也遠，既極而至於此歟！是以善爲天下慮者，不敢忽於微，而常杜其漸也，可不戒哉！

康福

康福，蔚州人也，世爲軍校。福以騎射事晉王爲偏將。莊宗嘗曰：「吾家以羊馬爲生，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，胡宜羊馬。」乃令福牧馬于相州，爲小馬坊使，逾年馬大蕃滋。明宗自魏反，兵過相州，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，明宗軍勢由是益盛。明宗入立，拜飛龍使，領磁州刺史、襄州兵馬都監。從劉訓討荆南，無功而還。

福爲將無佗能，善諸戎語，明宗嘗召入便殿，訪以外事，福輒爲蕃語以對。樞密使安重誨惡之，常戒福曰：「無妄奏事，當斬汝！」福懼，求外任。

靈武韓洙死，其弟澄立，而偏將李從賓作亂。澄表請朝廷命帥，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，爲帥者多遇害，乃拜福涼州刺史，朔方、河西軍節度使。福入見明宗，涕泣言爲重誨所擠。明宗召重誨爲福更佗鎮，重誨曰：「福爲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，其敢有所擇邪！」明宗怒，謂福曰：「重誨遣汝，非吾意也。吾當遣兵護汝，可無憂。」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。行至方渠，而羌夷果出邀福，福以兵擊走之。至青岡峽，遇雪，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，有吐蕃數千帳，不覺福至，福分其兵爲三道，出其不意襲之。吐蕃大駭，棄車帳而走，殺之殆盡，獲其玉璞、綾錦、羊馬甚衆，由是威聲大振。

福居靈武三歲，歲常豐稔，有馬千駟，蕃夷畏服。言事者疑福有異志，重誨亦言福必負朝廷。明宗遣人謂福曰：「我何少汝而欲負我！」福言：「受國恩深，有死無二。」因乞還朝，不許。福章再上，卽隨而至，明宗不之罪，徙鎮彰義。歷靜難、雄武，充西面都部署。

晉高祖時，徙鎮河中，代還，卒于京師，贈太師，諡曰武安。

福世本夷狄，夷狄貴沙陀，故常自言沙陀種也。福嘗有疾臥閣中，寮佐入問疾，見其錦衾，相顧竊戲曰：「錦衾爛兮！」福聞之，怒曰：「我沙陀種也，安得謂我爲奚？」聞者笑之。

郭延魯

郭延魯，沁州綿上人也。父饒，以驍勇事晉，數立軍功，爲沁州刺史者九年，爲政有惠愛，州人思之。

延魯以善禦爲將，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。朱守殷反，從攻汴州，以先登功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，累遷復州刺史。延魯歎曰：「吾先君爲沁州者九年，民到于今思之。吾今幸得爲刺史，其敢忘吾先君之志！」由是益以廉平自勵，民甚賴之。秩滿，州人乞留，不許，皆遮道攀號。天福中，拜單州刺史，卒于官。

當是時，刺史皆以軍功拜，言事者多以爲言，以謂方天下多事，民力困敝之時，不宜以刺史任武夫，恃功縱下，爲害不細。而延魯父子，特以善政著聞焉。

嗚呼，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！上輸兵賦之急，下困剝斂之苛。自莊宗以來，方鎮進獻之事稍作，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。其「添都」、「助國」之物，動以千數計。至於來朝、奉使、買

宴、贖罪，莫不出於進獻。而功臣大將，不幸而死，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，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。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，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！於此之時，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，誠難得而可貴也哉！

校勘記

〔二〕楊仁晟 薛史卷九〇趙在禮傳作「楊晟」，通鑑卷二七四作「楊仁晟」。

〔三〕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 鄂本「珪」作「周」。按薛史卷一二三高行周傳載，天成中，高行周從王晏球圍定州，敗王都事與此合，疑當從鄂本。

新五代史卷四十七

雜傳第三十五

華溫琪

華溫琪字德潤，宋州下邑人也。世本農家。溫琪身長七尺。少從黃巢爲盜，巢陷長安，以溫琪爲供奉官都知。巢敗，溫琪走滑州，顧其狀貌魁偉，懼不自容，乃投白馬河，流數十里，不死，河上人援而出之。又自經于桑林，桑輒枝折。乃之胙縣，有田父見之曰：「子狀貌堂堂，非常人也！」乃匿于家。後歲餘，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，乃往依之。

後事梁，爲開道指揮使，累以戰功爲絳、棣二州刺史。棣州苦河水爲患，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，民賴其利。歷齊、晉二州。莊宗攻晉州，踰月不能破，梁末帝嘉溫琪善守，升晉州爲定昌軍，以溫琪爲節度使。坐掠部民妻，爲其夫所訟，罷爲金吾衛大將軍、左龍武統軍。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，末帝拜溫琪汝州防禦使、河中行營排陣使。遷耀州觀察留後。

莊宗滅梁，見溫琪，曰：「此爲梁守平陽者也！」嘉之，因以耀州爲順義軍，拜溫琪節度使，徙鎮雄武。明宗時來朝，願留闕下，以爲左驍衛上將軍。踰年，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：「溫琪舊人，宜與一重鎮。」重誨意不欲與，對以無員闕。佗日，明宗語又及之，重誨曰：「可代者惟樞密使耳。」明宗曰：「可。」重誨不能答。溫琪聞之懼，稱疾不出者累月。已而以爲鎮國軍節度使。廢帝時，以太子太保致仕。

天福元年卒，贈太子太傅。

萇從簡

萇從簡，陳州人也。世本屠羊。從簡去事晉爲軍校，力敵數人，善用槊。莊宗用兵攻城，從簡多爲梯頭，莊宗愛其勇，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。莊宗與梁軍對陣，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，莊宗登高丘望見之，歎曰：「彼猛士，誰能爲我取之者？」從簡因前請往，莊宗惜之，不許。從簡潛率數騎，馳入梁軍，奪其旗而還，軍中皆鼓噪，莊宗壯之，賜與甚厚。從簡嘗中流矢，鏃入髀骨，命工取之。工無良藥，欲鑿其骨，人皆以爲不可。從簡遽使鑿之，工遲疑不忍下，從簡叱其亟鑿，左右視者，皆若不勝其毒，而從簡言笑自若。然其爲

人剛暴難制，莊宗每屈法優容之。累遷蔡州防禦使。明宗時，歷麟、汝、汾、金四州防禦使。明宗嘗戒之曰：「富貴可惜，然汝不能守也。先帝能貸爾，吾恐不能。」從簡性不可悛，明宗亦不之責。

廢帝舉兵於鳳翔，從簡與諸鎮兵圍之，已而兵潰，從簡東走，被執。廢帝責其不降，從簡曰：「事主不敢二心。」廢帝釋之，拜潁州團練使。晉高祖起兵太原，廢帝將親征，召爲招討副使，從至河陽，拜河陽三城節度使。廢帝還洛陽，從簡卽降晉。歷鎮忠武、武寧，入爲左金吾衛上將軍。卒年六十五，贈太師。

從簡好食人肉，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。許州富人有一玉帶，欲之而不可得，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。卒夜踰垣，隱木間，見其夫婦相待如賓，二卒歎曰：「吾公欲奪其寶，而害斯人，吾必不免。」因躍出而告之，使其速以帶獻，遂踰垣而去，不知其所之。

張筠 弟錢

張筠，海州人也。世以貲爲商賈。筠事節度使時溥爲宿州刺史。梁兵攻溥取宿州，得筠，愛其辯惠，以爲四鎮客將、長直軍使，累拜宣徽使。末帝分相、澶、衛三州爲昭德軍，以

筠爲節度使，由是魏博軍叛附于晉。晉王攻相州，筠棄城走。後以爲永平軍節度使。

梁亡事唐，仍爲京兆尹。從郭崇韜伐蜀，爲劍南兩川安撫使。蜀平，拜河南尹，徙鎮興元。筠嘗有疾，不見將吏，副使符彥琳入問疾，筠又辭不見。彥琳疑筠已死，卽請出牌印，筠怒，命左右收彥琳下獄，以其反聞。明宗知彥琳無反狀，召彥琳釋之，陽徙筠爲西京留守，戒守者不內，筠至長安不得入，乃朝京師，以爲左驍衛上將軍。

筠弟錢，當筠爲京兆尹時，以爲牙內指揮使、三白渠營田制置使。筠西伐蜀，留錢守京兆。蜀平，魏王繼岌班師，至興平，而明宗自魏起，京師大亂，錢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，繼岌乃自殺。

初，筠代康懷英爲永平軍節度使，而懷英死，筠卽掠其家貲。又於唐故宮掘地，多得金玉。有偏將侯莫陳威者，嘗與溫韜發唐諸陵，分得寶貨，筠因以事殺威而取之。魏王繼岌死渭南，錢悉取其行橐。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，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，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。明宗卽位，卽遣人捕誅宦者，延嗣亡命，而蜀之珍寶錢又取之。由是兄弟貲皆鉅萬。然筠爲人好施予，以其富，故所至不爲聚斂，民賴以安。而錢嗜酒貪鄙，歷沂、密二州刺史。晉出帝時，以將軍市馬於回鶻，坐馬不中式，有司理其價直，錢性鄙，因鬱鬱而卒。

筠居洛陽，擁其貲，以酒色聲妓自娛足者十餘年，人謂之「地仙」。天福二年，徙居長安。

是歲，張從賓作亂，入洛陽，筠遂以免。卒，贈太子少師。

嗚呼，五代反者多矣，吾於明宗獨難其辭！至於魏王繼岌薨，然後終其事也。莊宗遇弒，繼岌以元子握重兵，死于外而不得立，此大事也，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。夫繼岌之存亡，於張錢無所利害，錢何爲而拒之不使之東乎？豈其有所使而爲之乎？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爲德，而待錢無所厚，此其又可疑也。不然，好亂之臣，望風而響應乎？使錢不斷浮橋，而繼岌得以兵東，明宗未必能自立。則繼岌之死，由錢之拒，其所繫者豈小哉！

楊彥詢

楊彥詢字成章，河中寶鼎人也。少事青州王師範，師範好學，聚書萬卷，使彥詢掌之。彥詢爲人聰悟，遂見親信。師範降梁，後見殺，彥詢無所歸，乃之魏，事楊師厚爲客將。魏博叛梁入于晉，彥詢因留事晉。莊宗滅梁，以彥詢爲引進副使，奉使吳、蜀，常稱旨。歷德州刺史、羽林將軍。

晉高祖鎮太原，廢帝疑其有貳志，擇諸將之謹厚者佐之，乃以彥詢爲太原節度副使。

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徙，欲拒命不行，以問彥詢，彥詢不敢正言，因曰：「太原之力，能與唐敵否？公其審計之！」高祖反意已決，彥詢亦不復敢言。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，欲殺之，高祖遽止之，曰：「惟副使一人，我自保之。」乃免。

是時，高祖乞兵於契丹，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，以兵送至河上。彥詢爲宣徽使，數往來虜帳中，德光亦愛其爲人。明年，拜感德軍節度使，復入爲宣徽使，又拜安國軍節度使。天福七年，徙鎮鎮國，遭歲大饑，爲政有惠愛。以病風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。卒年七十四，贈太子太師。

李周

李周字通理，邢州內丘人，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眞之後也。父矩，遭世亂不仕，嘗謂周曰：「邯鄲用武之地，今世道未平，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。」

周年十六爲內丘捕賊將，以勇聞。是時，梁、晉兵爭山東，羣盜充斥道路，行者必以兵衛。內丘人盧嶽將徙家太原，舍逆旅，傍惶不敢進，周意憐之，爲送至西山。有盜從林中射嶽，中其馬，周大呼曰：「吾在此，孰敢爾邪？」盜聞其聲，曰：「此李周也。」因各潰去。周送

嶽至太原，嶽謂之曰：「吾少學星曆，且工相人。子方頤隆準，眉目疏徹，身長七尺，眞將相也。吾占天象，晉必有天下，子宜留事晉，以圖富貴。」周以母老辭歸。

是時，梁遣葛從周攻下邢、洛，晉王柵兵青山口，周未知所歸，乃思嶽言，至青山歸晉，晉王以周爲萬勝黃頭軍使。後從征伐常有功。從戰柏鄉，先登，遷匡霸指揮使，守楊劉。周爲將甚勇，其於用兵，善守，能與士卒同甘苦。梁兵攻周，周堅守。久之，周聞母喪奔歸，莊宗遣佗將代周守，幾爲梁兵所破，莊宗遽追周還守之，乃得不破。其後梁人已破德勝，因東擊楊劉，以巨艦絕河，斷晉餉援。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，請日行百里以赴急，莊宗笑曰：「周爲我守，何憂！」日行六十里，且行且獵，曰：「周非梁將可敵也。」比至，周已絕糧三日。莊宗以巨棧積薪沃油，順流縱火焚梁艦，梁兵解去。莊宗見周勞曰：「微公，諸將爲梁擒矣！」歷相、蔡二州刺史。明宗時，拜武信軍節度使，徙鎮靜難，歷武寧、安遠、永興、宣武四鎮，所至多善政。

晉高祖時，復鎮靜難，罷還。出帝幸澶淵，以周留守東京，還，拜開封尹。卒年七十四，贈太師。

劉處讓

劉處讓字德謙，滄州人也。少爲張萬進親吏，萬進入梁，爲泰寧軍節度使，以處讓爲牙將。萬進叛梁附晉，梁遣劉鄩討之。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，晉王方與梁相拒，未能出兵，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：「萬進所以見圍者，以附晉故也，奈何不顧其急？苟不出兵，願請死！」晉王壯之，曰：「義士也！」爲之發兵。未渡河，而萬進爲梁兵所敗，處讓因留事晉。

莊宗卽位，爲客省使，常使四方，多稱旨。天成中，遷引進使，累遷左驍衛大將軍。廢帝時，魏州軍亂，逐其帥劉延皓，遣范延光招討，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。

晉高祖立，歷宣徽南院使。范延光反，高祖命楊光遠爲招討使，以處讓參其軍事。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，處讓分兵擊破從賓。還，與光遠攻鄴，逾年不能下。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，處讓入城，譬以禍福，延光乃出降。

唐制，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，自梁用敬翔、李振，至莊宗始用武臣，而權重將相。高祖時，以宰相桑維翰、李崧兼樞密使，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。光遠之討延光也，以晉重兵在己掌握，舉動多驕恣，其所求請，高祖頗裁抑之。處讓爲光遠言：「此非上意，皆維翰、崧等嫉

公耳！光遠大怒。及兵罷，光遠見高祖，訴以維翰等沮己，高祖不得已，罷維翰等，以處讓爲樞密使。

處讓在職，凡所陳述，多不稱旨。處讓丁母憂，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，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。處讓居喪期年，起復爲彰德軍節度使、右金吾衛上將軍。以疾卒，年六十二，累贈太師。

李承約

李承約字德儉，薊門人也。少事劉仁恭，爲山後八軍巡檢使，將騎兵二千人。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，承約以其騎兵奔晉，晉王以爲匡霸指揮使。從破夾寨，戰臨清，以功累遷洛汾二州刺史、潁州團練使。

天成中，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，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，使往伺璋動靜。承約見璋，諭以禍福。後明宗遣人代璋，璋卽時受代。明宗大喜，卽拜承約黔南節度使。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，勸民農桑，興起學校。居數年，當代，黔南人詣京師乞留，爲許留一年。召爲左衛上將軍，改左龍武統軍，拜昭義軍節度使，復爲左龍武統軍。

天福二年，遷左驍衛上將軍。數請老，不許。卒年七十五，贈太子太師。

張希崇

張希崇字德峯，幽州薊人也。少好學，通左氏春秋。劉守光不喜儒士，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，將兵戍平州。其後契丹攻陷平州，得希崇，知其儒者也，以爲盧龍軍行軍司馬。明宗時，盧文進自平州亡歸，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爲平州節度使，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。居歲餘，虜將喜其爲人，監兵稍怠，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。其麾下皆言兵多，不可俱亡，懼不得脫，因勸希崇獨去。希崇曰：「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，烹其將，其兵必散走。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，使其聞亂而呼兵，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！」衆皆曰善。乃先爲窆，實以石灰。明日，虜將謁希崇，希崇飲之以酒，殺之窆中，兵皆潰去，希崇率其麾下，得生口二萬南歸。明宗嘉之，拜汝州防禦使。遷靈武節度使。靈州地接戎狄，戍兵餉道，常苦抄掠，希崇乃開屯田，教士耕種，軍以足食，而省轉饋，明宗下詔褒美。希崇撫養士卒，招輯夷落，自回鶻、瓜、沙皆遣使入貢。居四歲，上書求還內地，徙鎮邢寧。

晉高祖入立，復拜靈武節度使，希崇歎曰：「吾當老死邊徼，豈非命邪！」希崇事母至

孝，朝夕母食，必侍立左右，徹饌乃敢退。爲將不喜聲色。好讀書，頗知星曆。天福三年，月掩畢口大星，希崇歎曰：「畢口大星，邊將也，我其當之乎！」明年正月卒，贈太師。有子仁謙。

相里金

相里金字奉金，并州人也。爲人勇悍，而能折節下士。事晉王爲五院軍隊長。梁、晉戰柏鄉、胡柳，皆有功，遷黃甲指揮使。

同光中，拜忻州刺史。是時，諸州皆用武人，多以部曲主場務，漁蠹公私，以利自入，金獨禁部曲不與事，厚其給養，使掌家事而已。遷隴州防禦使。

廢帝起兵鳳翔，馳檄四隣，四隣未有應者，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，往來計事。廢帝卽位，德之，拜保義軍節度使。晉高祖起太原，廢帝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。

高祖入立，徙鎮建雄，罷爲上將軍。天福五年卒，贈太師。

張廷蘊

張廷蘊，開封襄邑人也。少爲宣武軍卒，去事晉，稍遷軍校。常從莊宗征伐，先登力戰，金瘡滿體，莊宗壯之，以爲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、魏博三城巡檢使。是時，莊宗在魏，以劉皇后從行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爲不法，人無敢言者，廷蘊輒收而斬之。

李繼韜叛于潞州，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，元行欽爲都部署，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，將兵爲前鋒。廷蘊至潞，日已暮，卽率兵百餘踰濠登城，城守者不能禦，遂破潞州。明日，明宗與行欽後至，明宗心頗慊之。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、申懷沂三州刺史、金穎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、左監門衛上將軍。開運中，以疾卒。

廷蘊武人，所識不過數字，而平生重文士。嘗從明宗破梁鄆州，獲判官趙鳳，廷蘊謂曰：「吾視汝貌必儒人，可無隱也。」鳳以實對，廷蘊亟薦於明宗。後鳳貴爲相，數薦廷蘊於安重誨，重誨屢言之，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隙，終恨之，故終不秉髦節。廷蘊素廉，歷七州，卒之日，家無餘貲。

馬全節

馬全節字大雅，大名元城人也。唐同光中，全節爲捉生指揮使。趙在禮反鄴都，以全節爲馬步軍指揮使。明宗卽位，歷博單郢沂四州刺史、金州防禦使。廢帝時，蜀人攻金州，州兵纔數百，全節散家財，與士卒堅守，蜀人去，廢帝召全節，以爲滄州留後。

晉高祖入立，卽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，徙鎮安遠，代李金全。金全叛附于李昇，高祖發兵三萬，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，金全南奔。昇將李承裕守安州，全節與承裕戰州南，大敗承裕，斬首三千級，生擒千餘人。承裕棄城去，審暉追至雲夢，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，全節斬千五百人，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京師。承裕謂全節曰：「吾掠城中，所得百萬計，將軍皆取之矣。吾見天子，必訴此而後就刑。」全節懼，因殺承裕，高祖置而不問，徙全節鎮昭義。又徙安國。從杜重威討安重榮，以功徙鎮義武。

自出帝與契丹交惡，全節未嘗不在兵間。開運元年，爲行營都虞候，契丹與晉大軍相距澶、魏之間，全節別攻白團城，破之，虜七百人。克泰州，虜二千人，降其守將晉廷謙。四月，契丹敗于戚城，引兵分道而北，全節敗之于定豐，執其將安暉。七月，徙廣晉尹，留守鄴

都。十月，杜重威爲招討使，以全節爲副，大敗契丹于衛村。全節爲人謙謹，事母至孝，其臨政決事，必問法如何。初，徙廣晉，過元城，衣白襪謁其縣令，州里以爲榮。

開運二年，徙鎮順國，未至而卒，年五十五，贈中書令。

皇甫遇

皇甫遇，常山真定人也。爲人有勇力，虬髯善射。少從唐明宗征伐，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，所至苛暴，以誅斂爲務，賓佐多解官逃去，以避其禍。

晉高祖時，歷義武、昭義、建雄、河陽四鎮，罷爲神武統軍。契丹入寇，陷貝州，出帝以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，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。是時，青州楊光遠據城反，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。遇等至馬家渡，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，遇等擊敗之，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、馬軍都指揮使。

開運二年，契丹寇西山，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，杜重威不敢出戰。延壽分兵大掠，攻破欒城、柏鄉等九縣，南至邢州。是時歲除，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，得疾，不能出征，乃遣北面

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、安審琦及遇等禦之。從恩等至相州，陣安陽河南，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。遇渡漳河，逢虜數萬，轉戰十餘里，至榆林，爲虜所圍，遇馬中箭而踣，得其僕杜知敏馬，乘之以戰。知敏爲虜所擒，遇謂彥超曰：「知敏，義士也，豈可失之！」卽與彥超躍馬入虜，取之而還。虜兵與遇戰，自午至未，解而復合，益出生兵，勢甚盛。遇戒彥超曰：「今日之勢，戰與走爾，戰尙或生，走則死也。等死，死戰，猶足以報國。」張從恩與諸將怪遇視虜無報，皆謂遇已陷虜矣。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，安審琦率兵將赴之，從恩疑報者詐，不欲往，審琦曰：「成敗天也，當與公共之，雖虜不南來，吾屬失皇甫遇，復何面目見天子！」卽引騎渡河，諸軍皆從而北，拒虜十餘里，虜望見救兵來，卽解去。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，契丹亦皆北去。是時，契丹兵已深入，人馬俱乏，其還也，諸將不能追，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，虜因得解去。

三年冬，以杜重威爲都招討使，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，屯于中渡。重威已陰送款契丹，伏兵幕中，悉召諸將列坐，告以降虜，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。重威出降表，遇等俛首，以次自畫其名，卽麾兵解甲出降。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，遇行至平棘，絕吭而死。

嗚呼，梁亡而敬翔死，不得爲死節；晉亡而皇甫遇死，不得爲死事，吾豈無意哉！梁之

篡唐，用翔之謀爲多，由子佐其父而弑其祖，可乎？其不戮於斧鉞，爲幸免矣。方晉兵之降虜也，士卒初不知，及使解甲，哭聲震天，則降豈其欲哉！使遇奮然攘臂而起，殺重威於坐中，雖不幸不免而見害，猶爲得其死矣，其義烈豈不凜然哉！既俛首聽命，相與亡人之國矣，雖死不能贖也，豈足貴哉！君子之於人，或推以恕，或責以備。恕，故遷善自新之路廣；備則難得，難得，故可貴焉。然知其所可恕，與其所可貴，豈不又難哉！

安彥威

安彥威字國俊，代州崞縣人也。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。彥威善射，頗知兵法。明宗鎮天平、宣武、成德，以彥威常爲牙將，以謹厚見信。明宗入立，皇子從榮鎮鄴，彥威爲護聖指揮使。以從榮判六軍，彥威遷捧聖指揮使，領寧國軍節度使。

晉高祖入立，拜彥威北京留守，徙鎮歸德。是時，河決滑州，命彥威塞之，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。遷西京留守，遭歲大饑，彥威賑撫饑民，民有犯法，皆寬貸之，饑民愛之，不忍流去。丁母憂，哀毀過制。出帝與契丹隳盟，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，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。以疾卒于京師。

彥威與安太妃同宗，出帝事以爲舅，彥威未嘗以爲言。及卒，太妃臨哭，人始知同宗也，當時益稱其慎重。

李瓊

李瓊，滄州饒安人也。少爲騎將，與晉高祖隸唐明宗麾下。同光二年，契丹犯塞，明宗出涿州，遇契丹，與戰不勝，諸將各稍引去，而晉高祖獨戰不已，契丹漸合而圍之。瓊引高祖衣與俱遯，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，瓊浮水先至南岸，高祖至河中流，馬蹕，瓊以長矛援出之，又以所乘馬與高祖，而步護之，走十餘里，乃得免。

明宗兵變于魏而南，瓊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。高祖爲保義軍節度使，以爲牙隊指揮使。高祖建國，以爲護聖都虞候，賜與金帛甚厚，而不與之官爵，瓊亦鬱鬱。久之，拜相，申二州刺史。出帝時，爲棣州刺史。楊光遠反，以書招瓊，瓊拒而不納。遷洛州團練使，又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。

晉亡，契丹入京師，以瓊爲威州刺史，行至鄭州，遇盜見殺。

劉景巖

劉景巖，延州人也。其家素富，能以貲交游豪俊。事高萬金爲部曲，其後爲丹州刺史。晉高祖起兵太原，唐廢帝調民七戶出一卒爲義兵。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，將行，景巖遣人激怒之，義兵亂，殺漢章，迎景巖爲留後。晉高祖卽位，卽拜景巖節度使。

景巖從事熊曠，爲人多智，陰察景巖跋扈難制，懼其有異心，欲以利愚之，因語景巖，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，爲陳保名享利之策，言邠、涇多善田，其利百倍，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。景巖信之，歲餘，其獲甚多。景巖使曠朝京師，曠乃言：「景巖不宜在邊，可徙之內地。」乃移景巖邠州，曠入拜補闕，而景巖又徙鎮保養，居未幾，又徙武勝。景巖乃悟曠爲賣己，遂誣奏曠隱己玉帶，曠坐貶商州上津令。曠懼景巖邀害之，道亡，匿山中。

開運三年，景巖罷武勝，以太子太師致仕，居華州。契丹犯京師，以周密鎮延州，景巖乃還故里。而州人逐密，立高允權，允權妻劉氏，景巖孫女子也。景巖良田甲第，僮僕甚盛，党項司家族畜牧近郊，尤富彊，景巖與之往來，允權頗患之。允權妻歲時歸省，景巖謂曰：「高郎一縣令，而有此州，其可保乎？」允權益惡之，而心又利其田宅，乃誣其反而殺之，

年八十餘。

長子行琮，德州刺史，罷，留京師，亦被誅。

次子行謙，允權婦翁也，爲奏言非劉氏子，遂免不誅。

校勘記

〔二〕拜威德軍節度使 「威德軍」，貴池、南監、汪、南昌本同，汲、殿、蜀、鄂、劉校本作「威德軍」。按本史卷六〇職方考無此二軍。纂誤補卷三云：「考薛史本傳：『天福二年，出爲鄧州節度。』鄧州于時爲威勝軍，此當是『威勝』之誤。」

〔三〕薊門 貴池、汪本同，汲、殿、南昌、蜀、鄂、劉校本及薛史卷九〇李承約傳作「薊州」。

〔三〕李繼韜叛于潞州 薛史卷三五唐明宗紀載：同光二年四月，「潞州小將楊立叛，帝受詔討之」。通鑑卷二七三略同。按李繼韜已先一年誅死，此當是楊立。

新五代史卷四十八

雜傳第三十六

盧文進

盧文進字大用，范陽人也。爲劉守光騎將。唐莊宗攻范陽，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，莊宗以屬其弟存矩。存矩爲新州團練使，統山後八軍。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，召存矩會兵擊鄩。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，課民出馬，民以十牛易一馬，山後之人皆怨，而兵又不樂南行，行至祁溝關，聚而謀爲亂。文進有女幼而美，存矩求之爲側室，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，雖與，心常歎之也，因與亂軍殺存矩反。攻新州，不克，攻武州，又不克，遂奔于契丹，契丹使守平州。

明宗卽位，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，明宗得之，喜甚，以爲義成軍節度使。居歲餘，徙鎮威勝，加同平章事，入爲上將軍，出鎮昭義，徙安遠。

晉高祖立，與契丹約爲父子，文進懼不自安。天福元年冬，殺其行軍司馬馮知兆、副使杜重貴，送款於李昇，昇遣兵迎之。文進居數鎮，頗有善政，兵民愛之。其將行也，從數騎，自至營中別其將士，告以避契丹之意，將士皆再拜爲訣，乃南奔。昇以文進爲天雄統軍、宣潤節度使。

文進身長七尺，狀貌偉然。自其奔契丹也，數引契丹攻掠幽、薊之間，虜其人民，教契丹以中國織紵工作無不備，契丹由此益彊。同光中，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，攻掠燕、趙，人無寧歲。唐兵屯涿州，歲時饋運，自瓦橋關至幽州，嚴兵斥候，常苦鈔奪，爲唐患者十餘年，皆文進爲之也。及其南奔，始屈身晦迹，務爲恭謹，禮接文士，謙謙若不足，其所談論，近代朝廷儀制、臺閣故事而已，未嘗言兵。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。

李金全

李金全，其先出於吐谷渾。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，以驍勇善騎射，常從明宗戰伐，以功爲刺史。天成中，爲彰義軍節度使，在鎮務爲貪暴。罷歸，獻馬數十匹，居數日，又以獻，明宗謂曰：「卿患馬多邪，何進獻之數也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，無乃以馬爲事乎？」金

全慚不能對。徙鎮橫海。久之，罷爲右衛上將軍。

晉高祖時，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，下詔書招暉曰：「暉降，以爲唐州刺史。」又以信箭諭安州，不戮一人，且戒金全曰：「無失吾信。」金全未至，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，以精兵遮其要路。暉聞金全來，果南走，爲從進兵所殺。金全後至，得暉餘黨數百人，皆送京師。

暉之亂也，大掠城中三日，金全利其所掠貲，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，克和呼曰：「王暉首亂，猶賜之信誓，以爲刺史；我等何罪，反見殺邪？若朝廷之命，何以示信？苟將軍違詔而殺降，亦將不免也！」高祖不能詰。卽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。

金全左都押衙漢榮用事，所爲不法，高祖患之，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，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，且召漢榮。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，金全客龐令圖諫曰：「仁沼昔事王晏球，晏球攻王都於中山，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，中兜牟，仁沼從後引弓，射善射者，一發而斃，晏球求其人，欲厚賞之，仁沼退而不言，此天下之忠臣也。都敗，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，凡所賜與甚厚，悉以分故人、親戚之貧者，此天下之廉士也。爲人如此，豈有爲人謀而不善者乎？宜納仁沼而遣漢榮。」漢榮聞之，夜使人殺令圖而酖仁沼，仁沼舌壞而死。

天福五年夏，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。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，漢榮大懼，給金

全曰：「前日天子召漢榮，公違詔而不遣。仁沼之死，其二子將訴于朝。今以全節代公，是召公對獄也。」金全信之，遂叛，送款于李昇。高祖發兵三萬，授全節，討之。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，金全遂南奔，行至汭川，引頸北望，涕泣而去。昇以金全爲天威統軍。

漢隱帝時，李守貞反河中，乞兵於昇，金全爲昇潤州節度使，與查文徽等出沐陽。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，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，不可行，乃止。其後亦不復用，不知其所終。

楊思權

楊思權，邠州新平人也。事梁爲控鶴右第一軍使。唐莊宗滅梁，以爲夾馬都指揮使。明宗時，秦王從榮爲河東節度使，以馮贇爲副，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，以佐佑之。從榮素驕，所爲多不法。是時，宋王從厚爲河南尹。從厚年少，謙恭好禮。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，以諷勉之。從榮不悅，告思權曰：「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，我將廢矣，奈何？」思權曰：「公有甲士，而思權在，何患也！」乃勸從榮招募死士，增利器械，以爲備。馮贇患之，以其事聞。明宗召思權還京師，以從榮故，亦不之責也。後爲右羽林都指揮使，將兵戍興元。

路王從珂反鳳翔，興元張虔釗會諸鎮兵討賊。諸鎮兵圍鳳翔，思權攻城西，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，破其兩關城。從珂登城呼外兵，告以己非反者，其語甚哀，外兵聞者皆悲之，而虔釗督戰甚急，軍士反兵逐虔釗，思權因呼其衆曰：「路王眞吾主也！」卽擁軍士入城降。暉聞思權已降，亦麾其軍使解甲，由是諸鎮之兵皆潰。思權與暉入見從珂，思權前曰：「臣以赤心奉殿下，殿下事成，願不以防禦、團練使處臣。」乃出一紙於懷中曰：「願志臣姓名以爲驗。」從珂卽書曰：「可邪寧節度使。」

廢帝入立，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。後爲右龍武統軍、左衛上將軍。天福八年，卒于京師，贈太傅。

尹暉

尹暉者，魏州大名人也。從廢帝入洛陽，而晉高祖來朝，與暉遇于道。暉時猶爲嚴衛指揮使，恃先降功，不爲高祖屈，馬上橫鞭揖之，高祖怒，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。乃以爲應州節度使。晉高祖入立，罷爲右衛大將軍。范延光反，以書招暉，暉懼，出奔淮南，爲人所殺，有子勳。

王弘贄

王弘贄，不知其世家何人也。唐明宗時，爲合階二州刺史、右千牛衛將軍、衛州刺史。潞王從珂反於鳳翔，擁兵東至陝。愍帝懼，夜以百餘騎出奔，至衛州東七八里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，騶呵前導者不避，愍帝遣左右叱之，對曰：「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。」愍帝卽下馬慟哭，謂敬瑭曰：「潞王反，康義誠等皆叛我，我無所依，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。」高祖曰：「衛州刺史王弘贄，宿將也，且多知時事，請就圖之。」卽馳騎前見弘贄曰：「主上危迫，吾戚屬也，何以圖全？」弘贄曰：「天子避狄，自古有之，然將相大臣從乎？」曰：「無也。」國寶、乘輿、法物從乎？」曰：「無也。」弘贄歎曰：「所謂大木將顛，非一繩所維。今萬乘之主，以百騎出奔，而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，則人心去就可知也。雖欲興復，其可得乎！」卽從高祖上謁於驛舍。高祖且以弘贄語白愍帝。弓箭庫使沙守榮、奔弘進前謂高祖曰：「主上，明宗愛子，公，愛壻也，公於此時不能報國，而反問大臣、國寶所在，公亦助賊反邪？」乃抽佩刀刺高祖，高祖親將陳暉扞之，守榮與暉戰死，弘進亦自刎。高祖因盡殺帝從兵，獨留帝于驛而去。

弘贇奉帝居于州廨。弘贇有子巒，爲殿直，廢帝入立，遣巒持鳩與弘贇。初，愍帝在衛州，弘贇令市中酒家獻酒，愍帝見之，大驚，遽殞于地，久而蘇，弘贇曰：「此酒家也，願獻酒以慰無繆。」愍帝受之，由是日獻一觴。及巒持醢至，因使酒家獻之，愍帝飲而不疑，遂崩。弘贇後事晉爲鳳翔行軍司馬，以光祿卿致仕，卒，贈太傅。

劉審交

劉審交字求益，幽州文安人也。少略知書，通於吏事，爲唐興令，補范陽牙校。劉守光僭號，以審交爲兵部尙書，守光敗，歸于太原，唐莊宗以爲從事。其後趙德鈞鎮范陽，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。

王晏球討王都，以爲轉運供軍使。定州平，拜遼州刺史。復爲北面轉運使，改慈州刺史，以母老去官。母喪，哀毀過禮，不調累年。

晉高祖卽位，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，審交復爲供軍使。是時，晉高祖分戶部、度支、鹽鐵爲三使，歲餘，三司益煩弊，乃復合爲一，拜審交三司使。議者請檢天下民田，宜得益租，審交曰：「租有定額，而天下比年無閑田，民之苦樂，不可等也。」遂止不檢，而民賴以不

擾。遷右衛上將軍、陳州防禦使。出視民田，見民耕器薄陋，乃取河北耕器爲範，爲民更鑄。安從進平，徙審交襄州，又徙青州，皆有善政。罷還。

契丹犯京師，留蕭翰而去，翰復以審交爲三司使。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。漢高祖起義太原，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，行周不至。從益母王淑妃與羣臣謀迎高祖，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，可以城守而待行周，淑妃不從，議未決。審交進曰：「余燕人也，今爲燕守城，當爲燕謀，然事勢不可爲也。」太妃語是。從益乃罷不設備，遣人西迎高祖。高祖至，罷審交不用。

隱帝時，爲汝州防禦使，有能名。乾祐三年卒，年七十四。州人聚哭柩前，上疏乞留葬近郊，使民得歲時祠祭。詔特贈太尉，起祠立碑。

王周

王周，魏州人也。少以勇力從軍，事唐莊宗、明宗，爲裨校，以力戰有功拜刺史。

晉天福中，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，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，皆有功。歷貝州、涇州節度使。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，民多流亡，周乃更爲寬恕，問民疾苦，去其苛弊二十餘

事，民皆復歸。歷遷武勝、保義、義武、成德四鎮，皆有善政。定州橋壞，覆民租車，周曰：「橋梁不修，刺史過也。」乃償民粟，爲治其橋。

杜重威降契丹，契丹兵過鎮州，臨城呼周使出降，周泣曰：「受晉厚恩，不能死戰而以城降，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！」乃劇飲，求刀欲自引決，家人止之，迫以出降。契丹以周爲武勝軍節度使。

漢高祖入立，徙鎮武寧。卒于鎮，贈中書令。

高行周

行珪附

高行周字尙質，媯州人也。世爲懷戎戍將。父思繼。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，爲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。匡威爲其弟匡儔所篡，晉王將討其亂，謀曰：「高思繼兄弟在孔領關，有兵三千，此後患也，不如遣人招之。」思繼爲吾用，則事無不成。」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。燕俗重氣義，思繼等聞晉兵爲匡威報仇，乃欣然從之，爲晉兵前鋒。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，乃棄城走。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，以其兄某爲先鋒都指揮使，思繼爲中軍都指揮使，弟某爲後軍都指揮使，高氏兄弟分掌燕兵。克用臨訣謂仁恭曰：「思繼兄弟，勢傾一方，爲

燕患者，必高氏也，宜善爲防。」克用留晉兵千人爲仁恭衛。而晉兵多犯法，思繼等數誅殺之。克用以責仁恭，仁恭以高氏爲訴，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。

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爲牙將，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，亦收之帳下，稍長，補以軍職。仁恭被囚，守光立，以行珪爲武州刺史。其後守光背晉，晉兵攻之。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，聞守光且見圍，卽率所牧馬赴援，而麾下兵叛于道，推行欽爲幽州留後，行欽曰：「吾所憚者行珪也。」乃遣人之懷戎，得行珪子繫之。兵過武州，招行珪曰：「守光可取而代也。當從我行，不然，且殺公子。」行珪謝曰：「與君俱劉公將，而忍叛之？吾當爲劉氏也，尙何顧吾子耶！」行欽卽以兵圍行珪。月餘，行珪城中食盡，召其州人告曰：「吾非不爲父老守也，今劉公救兵不至，奈何？可殺吾以降晉。」父老皆泣，願以死守。是時，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，卽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，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。比至，行欽已解去，行珪乃降晉。莊宗時，歷朔忻嵐三州刺史、大同軍節度使。明宗入立，徙鎮威勝、安遠。

行珪性貪鄙，所爲多不法，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，數規諫之，行珪不聽，銜之。已而戍兵有謀叛者，行珪先覺之，因潛徙庫兵于佗所。戍兵叛，趨庫劫兵無所得，乃潰去，行珪追而殺之。因誣奏延策同反，并其子皆見殺，天下冤之。行珪卒于鎮，贈太尉。

當行珪之降晉也，行周隸明宗帳下，初爲裨將，趙德鈞識之，謂明宗曰：「此子貌厚而

小心，佗日必大貴，宜善待之。」梁、晉軍河上，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，行周將前軍，夜遇雨，軍中皆欲止不進，行周曰：「此天贊我也！鄆人恃雨，不備吾來，宜出其不意。」即夜馳涉濟，入其城，鄆人方覺，遂取之。莊宗滅梁，以功領端州刺史，遷絳州。

明宗時，從平朱守殷，克王都，遷潁州團練使、振武軍節度使。歷鎮彰武、昭義。

晉高祖時，爲西京留守，徙鎮天雄。安從進叛，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，討平之，徙鎮歸德。出帝時，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。是時，李彥韜、馮玉等用事，乃求歸鎮。

契丹滅晉，留蕭翰守汴，翰又棄去，召唐故許王從益入汴。而漢高祖起太原，從益遣人召行周，將以拒漢，行周歎曰：「衰世難輔，況兒戲乎！」乃不從。

漢高祖入京師，加行周守中書令，徙鎮天平軍，封臨清王。周太祖入立，封齊王。卒，贈尚書令，追封秦王。有子懷德。

白再榮

白再榮，不知其世家何人也。少爲軍卒。唐、晉之間，爲護聖指揮使。契丹犯京師，再榮從契丹北歸，至鎮州，契丹留麻荅守鎮州而去，晉人從者多留焉。居未幾，李筠、何福進

等謀逐麻荅，使人召再榮，再榮遲疑不欲往，軍士迫之，乃往，共攻之。麻荅走，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，乃推爲留後。

再榮出於行伍，貪而無謀。是時，李崧、和凝等皆隨契丹留鎮州，再榮以兵環其居，迫而求物，又欲害崧取其貲。李穀謂曰：「公等親被契丹之苦，憂死不暇，然逐麻荅者，乃衆人所爲，非獨公力也。今纔得生路，而遽殺宰相，此契丹尙或不爲，然它日至京師，天子問宰相何在，何以對之？」再榮默然，乃止。而悉拘嘗事麻荅者取其財，鎮州人謂之「白麻荅」。

漢高祖卽位，拜再榮爲留後，遷義成軍節度使。罷還京師。周太祖以兵入京師，軍士攻再榮於第，悉取其財。已而前啓曰：「士卒嘗事公隸麾下，一旦無禮如此，亦復何面見公乎！」乃斬之，攜其首而去，家人以帛贖而葬之。

安叔千

安叔千字胤宗，沙陀三部落人也。少善騎射，事唐莊宗，以爲奉安指揮使。明宗時與討王都，拜秦州刺史。從擊契丹，爲先鋒都指揮使，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。歷靜難、橫海、安國、建雄四鎮。叔千狀貌堂堂，而不通文字，所爲鄙陋，人謂之「沒字碑」。

晉出帝時，爲左金吾衛上將軍。契丹犯京師，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，叔千出班夷言，德光勞曰：「是安沒字否？汝在邢州，已通誠款，吾今至此，當與汝一喫飯處。」叔千再拜。乃以爲鎮國軍節度使。

漢高祖入立，罷歸京師，自以常私附契丹，頗懷媿懼。以太子太師致仕。

周太祖兵入京師，軍士大掠，叔千家貲已盡，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，篋掠不已。傷重，歸于洛陽，卒，年七十二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爲彰義軍節度使。「彰義」，各本原作「彰武」，通鑑卷二七八作「彰義」。薛史卷九七李金全傳謂

「天成中授涇州節度使」。纂誤補卷三云：「按職方考，延州彰武，涇州彰義。此傳下云『卿在涇州』，則彰武當是彰義之誤。」今按薛史下文亦有「卿在涇州」之語，此是彰義無疑。據改。

〔二〕明漢榮 汪本同，他本及馬令南唐書卷一二李金全傳作「胡漢榮」，薛史卷九七李金全傳、冊府卷四三八及通鑑卷二八一均作「胡漢筠」。

〔三〕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 薛史卷一二三安叔千傳「昭武」作「振武」。按本史卷六〇職方考，昭武在利州，蜀地，爲唐命所不及；振武在朔州，屬唐境。此當作「振武」。

新五代史卷四十九

雜傳第三十七

翟光鄴

翟光鄴字化基，濮州鄆城人也。其父景珂，倜儻有膽氣。梁、晉相距于河上，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，晉人攻之，踰年不能下，景珂卒戰死。光鄴時年十歲，爲晉兵所掠，明宗愛其穎悟，常以自隨。

光鄴事唐，官至耀州團練使。晉高祖時，歷隸沂二州刺史、西京副留守。出帝已破楊光遠，以光鄴爲青州防禦使。光鄴招輯兵民，甚有恩意。契丹滅晉，遣光鄴知曹州。許王從益入汴，以爲樞密使。漢高祖入京師，改右領軍衛大將軍、左金吾大將軍，充街使。周太祖入立，拜宣徽使、樞密副使，出知永興軍，卒于官。

光鄴爲人沈默多謀，事繼母以孝聞。雖貴，不營財產，常假官舍以居，蕭然僅蔽風雨。

雍睦親族，粗衣糲食，與均有無，光鄴處之晏然，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爲樂。其所臨政，務以寬靜休息爲意。病亟，戒其左右，氣絕以尸歸洛，無久留以煩軍府。既卒，州人上書乞留葬立祠，不許。

馮暉

馮暉，魏州人也。爲効節軍卒，以功遷隊長。唐莊宗入魏，與梁相距于河上，暉以隊長亡入梁軍，王彥章以暉驍勇，隸之麾下。梁亡，莊宗赦暉不問，從明宗討楊立。魏王繼岌平蜀，累遷夔、興二州刺史。董璋反東川，暉從晉高祖討璋，軍至劍門，劍門兵守，不得入，暉從佗道出其左，擊蜀守兵殆盡。會晉高祖班師，拜暉澶州刺史。

天福中，范延光反魏州，遣暉襲滑州，不克，遂入于魏，爲延光守。已而出降，拜義成軍節度使，徙鎮靈武。靈武自唐明宗已後，市馬糴粟，招來部族，給賜軍士，歲用度支錢六千萬，自關以西，轉輸供給，民不堪役，而流亡甚衆。青岡、土橋之間，氐、羌剽掠道路，商旅行必以兵。暉始至，則推以恩信，部族懷惠，止息侵奪，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，治倉庫、亭館千餘區，多出俸錢，民不加賦，管內大治，晉高祖下詔書褒美。

党項拓拔彥超最爲大族，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爲去就。暉之至也，彥超來謁，遂留之，爲起第於城中，賜予豐厚，務足其意。彥超既留，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爲市易，期年有馬五千匹。晉見暉馬多而得夷心，反以爲患，徙鎮靜難，又徙保義。歲中，召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，領河陽節度使，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己意。

是時，出帝昏亂，馮玉、李彥韜等用事，暉曲意事之，因得復鎮靈武。時王令溫鎮靈武，失夷落心，大爲邊患。暉卽請曰：「今朝廷多事，必不能以兵援臣，願得自募兵以爲衛。」乃募得兵千餘人，行至梅戍，蕃夷稍稍來謁，暉顧首領一人，指其佩劍曰：「此板橋王氏劍邪？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。」俯而取諸腰間，若將玩之，因擊殺首領者，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。裨將藥元福曰：「今去靈武尙五六百里，奈何？」暉笑曰：「此夷落之豪，部族之所恃也，吾能殺之，其餘豈敢動哉！」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，暉以言譬諭之，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，卽與之戰而敗走，諸族遂不敢動。暉至靈武，撫綏邊部，凡十餘年，恩信大著。官至中書令，封陳留王。廣順三年卒，追封衛王。子繼業。

皇甫暉

皇甫暉，魏州人也。爲魏軍卒，戍瓦橋關，歲滿當代歸，而留屯貝州。是時，唐莊宗已失政，天下離心。暉爲人驍勇無賴，夜博軍中，不勝，乃與其徒謀爲亂，劫其都將楊仁晟曰：「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，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兵也。魏軍甲不去體，馬不解鞍者十餘年，今天下已定，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，去家咫尺，不得相見。今將士思歸不可遏，公當與我俱行。不幸天子怒吾軍，則坐據一州，足以起事。」仁晟曰：「公等何計之過也！今英主在上，天下一家，精甲銳兵，不下數十萬，公等各有家屬，何故出此不祥之言？」軍士知不可彊，遂斬之，推一小校爲主，不從，又斬之，乃攜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，在禮從之，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，在禮以暉爲馬步軍都指揮使。暉擁甲士數百騎，大掠城中，至一民家，問其姓，曰：「姓國。」暉曰：「吾當破國！」遂盡殺之。又至一家，問其姓，曰：「姓萬。」暉曰：「吾殺萬家足矣。」又盡殺之。及明宗入魏，遂與在禮合謀，莊宗之禍自暉始。明宗卽位，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，終唐世常爲刺史。

晉天福中，以衛將軍居京師。在禮已秉旄節，罷鎮來朝，暉往候之曰：「與公俱起甘陵，卒成大事，然由我發也，公今富貴，能卹我乎？不然，禍起坐中！」在禮懼，遽出器幣數千與之，而飲以酒，暉飲自若，不謝而去。久之，爲密州刺史。

契丹犯闕，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，李景以爲歙州刺史、奉化軍節度使，鎮江州。周師征

淮，景以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，屯清流關，爲周師所敗，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。世宗召見，暉金瘡被體，哀之，賜以金帶、鞍馬，後數日卒。拜鳳左屯衛上將軍。

唐景思

唐景思，秦州人也。幼善角觝，以屠狗爲生。後去爲軍卒，累遷指揮使。唐魏王繼岌伐蜀，景思爲蜀守固鎮。繼岌兵至，景思以城降，拜興州刺史。晉高祖時，爲貝州行軍司馬。出帝時，契丹攻陷貝州，景思爲趙延壽所得，以爲壕砦使。契丹滅晉，拜景思亳州防禦使。漢高祖時，爲鄧州行軍司馬，後爲沿淮巡檢。

漢法酷，而史弘肇用事，喜以告訐殺人。景思有奴，嘗有所求不如意，卽馳見弘肇，言景思與李景交通，而私畜兵甲。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，奴謂吏曰：「景思勇者也，得則殺之，不然將失之也。」吏至，景思迎前，以兩手抱吏呼冤，請詣獄自理。吏引奴與景思驗，景思曰：「我家在此，請索之。」有錢十千，爲受外賂。有甲一屬，爲私畜兵。「吏索之，惟一衣笥，軍籍、糧簿而已。吏閱而寬之，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。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，聞景思被告，乃見弘肇，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，弘肇憐之，送知權獄中，日勞以酒食。景思

既械就道，穎、亳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。弘肇乃鞠其奴，具伏，卽奏斬奴而釋景思。

後從世宗戰高平，世宗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爲効順指揮，以景思爲指揮使，復戍淮上。周師伐淮南，以功領饒州刺史，遷濠州刺史，兵攻濠州，以戰傷重卒，贈武清軍節度使。

王進

王進，幽州良鄉人也。爲人勇悍，走及奔馬。少聚徒爲盜，鄉里患之，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。彥超鎮安遠軍，軍中有變，遣進馳奏京師，明宗怪其來速，嘉其足力，以隸寧衛指揮。漢高祖爲侍衛親軍指揮使，以進爲軍校。高祖鎮河東，因以之從，每有急，遣進馳至京師，往返不過五六日，由是愈親愛之，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。從周太祖起魏，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。歷汝、鄭二州防禦使、彰德軍節度使。顯德元年秋[⊖]，以疾卒，贈太師。

⊖一本作初。

嗚呼！予述舊史，至於王進之事，未嘗不廢書而歎曰：甚哉，五代之君，皆武人崛起，其所與俱勇夫悍卒，各裂土地封侯王，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！雖其附託遭遇，出於一時之

幸，然猶必皆橫身陣敵，非有百夫之勇，則必一日之勞。至如進者，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，何其甚歟！豈非名器之用，隨世而輕重者歟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，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？抑因緣僥倖，未始不有，而尤多於亂世，既其極也，遂至於是歟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？當此之時，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，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。天下之人，視其上易君代國，如更成長無異，蓋其輕如此，況其下者乎！如進等者，豈足道哉！易否泰消長，君子小人常相上下，視在上者如進等，則其在下者可知矣。予書進事，所以哀斯人之亂，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，可勝道哉！可勝道哉！

常思

常思字克恭，太原人也。初從唐莊宗爲卒，後爲長劍指揮使。歷唐、晉爲六軍都虞候。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，以思爲牢城指揮使。高祖入立，領武勝軍節度使，徙鎮昭義。思起軍卒，未嘗有戰功，徒以幸會漢興，遂秉旄節。在潞州五年，以聚斂爲事，而性鄙儉。

初，思微時，周太祖方少孤無依，食于思家，以思爲叔，後思與周太祖俱遭漢以取富貴。周太祖已卽位，每呼思爲常叔，拜其妻，如家人禮。廣順三年，徙鎮歸德，居三年來朝（二）。

又徙平盧，思因啓曰：「臣居宋，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，願以券上進。」太祖領之，卽焚其券，詔宋州悉蠲除之。思居青州，踰年得疾，歸于洛陽，卒，贈中書令。

孫方諫

孫方諫，鄭州清苑人也。初，定州西北有狼山堡，定人常保以避契丹，有尼深意居其中，以佛法誘民，民多歸之。後尼死，堡人言其尸不朽，因奉而事之。尼姓孫氏，方諫自以爲尼族人，卽繼行其法，堡人推以爲主。

晉出帝時，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，恐爲邊患，因表以爲遊奕使。方諫因有所求不得，乃北通契丹。契丹後滅晉，以方諫爲義武軍節度使。已而徙方諫於雲中，方諫不受命，率其徒復入狼山。

漢高祖起，契丹縱火燒定州，虜其人民北去。方諫聞之，自狼山入，據之以歸漢，高祖嘉之，卽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。

周太祖時，徙鎮鎮國，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。世宗攻太原，方諫朝于行在，從還京，至洛得疾，徙鎮匡國，卒于洛陽，年六十二，贈太師。

校勘記

〔二〕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。按廣順盡三年，「居三年」，則爲顯德三年。而據薛史卷一二九常思傳，思於廣順二年來朝，顯德元年死。又考本史卷一一及薛史卷一一三周太祖紀，周太祖亦死于顯德元年。此處紀年顯誤。

新五代史卷五十

雜傳第三十八

王峻

王峻字秀峯，相州安陽人也。父豐，爲樂營將。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。唐莊宗已下魏博，筠棄相州，走歸京師。租庸使趙巖過筠家，筠命峻歌佐酒，巖見而悅之。是時巖方用事，筠因以峻遺巖。梁亡，巖族誅，峻流落民間。久之，事三司使張延朗，延朗不甚愛之。晉高祖滅唐，殺延朗，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，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，峻因得事漢高祖。高祖鎮河東，峻爲客將。高祖卽位，拜峻客省使。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，以峻監其軍。累遷宣徽北院使。

周太祖鎮天雄軍，峻爲監軍。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，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，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。太祖監國，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。太祖將兵北出，至澶州，返

軍嚮京師。是時，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，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。峻與王殷謀，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，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，崇、鐸遂殺贇、信。

太祖入立，拜峻右僕射、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監修國史。劉旻攻晉州，峻爲行營都部署，得以便宜從事。別遣陳思讓、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。峻至陝州，留不進。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，諭峻欲親征。峻屏左右謂守素曰：「晉州城堅不可近，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，臣所以留此者，非怯也，蓋有待爾。且陛下新卽位，四方藩鎮，未有威德以加之，豈宜輕舉！而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，若陛下出汜水，則彥超入京師，陛下何以待之？」守素馳還，具道峻言。是時，太祖已下詔西幸，聞峻語，遽自提其耳曰：「幾敗吾事！」乃止不行。峻軍出自絳州，前鋒報過蒙阮，峻喜，謂其屬曰：「蒙阮，晉、絳之險也，旻不分兵扼之，使吾過此，可知其必敗也。」峻軍去晉州一舍，旻聞周兵大至，卽解去。諸將皆欲追之，峻猶豫不決。明日，遣騎兵追旻，不及而還。

從討慕容彥超，爲隨駕都部署，率衆先登。

峻與太祖俱起于魏，自謂佐命之功，以天下爲己任。凡所論請，事無大小，期於必得，或小不如志，言色輒不遜，太祖每優容之。峻年長於太祖二歲，往往呼峻爲兄，或稱其字，

峻由是益橫。鄭仁海、李重進、向訓等，皆太祖故時偏裨，太祖初卽位，謙抑未欲進用，而峻心忌之。自破慕容彥超還，卽求解樞密以探上意，太祖慰勞之。峻多發書諸鎮，求爲保薦，居數日，諸鎮皆馳騎上峻書，太祖大駭。峻連章求解，因不視事，太祖遣近臣召之曰：「卿若不出，吾當自往候卿。」峻曰：「車駕若來，是致臣有不測也。」然殊無出意。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，太祖卽遣同召峻。同還奏曰：「峻意少解，然請陛下聲言嚴駕，若將幸之，則峻必出矣。」太祖僮僂從之。峻聞太祖且來，遂馳入謁。

峻於樞密院起廳事，極其華侈，邀太祖臨幸，賜予甚厚。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，峻輒奏曰：「宮室已多，何用此爲？」太祖曰：「樞密院屋不少，卿亦何必有作？」峻慚不能對。

峻爲樞密使兼宰相，又求兼領平盧。已受命，暫之鎮，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，太祖皆勉從之。又請用顏衍、陳同代李穀、范質爲相，太祖曰：「進退宰相，豈可倉卒？當徐思之。」峻論請不已，語漸不遜。日亭午，太祖未食，峻爭不已，是時寒食假，太祖曰：「俟假開，當爲卿行。」峻乃退。太祖遂不能忍，明日御便殿，召百官皆入，卽幽峻於別所。太祖見馮道，泣曰：「峻凌朕，不能忍！」卽貶商州司馬，卒于貶所。

峻已被黜，太祖以峻監修國史，意其所書不實，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，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，懼以漏落得罪。峻貶後，李穀監修，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，乃命樞密直學士

就樞密院錄送史館，自此始。

王殷

王殷，大名人也。少爲軍卒，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。唐廢帝時，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，以功拜邠州刺史。晉天福中，徙原州刺史。

殷事母以孝聞，欲與人游，必先白母，母所不可者，未嘗敢往。及爲刺史，政事有小失，母責之，殷卽取杖授婢僕，自笞於母前。母亡服喪，晉高祖詔殷起復，以爲憲州刺史，殷乞終喪。服除，出帝以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。

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，先登力戰，矢中其腦，鏃自口出而不死，高祖嘉之，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，領寧江軍節度使。

契丹犯邊，漢遣殷以兵屯澶州。隱帝已殺楊邠等，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，又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。詔書至澶州，弘義恐事不果，反以告殷，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，遂起兵反。太祖入立，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，出爲天雄軍節度使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仍領親軍，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。殷頗務聚斂，太祖聞而惡之，遣人謂之曰：「吾起魏時，帑

廩儲畜豈少邪？汝爲國家用，足矣。」殷不聽。

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，後峻得罪，殷不自安。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，殷求入爲壽_三，太祖許之，而懼其疑也，復遣使止之。明年，太祖有事于南郊。是冬，殷來朝，殷握兵柄，職當警衛，出入多以兵從，又求兵甲，以備非常。是時，太祖臥疾，疑殷有異志，乃力疾御滋德殿，殷入起居，卽命執之，削奪在身官爵，長流登州。已而殺之，徙其家屬于登州。

劉詞

劉詞字好謙，大名元城人也。少事楊師厚，以勇悍知名。唐莊宗下魏博，與梁戰夾河，詞以軍功爲効節軍使，遷長劍指揮使，坐事，左遷汝州十餘年。

廢帝時，詔諸州鎮選驍勇者充禁軍，詞得選爲禁軍校。從破張從賓、楊光遠_三，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。從馬全節破安州，以功遷指揮使。從杜重威破鎮州，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。晉軍討安從進，爲襄州行營都虞候，以功遷泌州團練使。徙房州，歲餘，爲政不苛撓，人頗便之。詞居暇日，常被甲枕戈而臥，謂人曰：「我以此取富貴，豈可一日輒忘之，且人情易習，若一墮其筋力，有事何以報國！」

漢高祖時，復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。漢軍討李守貞于河中，詞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，爲行營都虞候，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。

周太祖入立，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歷鎮安國、河陽三城。世宗戰高平，樊愛能等軍敗南走，遇詞而止之曰：「軍敗矣，可無前也。」詞不聽，輒趣兵以進，世宗嘉之，以爲隨駕都部署。及班師，以爲河東行營副都部署，徙鎮永興。明年卒于鎮，年六十五，贈侍中，謚忠惠。

王環

王環，鎮州真定人也。以勇力事孟知祥爲御者，及知祥僭號于蜀，使典衛兵。晉開運之亂，秦、鳳、階、成入于蜀，孟昶以環爲鳳州節度使。

周世宗卽位，明年，遣王景、向訓攻秦、鳳州，數爲環所敗，大臣皆請罷兵。世宗曰：「吾欲一天下以爲家，而聲教不及秦、鳳，今兵已出，無功而返，吾有慚焉。」乃決意攻之。周兵糧道頗艱，昶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。景、訓先知其來，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，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，伏堂倉以待其歸。蜀兵前遇建雄，戰不勝，退走

堂倉，伏發，盡殪之，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潰。

初，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儔以兵援環，未至，聞堂倉兵敗，亦潰歸，處儔判官趙玘閉城不內，處儔遂奔成都，玘乃以城降，成、階二州相繼亦降，獨環堅守百餘日，然後克之。世宗召見環，歎曰：「三州已降，環獨堅守，吾數以書招之，而環不答，至於力屈就擒，雖不能死，亦忠其所事也，用之可勸事君者。」乃拜環右驍衛將軍。

是時，周師已征淮，卽以環佐侯章爲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。初，周師南征，李景陳兵於淮，舟楫甚盛，周師無水戰之具，世宗患之，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，爲戰艦數百艘，得景降卒，教之水戰。明年，世宗再征淮，使環將水戰卒數千，自蔡河以入淮，環居軍中，未嘗有戰功。蜀卒與環俱擒者，世宗不殺，悉以從軍，後多南奔於景，世宗待環益不疑。已而景將許文縝、邊鎬等皆被擒，世宗悉以爲將軍，與環等列第京師，歲時賜與甚厚。明年又幸淮南，又以環從，遇疾，卒于泗州。

折從阮

折從阮字可久，初名從遠，避漢高祖名，改爲阮，雲中人也。其父嗣倫，爲麟州刺史。

從阮爲人，溫恭長者，居父喪，以孝聞。唐莊宗鎮太原，以爲牙將，後以爲府州刺史。晉出帝與契丹敗盟，從阮以兵攻契丹，取其城堡十餘，遷本州團練使，兼領朔州刺史、安北都護、振武軍節度使、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。

漢高祖入立，於府州建永安軍，以從阮爲節度使。明年，以其族朝京師，徙鎮武勝，卽拜從阮子德辰爲府州團練使。

周太祖入立，從阮歷徙宣義、保義、靜難三鎮。顯德二年，罷還京師，行至洛陽卒，贈中書令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 薛史卷一三〇王峻傳及通鑑卷二九一「陳同」作「陳觀」。

〔二〕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爲壽 按薛史卷一一〇周太祖紀及五代會要卷一，周太祖生于天祐元年七月二十八日。薛史卷一一一周太祖紀云：「百寮上表，請以七月二十八日皇帝降聖日爲永壽節。」又卷一一三周太祖紀及通鑑卷二九一並載：廣順三年秋七月，王殷三次上表乞朝覲。此作「九月」恐誤。

〔三〕從破張從賓楊光遠 按薛史卷九七張從賓傳及通鑑卷二八一，天福二年六月范延光反，晉高祖

命楊光遠、張從賓討之，而從賓與延光同反。本史卷五一及薛史卷九七范延光、楊光遠傳亦載晉高祖遣楊光遠討范延光事，是楊光遠爲討叛者而非叛將。此處「楊光遠」疑爲「范延光」之誤。

〔四〕高處儔 本史卷六四後蜀世家、九國志卷七後蜀臣傳、通鑑卷二九二及宋史卷四七九西蜀世家皆作「高彥儔」。

新五代史卷五十一

雜傳第三十九

朱守殷

朱守殷，少事唐莊宗爲奴，名曰會兒，莊宗讀書，會兒常侍左右。莊宗卽位，以其廝養爲長直軍，以守殷爲軍使，故未嘗經戰陣之用。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，莊宗以爲忠，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，使守德勝。王彥章攻德勝，守殷無備，遂破南城，莊宗罵曰：「鶩才，果悞予事！」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，莊宗不聽。

同光二年，領鎮武軍節度使^(二)。是時，莊宗初入洛，守殷巡檢校京師，恃恩驕恣，凌侮勳舊，與伶人景進相爲表裏。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，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，莊宗遣守殷圍其第而殺之。

是時，明宗自鎮州來朝，居于私第。莊宗方惑羣小，疑忌大臣，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。

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：「位高人臣者身危，功蓋天下者不賞，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。宜自圖歸藩，無與禍會也！」明宗曰：「吾洛陽一匹夫爾，何能爲也！」既而明宗卒反于魏。

莊宗東討，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俟駕。郭從謙作亂，犯興教門以入，莊宗亟召守殷等軍，守殷按軍不動。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，守殷等終不至，方移兵憩北邙山下，聞莊宗已崩，卽馳入宮中，選載嬪御、寶貨以歸，縱軍士劫掠，遣人趣明宗入洛。

明宗卽位，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河南尹、判六軍諸衛事。明年，遷宣武軍節度使。九月，明宗詔幸汴州，議者喧然，或以爲征吳，或以爲東諸侯有屈彊者，將制置之。守殷尤不自安，乃殺指揮使馬彥超，閉城反。明宗行至京水，聞守殷反，遣范延光馳兵傳其城，汴人開門納延光，守殷自殺其族，乃引頸命左右斬之。明宗至汴州，命鞭其尸，梟首于市七日，傳徇洛陽。

守殷之將反也，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，彥超不從，守殷殺之。明宗憐彥超之死，以其子承祚爲洛州長史。

董璋

董璋，不知其世家何人也。少與高季興、孔循俱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。梁太祖鎮宣武，養讓爲子，是爲朱友讓。其僮奴以友讓故，皆得事梁太祖，璋以軍功爲指揮使。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，末帝遣璋攻下澤州，卽以璋爲刺史。

梁亡，璋事唐爲邠寧節度使，與郭崇韜相善。崇韜伐蜀，以璋爲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，軍事大小，皆與參決。蜀平，以爲劍南東川節度使，孟知祥鎮西川。其後，二人有異志。安重誨居中用事，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爲唐用，而能制知祥者璋也，往往稱璋忠義，重誨以爲然，頗優寵之，以故璋益橫。

天成四年，明宗祀天南郊，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，使李仁矩賫安重誨書往諭璋，璋訴不肯出，祇出十萬而已。又因事欲殺仁矩，仁矩涕泣而免，歸言璋必反。其後使者至東川，璋益倨慢，使者還，多言璋欲反狀。重誨患之，乃稍擇將吏爲兩川刺史，以精兵爲其牙衛，分布其諸州。又分閬州置保寧軍，以仁矩爲節度使，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。璋及知祥覺唐疑己，且削其地，遂連謀以反。璋因爲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。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劍門關爲七砦，於關北增置關，號永定。凡唐戍兵東歸者，皆遮留之，獲其逃者，覆以鐵籠，火炙之，或剗肉釘面，割心而啖。長興元年九月，知祥攻陷遂州，璋攻陷閬州，執李仁矩、姚洪，皆殺之。

初，璋等反，唐獨誅璋家屬，知祥妻子皆在成都，其疏屬留京師者皆不誅。石敬瑭討璋等，兵久無功，而關以西饋運不給，遠近勞敝，明宗患之。安重誨自往督軍，敬瑭不納，重誨遂得罪死，敬瑭亦還。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、東川軍將劉澄西歸，諭璋等使改過。知祥遣人告璋，欲與俱謝過自歸，璋曰：「唐不殺孟公家族，於西川恩厚矣。我子孫何在？何謝之有！」璋由此疑知祥賣己。三年四月，以兵萬人攻知祥，戰于彌牟，璋大敗，還走梓州。初，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，璋邀留之。至是，暉執璋殺之，傳其首於知祥。

范延光

范延光字子瓌，相州臨漳人也。唐明宗爲節度使，置延光麾下，而未之奇也。明宗破鄆州，梁兵方扼楊劉，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。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，延光輒自請行，乃懷延孝蠟丸書，西見莊宗致之，且曰：「今延孝雖有降意，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，未可圖也，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汝陽。」莊宗以爲然。壘成，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。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，夜至河上，爲梁兵所得，送京師，下延光獄，榜掠數百，脅以白刃，延光終不肯言晉事。繫之數月，稍爲獄吏所護。莊宗入汴，獄吏去其桎梏，拜而出之。莊宗見延

光，喜，拜檢校工部尙書。

明宗時，爲宣徽南院使。明宗行幸汴州，至滎陽，朱守殷反，延光曰：「守殷反迹始見，若緩之使得爲計，則城堅而難近。故乘人之未備者，莫若急攻，臣請騎兵五百，馳至城下，以神速駭之。」乃以騎兵五百，自暮疾馳至半夜，行二百里，戰于城下。遲明，明宗亦馳至，汴兵望見天子乘輿，乃開門，而延光先入，猶巷戰，殺傷甚衆，守殷死，汴州平。

明年，遷樞密使，出爲成德軍節度使。安重誨死，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。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？對曰：「騎軍三萬五千。」明宗撫髀歎曰：「吾兵間四十年，自太祖在太原時，馬數不過七千，莊宗取河北，與梁家戰河上，馬纔萬匹。今有馬三萬五千而不能一天下，吾老矣，馬多奈何！」延光因曰：「臣嘗計，一馬之費，可養步卒五人，三萬五千匹馬，十五萬兵之食也。」明宗曰：「肥戰馬而瘠吾人，此吾所媿也！」

夏州李仁福卒，其子彝超自立而邀旄節。明宗遣安從進代之，彝超不受代。以兵攻之，久不克。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，言綏、銀二州之人，皆有內嚮之意，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。延光曰：「王師問罪，本在彝超，夏州已破，綏、銀豈足顧哉！若不破夏州，雖得綏、銀，不能守也。」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，延光曰：「一遂凝，萬一失之不足惜，所惜者朝廷大體也。」是時，王淑妃用事，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，方倚以蒙恩寵，所言無不

聽，而大臣以妃故，多不敢爭，獨延光從容沮止之。

明宗有疾，不能視朝，京師之人，詢詢異議，藏竄山谷，或寄匿於軍營，有司不能禁。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，延光曰：「制動當以靜，宜少待之。」已而明宗疾少間，京師乃定。

是時，秦王握兵驕甚，宋王弱而且在外，議者多屬意於潞王。延光懼禍之及也，乃求罷去。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，亦遽求罷。明宗再三留之，二人辭益懇至，繼之以泣。明宗不得已，乃皆罷之，延光復鎮成德，而用朱弘昭、馮贇爲樞密使。已而秦王舉兵見誅，明宗崩，潞王反，殺愍帝，唐室大亂，弘昭、贇皆及禍以死。末帝復詔延光爲樞密使，拜宣武軍節度使。天雄軍亂，逐節度使劉延皓，遣延光討平之，卽以爲天雄軍節度使。

延光常夢大蛇自臍入其腹，半入而掣去之，以問門下術士張生，張生贊曰：「蛇，龍類也，入腹內，王者之兆也。」張生自延光微時，言其必貴，延光素神之，常置門下，言多輒中，遂以其言爲然，由是頗畜異志。

當晉高祖起太原，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，與趙延壽掎角。旣而延壽先降，延光獨不降。高祖卽位，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，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，以此遂懷反側。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。

有平山人祕瓊者，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，後溫其爲契丹所虜，瓊乃悉殺

温其家族，瘞之一穴，而取其家貲鉅萬計。晉高祖入立，以瓊爲齊州防禦使，橐其貲裝，道出于魏。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，瓊不納，延光怒，選兵伏境上，伺瓊過，殺之于夏津，悉取其貲，以戍邏者悞殺聞。由是高祖疑其必爲亂，乃幸汴州。

天福二年六月，延光遂反，遣其牙將孫銳、澶州刺史馮暉，以兵二萬距黎陽，掠滑、衛。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，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。銳輕脫無謀，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，張蓋操扇，酣歌飲食自若，軍士苦大熱，皆不爲用。光遠得謀者，詢得其謀，誘銳等渡河，半濟而擊之，兵多溺死，銳、暉走入魏，閉壁不復出。

初，延光反意未決，而得暴疾不能興，銳乃陰召暉入城，迫延光反，延光惶惑，遂從之。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，笑曰：「吾雖不武，然嘗從明宗取天下，攻堅破彊多矣。如延光已非我敵，況銳等兒戲邪？」行取孺子爾！乃決意討之。

延光初無必反意，銳等敗，延光遣牙將王知新賚表自歸，高祖不見，以知新屬武德司。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，不報，延光遂堅守。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，悉赦魏人，募能斬延光者。然魏城堅難下，攻之逾年不克，師老糧匱，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，請赦延光，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。高祖亦悔悟。三年九月，使謁者入魏赦延光，延光乃降，册封東平郡王、天平軍節度使，賜鐵券。居數月來朝，因慚請老，以太子太師致仕。

初，高祖赦降延光，語使者謂之曰：「許卿不死矣，若降而殺之，何以享國？」延光謀於副使李式，式曰：「主上敦信明義，許之不死，則不死矣。」乃降。及致仕居京師，歲時宴見，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，然心不欲使在京師。歲餘，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，謂曰：「上遣處讓來時，適有契丹使至，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反臣何在？恐晉不能制，當鎖以來，免爲中國後患。」延光聞之泣下，莫知所爲。處讓曰：「當且之洛陽，以避契丹使者。」延光曰：「楊光遠留守河南，吾之仇也。吾有田宅在河陽，可以往乎？」處讓曰：「可也。」乃挈其帑歸河陽，其行輜重盈路，光遠利其貲，果圖之。因奏曰：「延光反覆姦臣，若不圖之，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，請拘之洛陽。」高祖猶豫未決。光遠兼鎮河陽，其子承勳知州事，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。延光曰：「天子賜我鐵券，許之不死，何得及此？」乃以壯士驅之上馬，行至浮橋，推墮水溺死，以延光自投水死聞，因盡取其貲。高祖以適會其意，不問，爲之輟朝，贈太傅。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家灘，詔許歸葬相州，已葬，墓輒崩，破其棺槨，頭顱皆碎。初，祕瓊殺董溫其取其貲，延光又殺瓊而取之，而終以貲爲光遠所殺，而光遠亦不能免也。

當延光反時，有李彥珣者，爲河陽行軍司馬，張從賓反河陽，彥珣附之，從賓敗，彥珣奔于魏，延光以爲步軍都監，使之守城。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也，其母尙在，乃遣人之

邢州，取其母至城下，示彥珣以招之，彥珣望見，自射殺之。及延光出降，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，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，高祖以謂赦令已行，不可失信。後以坐贓誅。

嗚呼，甚哉，人性之慎於習也！故聖人於仁義深矣，其爲教也，勤而不怠，緩而不迫，欲民漸習而自趨之，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。然民之無知，習見善則安於爲善，習見惡則安於爲惡。五代之亂，其來遠矣。自唐之衰，干戈飢饉，父不得育其子，子不得養其親。其始也，骨肉不能相保，蓋出于不幸，因之禮義日以廢，恩愛日以薄，其習久而遂以大壞，至於父子之間，自相賊害。五代之際，其禍害不可勝道也。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，莫不共知惡於不孝，然彥珣彎弓射其母，高祖從而赦之，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，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怪也，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！語曰：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。」至其極也，使人心不若禽獸，可不哀哉！若彥珣之惡，而恬然不以爲怪，則晉出帝之絕其父，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。

婁繼英

婁繼英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歷梁、唐，爲絳、冀二州刺史、北面水陸轉運使、耀州團練使。

晉高祖時，爲左監門衛上將軍。

繼英子婦，溫延沼女也，自明宗時誅其父韜，延沼兄弟廢居于許，心常怨望。及范延光反，繼英有弟爲魏州子城都虞候，延光遣人以蠟書招繼英，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光，延光大喜，與之信箭，使陰圖許。延沼與其弟延濬、延袞募不逞之徒千人，期以攻許。而許州節度使萇從簡以延光之反，疑有應者，爲備甚嚴。延沼未及發，延光蠟書事泄於京師，繼英惶恐不自安，乃出奔許。高祖下詔招慰之，使復位，繼英懼不敢出。

溫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，延沼以其女故不忍。張從賓反於洛陽，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投從賓於汜水。繼英知溫氏之初欲殺己也，反譖延沼兄弟於從賓，從賓殺之。從賓敗，繼英爲杜重威所殺。

安重榮

安重榮，小字鐵胡，朔州人也。祖從義，利州刺史。父全，勝州刺史、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。

重榮有力，善騎射，爲振武巡邊指揮使。晉高祖起太原，使張穎陰招重榮，其母與兄皆

以爲不可，重榮業已許穎，母、兄謀共殺穎以止之，重榮曰：「未可，吾當爲母卜之。」乃立一箭，百步而射之，曰：「石公爲天子則中。」一發輒中；又立一箭而射之，曰：「吾爲節度使則中。」一發又中，其母、兄乃許，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。高祖卽位，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。

重榮雖武夫，而曉吏事，其下不能欺。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，重榮拔劍授其父，使自殺之，其父泣曰：「不忍也！」其母從傍詬罵，奪其劍而逐之，問之，乃繼母也，重榮叱其母出，後射殺之。

重榮起於軍卒，暴至富貴，而見唐廢帝、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，嘗謂人曰：「天子寧有種邪？兵強馬壯者爲之爾！」雖懷異志，而未有以發也。是時，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，契丹驕甚，高祖奉之愈謹，重榮憤然，以謂「詘中國以尊夷狄，困已敝之民，而充無厭之欲，此晉萬世恥也！」數以此非誚高祖。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，重榮箕踞慢罵，不爲之禮，或執殺之。是時，吐渾白氏役屬契丹，苦其暴虐，重榮誘之入塞。契丹數遣使責高祖，并求使者，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，受責愈謹，多爲好辭以自解，而姑息重榮不能詰。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、鎮、忻、代山谷中吐渾，悉驅出塞。吐渾去而復來，重榮卒納之，因招集亡命，課民種稗，食馬萬疋，所爲益驕。因怒殺指揮使賈章，誣之以反，章女尙幼，欲捨之，女曰：

「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，存者特吾與父爾，今父死，吾何忍獨生，願就死！」遂殺之。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，而知重榮之必敗也。重榮既僭侈，以爲金魚袋不足貴，刻玉爲魚佩之。娶二妻，高祖因之並加封爵。

天福六年夏，契丹使者拽刺過鎮，重榮侵辱之，拽刺言不遜，重榮怒，執拽刺，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，處之博野。上表曰：「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、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，又據生吐渾、渾、契苾、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、安慶、九府等各領其族、牛羊、車帳、甲馬七八路來奔，具言：契丹殘害，掠取生口羊馬，自今年二月已後，號令諸蕃，點閱疆壯，辦具軍裝，期以上秋南向。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，敗滅家族，願先自歸，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。又據沿河党項、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、敕牒、旗幟來歸款，皆號泣告勞，願治兵甲以報怨。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，以城來歸。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，朔州不攻伐而自歸，雖繫人情，盡由天意。又念陷蕃諸將等，本自勳勞，久居富貴，沒身虜塞，酷虐不勝，企足朝廷，思歸可諒，苟聞傳檄，必盡倒戈。」其表數千言。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、四方藩鎮，皆以契丹可取爲言。高祖患之，爲之幸鄴，報重榮曰：「前世與虜和親，皆所以爲天下計，今吾以天下臣之，爾以一鎮抗之，大小不等，無自辱焉！」重榮謂晉無如我何，反意乃決。重榮雖以契丹爲言，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

結。契丹亦利晉多事，幸重榮之亂，期兩敵之，欲因以窺中國，故不加怒於重榮。

重榮將反也，其母又以為不可，重榮曰：「為母卜之。」指其堂下幡竿龍口仰射之，曰：「吾有天下則中之。」一發而中，其母乃許。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，重榮曰：「此鳳也。」畜之後潭。又使人為大鐵鞭以獻，誑其民曰：「鞭有神，指人，人輒死。」號「鐵鞭郎君」，出則以為前驅。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，無故頭自落，鐵胡，重榮小字，雖甚惡之，然不悟也。

其冬，安從進反襄陽，重榮聞之，乃亦舉兵。是歲，鎮州大旱、蝗，重榮聚飢民數萬，驅以嚮鄴，聲言入覲。行至宗城破家堤，高祖遣杜重威逆之，兵已交，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，臨陣卷旗以奔晉軍，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，晉軍不知其來降，爭殺而分之。重榮聞彥之降晉，大懼，退入于輜重中，其兵二萬皆潰去。是冬大寒，潰兵飢凍及見殺無子遺，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，以牛馬革為甲，驅州人守城以待。重威兵至城下，重榮裨將自城西水碾門引官軍以入，殺守城二萬餘人。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，重威使人擒之，斬首以獻，高祖御樓受馘，命漆其首送于契丹。改成德軍為順德，鎮州曰恆州，常山曰恆山云。

安從進

安從進，振武索葛部人也。祖、父皆事唐爲騎將。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，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，領貴州刺史。明宗時，爲保義、彰武軍節度使，未嘗將兵征伐。李彝超自立於夏州，從進嘗一以兵往，卒亦無功。愍帝卽位，徙領順化，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。路王反鳳翔，從進巡檢京城，殺樞密使馮贇，送款於從珂。愍帝出奔，從珂將至京師，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。清泰中，徙鎮山南東道。晉高祖卽位，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高祖取天下不順，常以此慚，藩鎮多務，過爲姑息，而藩鎮之臣，或不自安，或心慕高祖所爲，謂舉可成事，故在位七年，而反者六起，從進最後反，然皆不免也。自范延光反鄴，從進已畜異志，恃江爲險，招集亡命，益置軍兵。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，多擅留之，邀遮商旅，皆黥以充軍。與安重榮陰相結託，期爲表裏。高祖患之，謀徙從進，使人謂曰：「東平王建立來朝，願還鄉里，已徙上黨。朕虛青州以待卿，卿誠樂行，朕卽降制。」從進報曰：「移青州在漢江南，臣卽赴任。」高祖亦優容之。其子弘超爲宮苑副使，居京師，從進請賜告，歸遂不遣。王令謙、潘知麟者，皆從進牙將也，常從從進最久，知其必敗，切諫之。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南山，酒酣，令人推墮崖死。

天福六年，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，反迹見，高祖爲之幸鄴，鄭王重貴留守京師。宰相和凝曰：「陛下且北，從進必反，何以制之？」高祖曰：「卿意奈何？」凝曰：「臣聞兵法，先人者

奪人，願爲空名宣敕十數通授鄭王，有急則命將以往。」

從進聞高祖北，遂殺知麟以反。鄭王以空名敕授李建崇、郭金海等討之，從進引兵攻鄧州，不克，進至湖陽，遇建崇等，大駭，以爲神速，復爲野火所燒，遂大敗。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。高祖遣高行周圍之，踰年糧盡，從進自焚死。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，高祖御樓受俘，徇于市而斬之。降襄陽爲防禦，贈令謙忠州刺史，知麟順州刺史。

楊光遠

楊光遠字德明，其父曰阿瞪啜，蓋沙陀部人也。光遠初名阿檀，爲唐莊宗騎將，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，折其一臂，遂廢不用。久之，以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，戍瓦橋關。光遠爲人病秃折臂，不通文字，然有辨智，長於吏事。明宗時，爲媯、瀛、冀、易四州刺史，以治稱。

初，唐兵破王都於中山，得契丹大將翦刺等十餘人。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，遣使者求翦刺等，明宗與大臣議，皆欲歸之，獨光遠不可，曰：「翦刺皆北狄善戰者，彼失之如去手足；且居此久，熟知中國事，歸之豈吾利也！」明宗曰：「蕃人重盟誓，已與吾好，豈相負也？」光遠曰：「臣恐後悔不及爾！」明宗嘉其說，卒不遣翦刺等。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

軍節度使。清泰二年，徙鎮中山，兼北面行營都虞候，禦契丹於雲、應之間。

晉高祖起太原，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副使，爲契丹所敗，退守晉安寨。契丹圍之數月，人馬食盡，殺馬而食，馬盡，乃殺敬達出降。耶律德光見之，斬曰：「爾輩大是惡漢兒。」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，猶爲謙言以對，德光曰：「不用鹽酪，食一萬匹戰馬，豈非惡漢兒邪！」光遠等大慚伏，德光問曰：「懼否？」皆曰：「甚懼。」曰：「何懼？」曰：「懼皇帝將入蕃。」德光曰：「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，汝等勉事晉。」晉高祖以光遠爲宣武軍節度使、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。光遠進見，佯爲悒悒之色，常如有所恨者，高祖疑其有所不足，使人問之，對曰：「臣於富貴無不足也，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，此常爲愧爾！」由是高祖以爲忠，頗親信之。

范延光反，以爲魏府都招討使，久之不能下，高祖卒用佗計降延光。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，謂高祖畏己，始爲恣橫。高祖每優容之，爲選其子承祚尙長安公主，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，恩寵無比。樞密使桑維翰惡之，數以爲言。光遠自魏來朝，屢指維翰擅權難制。高祖不得已，罷出維翰於相州，亦徙光遠西京留守，兼鎮河陽，奪其兵職。光遠始大怨望，陰以寶貨奉契丹，訴己爲晉疏斥。所養部曲千人，撓法犯禁河、洛之間，甚於寇盜。天福五年，徙鎮平盧，封東平王。光遠請其子以行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，承勳萊州防禦使，父

子俱東，車騎連屬數十里。出帝卽位，拜太師，封壽王。

是時，晉馬少，括天下馬以佐軍，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，光遠怒曰：「此馬先帝賜我，安得復取，是疑我反也！」遂謀爲亂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，出帝卽以承祚爲淄州刺史，遣使者賜以玉帶、御馬以慰安之，光遠益驕，乃反。召契丹入寇，陷貝州。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。

是時，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瀆、魏之間，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，謀曰：「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，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，則河南危矣！」出帝乃遣李守貞、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。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，方築壘，守貞等急擊之，契丹大敗，遂與光遠隔絕。德光聞河上兵大敗，與晉決戰戚城，亦敗。

契丹已北，出帝復遣守貞、符彥卿東討，光遠嬰城固守，自夏至冬，城中人相食幾盡。光遠北望契丹，稽首以呼德光曰：「皇帝悞光遠邪！」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，光遠曰：「我在代北時，嘗以紙錢祭天池，投之輒沒，人言我當作天子，宜且待時，毋輕議也。」承勳知不可，乃殺節度判官丘濤、親將杜延壽、楊瞻、白延祚等，劫光遠幽之，遣人奉表待罪。承信、承祚皆詣闕自歸，而光遠亦上章請死。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衛將軍，賜光遠詔書，許以不死，羣臣皆以爲不可，乃敕李守貞便宜處置。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。延祚至其

第，光遠方閱馬于廐，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：「天使在門，欲歸報天子，未有以藉手。」光遠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願得大王頭爾！」光遠罵曰：「我有何罪？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，使爾家世世爲天子，我亦望以富貴終身，而反負心若此！」遂見殺，以病卒聞。

承勳事晉爲鄭州防禦使，德光滅晉，使人召承勳至京師，責其劫父，斃而食之，乃以承勳爲平盧節度使。漢高祖贈光遠尙書令，封齊王，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勳，使刻石于青州。碑石既立，天大雷電，擊折之。

阿瞪啜初非姓氏，其後改名瑊而姓楊氏。光遠初名檀，清泰二年，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，乃賜名光遠云。光遠既病禿，而妻又跛其足也，人爲之語曰：「自古豈有禿瘡天子、跛脚皇后邪？」相傳以爲笑。然而召夷狄爲天下首禍，卒滅晉氏，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，皆光遠爲之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同光二年領鎮武軍節度使。「鎮武軍」，貴池、汪本同，南監、汲、殿、南昌、鄂、蜀、劉校本作「振武軍」。薛史卷七四朱守殷傳亦云「同光二年爲振武節度使」。

〔二〕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。「房州」，薛史卷九四李彥珣傳及通鑑卷二八一作「坊州」。

新五代史卷五十二

雜傳第四十

杜重威

杜重威，朔州人也。其妻石氏，晉高祖之女弟，高祖卽帝位，封石氏爲公主，拜重威舒州刺史，以典禁兵。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，以功拜潞州節度使。范延光反於鄴，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，徙領忠武，加同平章事。又徙領天平，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。

安重榮反，重威逆戰于宗城，重榮爲偃月陣，重威擊之不動。重威欲少却以伺之，偏將王重胤曰：「兩兵方交，退者先敗。」乃分兵爲二，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，戰酣，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，重榮將趙彥之來奔，重榮遂大敗，走還鎮州，閉壁不敢出。重威攻破之，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。

重威出於武卒，無行而不知將略。破鎮州，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貲，皆沒之家，高祖

知而不問。及出帝與契丹絕好，契丹連歲入寇，重威閉城自守，屬州城邑多所屠戮。胡騎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，重威登城望之，未嘗出救。

開運元年，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。明年，引兵攻泰州，破滿城、遂城。契丹已去至古北，還兵擊之，重威等南走，至陽城，爲虜所困，賴符彥卿、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，契丹大潰。諸將欲追之，重威爲俚語曰：「逢賊得命，更望複子乎？」乃收馬馳歸。

重威居鎮州，重斂其民，戶口彫敝，又懼契丹之至，乃連表乞還京師，未報，亟上道，朝廷莫能止，卽拜重威爲鄴都留守。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，殿中監王欽祚和市軍儲，乃錄以聞，給絹數萬匹以償之，重威大怒曰：「吾非反者，安得籍沒邪！」

三年秋，契丹高牟翰詐以瀛州降，復以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。是秋，天下大水，霖雨六十餘日，飢殍盈路，居民拆木以供爨，剝藁席以秣馬牛，重威兵行泥潦中，調發供饋，遠近愁苦。重威至瀛州，牟翰已棄城去，重威退屯武彊。契丹寇鎮、定，重威西趨中渡橋，與虜夾滹沱河而軍。偏將宋彥筠、王清渡水力戰，而重威按軍不動，彥筠遂敗，清戰死。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脚木爲橋，募敢死士過河擊賊，諸將皆以爲然，獨重威不許。

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欒城，斷重威軍後。是時，重威已有異志，而糧道隔絕，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。契丹大悅，許以中國與重威爲帝，重威信以爲然，乃伏甲士，召諸將告以降

虜。諸將愕然，以上將先降，乃皆聽命。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，乃令軍士陣于柵外，軍士猶喜躍以爲決戰，重威告以糧盡出降，軍士解甲大哭，聲震原野。契丹賜重威赭袍，使衣以示諸軍，拜重威太傅。

契丹犯京師，重威以晉兵屯陳橋，士卒凍餓，不勝其苦。重威出入道中，市人隨而詬之，重威俛首不敢仰顧。契丹據京師，率城中錢帛以賞軍，將相皆不免，重威當率萬緡，乃訴於契丹曰：「臣以晉軍十萬先降，乃獨不免率乎？」契丹笑而免之，遣還鄴都。明年，契丹北歸，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別。

漢高祖定京師，拜重威太尉、歸德軍節度使，重威懼，不受命。遣高行周攻之，不克，高祖乃自將攻之。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之，重威不聽命，而漢兵數敗，圍之百餘日。初，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，高祖自太原入，告者言其將反，高祖悉誅於繁臺，其亡者奔于鄴。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，聞燕兵見殺，乃勸重威固守。高祖已殺燕兵，悔之，數遣人招璉等，璉登城呼曰：「繁臺之誅，燕兵何罪？既無生理，請以死守！」

重威食盡，屑麴而食，民多逾城出降，皆無人色。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相次請降，高祖許之。重威素服出見高祖，高祖赦重威，拜檢校太師、守太傅、兼中書令。悉誅璉及重威將吏，而錄其私帑，以重威歸京師。

高祖病甚，顧大臣曰：「善防重威！」高祖崩，祕不發喪，大臣乃共誅之，及其子弘璋、弘璨、弘璿尸於市，市人蹴而詬之，吏不能禁，支裂蹈踐，斯須而盡。

李守貞

李守貞，河陽人也。晉高祖鎮河陽，以爲客將，其後嘗從高祖，高祖卽位，拜客省使。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，以功拜宣徽使。

出帝卽位，楊光遠反，召契丹入寇。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，爲侍衛親軍都虞候，從出帝幸澶州。麻荅以奇兵入鄆州，渡馬家口，柵於河東。守貞馳往破之，契丹兵多溺死，獲馬數百匹，裨將七十餘人。徙領泰寧軍節度使，以兵二萬討之。光遠降，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、名姬、善馬獻之守貞，守貞德之，陰置顏麾下。是時，凡出師破賊，必有德音赦其餘類。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，捕之甚急，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，久而不下。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，詔取顏殺之，守貞大怒，乃與維翰有隙。

賊平行賞，守貞悉以醜茶染木給之，軍中大怒，以帛裹之爲人首，梟於木間，曰：「守貞首也。」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，賜以光遠舊第，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，爲京師之甲。出帝

臨幸，燕錫恩禮，出於諸將。

契丹入寇，出帝再幸澶州，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，守貞爲都監。晉兵素驕，而守貞、重威爲將皆無節制，行營所至，居民叅圍一空，至於草木皆盡。其始發軍也，有賜賚，曰「掛甲錢」，及班師，又加賞勞，曰「卸甲錢」，出入之費，常不下三十萬，由此晉之公私重困。守貞與重威等攻下泰州，破滿城，殺二千餘人。還，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，領天平軍節度使，又領歸德。

是時，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，延壽詐言思歸，願得晉兵爲應，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，出帝以爲然，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。初，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，有怨望之心，不可用，乃用守貞。是時，重威鎮魏州，守貞嘗將兵往來過魏，重威待之甚厚，多以戈甲金帛奉之。出帝嘗謂守貞曰：「卿常以家財散士卒，可謂忠於國者乎！」守貞謝曰：「皆重威與臣者。」因請與重威俱北。於是卒以重威爲招討使，守貞爲都監，屯于武彊。契丹寇鎮、定，守貞等軍於中渡，遂與重威降于契丹。契丹以守貞爲司徒。契丹犯京師，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。

漢高祖入京師，守貞來朝，拜太保、河中節度使。高祖崩，杜重威死，守貞懼，不自安，以謂漢室新造，隱帝初立，天下易以圖，而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陰干守貞，爲言有非常之相，

守貞乃決計反。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，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，守貞大喜，以爲天人皆應，乃發兵西據潼關，招誘草寇，所在竊發。漢遣白文珂、常思等出軍擊之。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，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爲秦王，守貞拜景崇等官爵。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、蜀、契丹，使出兵以牽漢。

文珂等攻景崇、思綰等久無功，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。諸將皆請先擊思綰、景崇，威計未知所向。行至華州，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：「三叛連衡，以守貞爲主，守貞先敗，則思綰、景崇可傳聲而破矣。若捨近圖遠，使守貞出兵于後，思綰、景崇拒戰于前，則漢兵屈矣。」威以爲然，遂先擊守貞。

是時，馮道罷相居河陽，威初出兵，過道家問策，道曰：「君知博乎？」威少無賴，好蒲博，以爲道譏之，艷然而怒。道曰：「凡博者錢多則多勝，錢少則多敗，非其不善博，所以敗者，勢也。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，較其多少，勝敗可知。」威大悟，謀以遲久困之，乃與諸將分爲三柵，柵其城三面，而闕其南，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。守貞出其兵壞長城，威輒補其所壞，守貞輒出爭之，守貞兵常失十三四，如此逾年，守貞城中兵無幾，而食又盡，殺人而食。威曰：「可矣。」乃爲期日，督兵四面攻而破之。

初，守貞召總倫問以濟否，總倫曰：「王當自有天下，然分野方災，俟殺人垂盡，則王事

濟矣。守貞以爲然。嘗會將吏大飲，守貞指畫虎圖曰：「吾有天命者中其掌。」引弓一發中之，將吏皆拜賀，守貞益以自負。

城破，守貞與妻子自焚，漢軍入城，於煙燼中斬其首，傳送京師，梟於南市，其餘黨皆磔之。

張彥澤

張彥澤，其先突厥部人也。後徙居陰山，又徙太原。彥澤爲人驍悍殘忍，目睛黃而夜有光，顧視如猛獸。以善射爲騎將，數從莊宗、明宗戰伐。與晉高祖連姻，高祖時，已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、曹州刺史。與討范延光，拜鎮國軍節度使，歲中，徙鎮彰義。

爲政暴虐，常怒其子，數笞辱之。子逃至齊州，州捕送京師，高祖以歸彥澤。彥澤上章請殺之，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爲作章，屢諫止之。彥澤怒，引弓射式，式走而免。式素爲彥澤所厚，多任以事，左右小人皆素嫉之，因共讒式，且迫之曰：「不速去，當及禍。」式乃出奔。彥澤遣指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，戒曰：「式不肯來，當取其頭以來！」式至衍州，刺史以兵援之，邠州，節度使李周留式，馳騎以聞，詔流式商州。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，期必

得式，且曰：「彥澤若不得張式，患在不測。」高祖不得已，與之。彥澤得式，剖心、決口、斷手足而斬之。

高祖遣王周代彥澤，以爲右武衛大將軍。周奏彥澤所爲不法者二十六條，并述涇人殘敵之狀，式父鐸詣闕訴冤，諫議大夫鄭受益、曹國珍，尙書刑部郎中李濤、張麟，員外郎麻濤、王禧伏閣上疏，論彥澤殺式之冤，皆不省。濤見高祖切諫，高祖曰：「彥澤功臣，吾嘗許其不死。」濤厲聲曰：「彥澤罪若可容，延光鐵券何在！」高祖怒，起去，濤隨之諫不已，高祖不得已，召式父鐸、弟守貞、子希範等，皆拜以官，爲蠲涇州民稅，免其雜役一年，下詔罪已，然彥澤止削階、降爵而已。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閣門連疏論之，不報。

出帝時，彥澤爲左龍武軍大將軍，遷右武衛上將軍，又遷右神武統軍。自契丹與晉戰河北，彥澤在兵間，數立戰功，拜彰國軍節度使。與契丹戰陽城，爲契丹所圍，而軍中無水，鑿井輒壞，又天大風，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，軍中大懼。彥澤以問諸將，諸將皆曰：「今虜乘上風，而吾居其下，宜待風回乃可戰。」彥澤以爲然。諸將皆去，偏將藥元福獨留，謂彥澤曰：「今軍中飢渴已甚，若待風回，吾屬爲虜矣！且逆風而戰，敵人謂我必不能，所謂出其不意。」彥澤卽拔拒馬力戰，契丹奔北二十餘里，追至衛村，又大敗之，契丹遂去。

開運三年秋，杜重威爲都招討使，李守貞兵馬都監，彥澤馬軍都排陣使。彥澤往來鎮、定之間，敗契丹于泰州，斬首二千級。重威、守貞攻瀛州不克，退及武彊，聞契丹空國入寇，惶惑不知所之，而彥澤適至，言虜可破之狀，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。彥澤爲先鋒，至中渡橋，已爲虜所據，彥澤猶力戰爭橋，燒其半，虜小敗却，乃夾河而寨。

十二月丙寅，重威、守貞叛降契丹，彥澤亦降。耶律德光犯闕，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，彥澤倍道疾驅，至河，銜枚夜渡。壬申夜五鼓，自封丘門斬關而入。有頃，宮中火發，出帝以劍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，爲小吏薛超所持。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與皇太后書入，乃滅火。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門，登樓覘賊，彥澤呼而下之，諸門皆啓。彥澤頓兵明德樓前，遣傅住兒入傳戎王宣語，帝脫黃袍，素服再拜受命。使人召彥澤，彥澤謝曰：「臣無面目見陛下。」復使召之，彥澤笑而不答。

明日，遷帝於開封府，帝與太后、皇后肩輿，宮嬪、宦者十餘人皆步從。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，內外不通。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，皆先示彥澤乃敢遣。帝取內庫帛數段，主者曰：「此非帝有也。」不與。又使求酒於李崧，崧曰：「臣家有酒非敢惜，慮陛下憂躁，飲之有不測之虞，所以不敢進。」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，得入與帝訣，歸第自經死。德光渡河，帝欲郊迎，彥澤不聽，遣白德光，德光報曰：「天無二日，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。」

邪！」乃止。

初，彥澤至京師，李濤謂人曰：「吾禍至矣！與其逃於溝竇而不免，不若往見之。」濤見彥澤，爲俚語以自投死，彥澤笑而厚待之。

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，晝夜酣飲自娛，出入騎從常數百人，猶題其旗幟曰「赤心爲主」。迫遷出帝，遂輦內庫，輸之私第，因縱軍士大掠京師。軍士邏獲罪人，彥澤醉不能問，瞋目視之，出二手指，軍士卽驅出斷其腰領。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，彥澤使人求於皇太后，太后遲疑未與，卽劫取之。彥澤與閤門使高勳有隙，乘醉入其家，殺數人而去。

耶律德光至京師，聞彥澤劫掠，怒，鎖之。高勳亦自訴於德光，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，問：「彥澤當誅否？」百官皆請不赦，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，乃命高勳監殺之。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，皆縶經杖哭，隨而詬詈，以杖朴之，彥澤俛首無一言。行至北市，斷腕出鎖，然後用刑，勳剖其心祭死者，市人爭破其腦，取其髓，燻其肉而食之。

嗚呼，晉之事醜矣，而惡亦極也！其禍亂覆亡之不暇，蓋必然之理爾。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，亦未必不亡；然開虜之隙，自一景延廣，而卒成晉禍者，此三人也。視重威、彥

澤之死，而晉人所以甘心者，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，非一日也。至於爭已戮之尸，撻其肉，剔其髓而食之，擄裂蹈踐，斯須而盡，何其甚哉！此自古未有也。然當是時，舉晉之兵皆在北面，國之存亡，繫此三人之勝敗，則其任可謂重矣。蓋天下惡之如彼，晉方任之如此，而終以不悟，豈非所謂臨亂之君，各賢其臣者歟？

校勘記

〔二〕拜彰國軍節度使 薛史卷八四晉少帝紀稱「相州節度使」，卷九八張彥澤傳謂「出鎮安陽」，通鑑卷二八五稱「彰德節度使」。按安陽屬相州，爲彰德軍；彰國軍爲應州。此「彰國」當是「彰德」之訛。

1

...

新五代史卷五十三

雜傳第四十一

王景崇

王景崇，邢州人也。爲人明敏巧辯，善事人。唐明宗鎮邢州，以爲牙將，其後嘗從明宗，隸麾下。明宗卽位，拜通事舍人，歷引進閣門使，馳詔方鎮、監軍征伐，必用景崇。後事晉，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，常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。晉亡，蕭翰據京師，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。已而翰北歸，許王從益居京師，用景崇爲宣徽使、監左藏庫。

漢高祖起太原，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，高祖至京師，拜景崇右衛大將軍，未之奇也。高祖攻鄴，景崇不得從，乃求留守起居，表詣行在。見高祖，願留軍中効用，爲高祖畫攻戰之策，甚有辯，高祖乃奇其材。

⊖一本作宮。

是時，漢方新造，鳳翔侯益、永興趙贊皆嘗受命契丹，高祖立，益等內顧自疑，乃陰召蜀人爲助，高祖患之。及已破鄴，益等懼，皆請入朝。會回鶻入貢，言爲党項所隔不得通，願得漢兵爲援，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。景崇將行，高祖已疾，召入臥內戒之曰：「益等已來，善矣，若猶遲疑，則以便宜圖之。」景崇行至陝，趙贊已東入朝，而蜀兵方寇南山，景崇擊破蜀兵，追至大散關而還。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。

景崇至鳳翔，侯益未有行意，而高祖崩，或勸景崇可速誅益，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，猶豫未決。益從事程渥，與景崇同鄉里，有舊，往說景崇曰：「吾與子爲故人，吾位不過賓佐，而子已貴矣，奈何欲以陰狡害人而取之乎？侯公父子爪牙數百，子毋妄發，禍行及矣！非吾，誰爲子言之。」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，益乃亡去，景崇大悔失不殺之。

益至京師，隱帝新立，史弘肇、楊邠等用事，益乃厚賂邠等，陰以事中景崇。已而益拜開封尹，景崇心不自安，諷鳳翔將吏求己領府事。朝廷患之，拜景崇邠州留後，以趙暉爲鳳翔節度使。景崇乃叛，盡殺侯益家屬，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爲秦王，隱帝卽以趙暉討之。景崇西招蜀人爲助，蜀兵至寶鷄，爲暉將藥元福、李彥從所敗。暉攻鳳翔，塹而圍之，數以精兵挑戰，景崇不出。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，僞爲蜀兵旗幟，循南山而下，聲言蜀救兵至矣，須臾塵起，景崇以爲然，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。暉設伏以待之，景崇兵大

敗，由是不敢復出。

明年，守貞、思綰相次皆敗，景崇客周璨謂景崇曰：「公能守此者，以有河中、京兆也。今皆敗矣，何所恃乎？不如降也。」景崇曰：「誠累君等，然事急矣，吾欲爲萬有一得之計可乎？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，今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僞降，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，脫使不成而死，猶勝於束手也。」璨等皆然之。遲明，輦燒東門將降，而府中火起，景崇自焚矣，輦乃降暉。

趙思綰

趙思綰，魏州人也。爲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。漢高祖卽位，徙贊鎮永興，贊入朝京師，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。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，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，陰以西事屬之。

景崇至永興，贊雖入朝，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，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。遂與思綰俱西，然以非己兵，懼思綰等有二心，意欲黥其面以自隨，而難言之，乃稍微風其旨。思綰厲聲請先黥以率衆，齊藏珍惡之，竊勸景崇殺思綰，景崇不聽，與俱西。

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，是時侯益來朝，思綰以兵從益東歸。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：

「趙公已入人手，吾屬至，并死矣，奈何？」彥卿曰：「事至而變，勿預言也。」益行至永興，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，飲于郊亭，思綰前曰：「兵館城東，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，願縱兵入城，挈其家屬。」益信之以爲然。思綰與部下入城，有州校坐於城門，思綰歐之，奪其佩刀斬之，并斬門者十餘人，遂閉門劫庫兵以叛。

高祖遣郭從義、王峻討之，經年莫能下，而王景崇亦叛，與思綰俱送款於李守貞，守貞以思綰爲晉昌軍節度使。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，先圍守貞於河中。居數月，思綰城中食盡，殺人而食，每犒宴，殺人數百，庖宰一如羊豕。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，語其下曰：「食膽至千，則勇無敵矣！」

思綰計窮，募人爲地道，將走蜀，其判官陳讓能謂思綰曰：「公比於國無嫌，但懼死而爲此爾！今國家用兵三方，勞敝不已，誠能翻然効順，率先自歸，以功補過，庶幾有生；若坐守窮城，待死而已。」思綰然之，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，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。拜思綰鎮國軍留後，趣使就鎮，思綰遲留不行。蜀陰遣人招思綰，思綰將奔蜀，而從義亦疑之，乃遣人白郭威，威命從義圖之。從義因入城召思綰，趣之上道，至則擒之。思綰問曰：「何以用刑？」告者曰：「立釘也。」思綰厲聲曰：「爲吾告郭公，吾死未足塞責，然釘磔之醜，壯夫所恥，幸少假之。」從義許之，父子俱斬於市。

慕容彥超

慕容彥超，吐谷渾部人，漢高祖同產弟也。嘗冒姓閻氏，彥超黑色胡髯，號閻崑崙。少事唐明宗爲軍校，累遷刺史。唐、晉之間，歷磁、單、濮、棣四州，坐濮州造麴受賂，法當死，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，得減死，流于房州。

契丹滅晉，漢高祖起太原，彥超自流所逃歸漢，拜鎮寧軍節度使。杜重威反於魏，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都部署以討之，以彥超爲副。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，行周用兵持重，兵至城下，久之不進。彥超欲速進戰，而行周不許。行周有女嫁重威子，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，惜賊城而不攻，行周大怒。高祖聞二人不相得，懼有佗變，由是遽親征。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，行周不能忍，見宰相涕泣，以屎塞口以自訴。高祖知曲在彥超，遣人慰勞行周，召彥超責之，又遣詣行周謝過，行周意稍解。

是時，漢兵頓魏城下已久，重威守益堅，諸將皆知未可圖，而彥超獨言可速攻，高祖以爲然，因自督士卒急攻，死傷者萬餘人，由是不敢復言攻。後重威出降，高祖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，行周辭不敢受，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：「吾當爲爾徙彥超。」行周乃

受，而彥超徙鎮泰寧。

隱帝已殺史弘肇等，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，懼事不果，召諸將入衛京師。使者至兗，彥超方食，釋匕箸而就道。周兵犯京師，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：「北兵之來，其家屬皆在京師，宜閉門以挫其銳，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，可使解甲。」彥超謂益曰：「益老矣！此懦夫之計也。」隱帝乃遣彥超副益，將兵于北郊。周兵至，益夜叛降于周。彥超力戰于七里，隱帝出勞軍，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，彥超大言報曰：「北兵何能爲？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。」又謂隱帝曰：「官家宮中無事，明日可出觀臣戰。」明日隱帝復出勞軍，彥超戰敗奔兗州，隱帝遇弒于北郊。

周太祖入立，彥超不自安，數有所獻，太祖報以玉帶，又賜詔書安慰之，呼彥超爲弟而不名，又遣翰林學士魯崇諒往慰諭之，彥超心益疑懼。已而劉旻自立于太原，出兵攻晉，絳，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，彥超乘間亦謀反，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，太祖知其詐，手詔許之。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，又爲高行周所與書以進，其辭皆指斥周過失，若欲共反者。太祖驗其印文僞，以書示行周。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，昇爲出兵攻汴陽，爲周兵所敗，而劉旻攻晉，絳不克，解去。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、客省使向訓討之，彥超閉城自守。

初，彥超之反也，判官崔周度諫曰：「魯，詩書之國也，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，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。今公英武，一代之豪傑也，若量力相時而動，可以保富貴終身。李河中、安襄陽、鎮陽杜令公，近歲之龜鑑也。」彥超大怒，未有以害之。已而見圍，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，前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扑，乃悉家貲以獻。彥超以爲未盡，又欲并罪周度，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。周度謂弘魯曰：「公命之死生，繫財之多少，願無隱也。」弘魯遣家僮與周度斷掘搜索無所得。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，弘魯惶恐拜其妻妾，妻妾皆言無所隱。周度入白彥超，彥超不信，下弘魯及周度于獄。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，欲贖出弘魯，彥超大怒，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而死，遂斬周度于市。

是歲鎮星犯角、亢，占曰：「角、亢，鄭分，兗州當焉。」彥超卽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，迎於開元寺，塑像以事之，日常一至，又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。

彥超爲人多智詐而好聚斂，在鎮嘗置庫質錢，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，主吏久之乃覺。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，盡徙其金帛于佗所而以盜告。彥超卽榜于市，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，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，已而得質僞銀者，寘之深室，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，皆鐵爲質而包以銀，號「鐵胎銀」。其被圍也，勉其城守者曰：「吾有銀數千錠，當悉以賜汝。」軍士私相謂曰：「此鐵胎爾，復何用哉！」皆不爲之用。

明年五月，太祖親征，城破，彥超夫妻皆投井死，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，遂滅其族。兖州平，太祖詔贈閻弘魯左驍衛大將軍、崔周度祕書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是時候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。薛史卷一〇九趙思綰傳云「遣供奉官王益部署思綰等赴闕」。按通鑑卷二八七及卷二八八，侯益來朝在乾祐元年二月，趙思綰從王益東歸在乾祐元年三月，兩不相涉。疑此處侯益爲王益之誤。

〔二〕陳讓能 貴池、汪本同，南監、汲、殿、南昌、蜀、鄂、劉校本及薛史卷一〇九趙思綰傳、通鑑卷二八八「陳」作「程」。

〔三〕魯崇諒 汪、南監本同，貴池、汲、殿、南昌、蜀、鄂、劉校本及通鑑卷二九〇「魯」作「魚」。

新五代史卷五十四

雜傳第四十二

傳曰：「禮義廉恥，國之四維；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。」善乎，管生之能言也！禮義，治人
之大法；廉恥，立人之大節。蓋不廉，則無所不取；不恥，則無所不爲。人而如此，則禍亂
敗亡，亦無所不至，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爲，則天下其有不亂，國家其有不亡者乎！予讀
馮道長樂老敘，見其自述以爲榮，其可謂無廉恥者矣，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。

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，死事之臣十有五，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，而享人之
祿、任人之國者多矣，然使忠義之節，獨出於武夫戰卒，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？豈非高節之
士惡時之亂，薄其世而不肯出歟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，而莫能致之歟？孔子以謂：「十室之
邑，必有忠信。」豈虛言也哉！

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，載王凝妻李氏事，以一婦人猶能如此，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
不得見也。凝家青、齊之間，爲魏州司戶參軍，以疾卒于官。凝家素貧，一子尙幼，李氏攜

其子，負其遺骸以歸。東過開封，止旅舍，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，不許其宿。李氏顧天已暮，不肯去，主人牽其臂而出之。李氏仰天長慟曰：「我爲婦人，不能守節，而此手爲人執邪？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！」卽引斧自斷其臂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，或爲彈指，或爲之泣下。開封尹聞之，白其事于朝，官爲賜藥封瘡，厚卹李氏，而答其主人者。嗚呼，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，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！

馮道

馮道字可道，瀛州景城人也。事劉守光爲參軍，守光敗，去事宦者張承業。承業監河東軍，以爲巡官，以其文學薦之晉王，爲河東節度掌書記。莊宗卽位，拜戶部侍郎，充翰林學士。

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。當晉與梁夾河而軍，道居軍中，爲一茅庵，不設牀席，臥一束芻而已。所得俸祿，與僕廝同器飲食，意恬如也。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，道不能却，寘之別室，訪其主而還之。其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，遇歲飢，悉出所有以賙鄉里，而退耕于野，躬自負薪。有荒其田不耕者，與力不能耕者，道夜往，潛爲之耕。其人後來媿謝，

道殊不以爲德。服除，復召爲翰林學士。行至汴州，遇趙在禮亂，明宗自魏擁兵還，犯京師。孔循勸道少留以待，道曰：「吾奉詔赴闕，豈可自留！」乃疾趨至京師。

莊宗遇弒，明宗卽位，雅知道所爲，問安重誨曰：「先帝時馮道何在？」重誨曰：「爲學士也。」明宗曰：「吾素知之，此眞吾宰相也。」拜道端明殿學士，遷兵部侍郎。歲餘，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天成、長興之間，歲屢豐熟，中國無事。道嘗戒明宗曰：「臣爲河東掌書記時，奉使中山，過井陘之險，懼馬蹶失，不敢怠於銜轡，及至平地，謂無足慮，遽跌而傷。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，居安者患生於所忽，此人情之常也。」明宗問曰：「天下雖豐，百姓濟否？」道曰：「穀貴餓農，穀賤傷農。」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，其言近而易曉。明宗顧左右錄其詩，常以自誦。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，有文曰「傳國寶萬歲杯」，明宗甚愛之，以示道，道曰：「此前世有形之寶爾，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。」明宗問之，道曰：「仁義者，帝王之寶也。故曰：『大寶曰位，何以守位曰仁。』」明宗武君，不曉其言，道已去，召侍臣講說其義，嘉納之。

道相明宗十餘年，明宗崩，相愍帝。潞王反於鳳翔，愍帝出奔衛州，道率百官迎潞王入，是爲廢帝，遂相之。廢帝卽位，愍帝猶在衛州，後三日，愍帝始遇弒崩。已而廢帝出道爲同州節度使，踰年，拜司空。晉滅唐，道又事晉，晉高祖拜道守司空、同中書門下平章

事，加司徒，兼侍中，封魯國公。高祖崩，道相出帝，加太尉，封燕國公，罷爲匡國軍節度使，徙鎮威勝。契丹滅晉，道又事契丹，朝耶律德光於京師。德光責道事晉無狀，道不能對。又問曰：「何以來朝？」對曰：「無城無兵，安敢不來。」德光諂之曰：「爾是何等老子？」對曰：「無才無德癡頑老子。」德光喜，以道爲太傅。德光北歸，從至常山。漢高祖立，乃歸漢，以太師奉朝請。周滅漢，道又事周，周太祖拜道太師，兼中書令。

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，及爲大臣，尤務持重以鎮物，事四姓十君，益以舊德自處。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，而喜爲之稱譽。

耶律德光嘗問道曰：「天下百姓如何救得？」道爲俳語以對曰：「此時佛出救不得，惟皇帝救得。」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，賴道一言之善也。周兵反，犯京師，隱帝已崩，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，及見道，道殊無意。太祖素拜道，因不得已拜之，道受之如平時，太祖意少沮，知漢未可代，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，遣道迎贇于徐州。贇未至，太祖將兵北至澶州，擁兵而反，遂代漢。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，終不以晉、漢之亡責道也。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。

當是時，天下大亂，戎夷交侵，生民之命，急於倒懸，道方自號「長樂老」，著書數百言，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。自謂：「孝於家，忠於國，爲子、爲弟、爲人臣、

爲師長、爲夫、爲父、有子、有孫。時開一卷，時飲一杯，食味、別聲、被色，老安於當代，老而自樂，何樂如之？」蓋其自述如此。

道前事九君，未嘗諫諍。世宗初卽位，劉旻攻上黨，世宗曰：「劉旻少我，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，必不能出兵以戰。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，吾當自將擊之。」道乃切諫，以爲不可。世宗曰：「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，敵無大小皆親征。」道曰：「陛下未可比唐太宗。」世宗曰：「劉旻烏合之衆，若遇我師，如山壓卵。」道曰：「陛下作得山定否？」世宗怒，起去，卒自將擊旻，果敗旻于高平。世宗取淮南，定三關，威武之振自高平始。其擊旻也，鄙道不以從行，以爲太祖山陵使。葬畢而道卒，年七十二，謚曰文懿，追封瀛王。道既卒，時人皆共稱歎，以謂與孔子同壽，其喜爲之稱譽蓋如此。道有子吉。

李琪 兄珽

李琪字台秀，河西燉煌人也。

其兄珽，唐末舉進士及第，爲監察御史。丁內艱，貧無以葬，乞食而後葬。珽飢臥廬中，聞者哀憐之。服除，還拜御史。荆南成汭辟掌書記。吳兵圍杜洪，梁太祖遣汭與馬殷

等救洪。汭以大舟載兵數萬，珽爲汭謀曰：「今一舟容甲士千人，糗糧倍之，緩急不可動，若爲敵人縻之，則武陵、武安必爲公之後患。不若以勁兵屯巴陵，壁不與戰，吳兵糧盡，則圍解矣。」汭不聽，果敗，溺死。趙匡凝鎮襄陽，又辟掌書記。太祖破匡凝，得珽，喜曰：「此真書記也。」太祖卽位，除考功員外郎、知制誥。珽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，固辭不拜，出知曹州。曹州素劇難理，前刺史十餘輩，皆坐廢，珽至，以治聞。遷兵部郎中、崇政院直學士。許州馮行襲病，行襲有牙兵二千，皆故蔡卒，太祖懼爲變。行襲爲人嚴酷，從事魏峻切諫，行襲怒，誣以賊下獄，欲誅之。乃遣珽代行襲爲留後。珽至許州，止傳舍，慰其將吏，行襲病甚，欲使人代受詔，珽曰：「東首加朝服，禮也。」乃卽臥內見行襲，道太祖語，行襲感泣，解印以授珽。珽乃理峻冤，立出之，還報太祖，太祖喜曰：「珽果辦吾事。」會歲飢，盜劫汴、宋間，曹州尤甚，太祖復遣珽治之。珽至索賊，得大校張彥珂、珽甥李郊等，及牙兵百餘人，悉誅之。召拜左諫議大夫。太祖幸河北，至內黃，顧珽曰：「何謂內黃？」珽曰：「河南有外黃、下黃，故此名內黃。」太祖曰：「外黃、下黃何在？」珽曰：「秦有外黃都尉，今在雍丘；下黃爲北齊所廢，今在陳留。」太祖平生不愛儒者，聞珽語大喜。友珪立，除右散騎常侍，侍講。袁象先討賊，珽爲亂兵所殺。

珽少舉進士，博學宏辭，累遷殿中侍御史，與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。唐亡，事梁太祖爲

翰林學士。梁兵征伐四方，所下詔書，皆琪所爲，下筆輒得太祖意。末帝時，爲御史中丞、尚書左丞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與蕭頤同爲宰相。頤性畏慎周密，琪倜儻負氣，不拘小節，二人多所異同。琪內結趙巖、張漢傑等爲助，以故頤言多沮。頤嘗倚撫其過。琪所私吏當得試官，琪改試爲守，爲頤所發，末帝大怒，欲竄逐之，而巖等救解，乃得罷爲太子少保。

唐莊宗滅梁，得琪，欲以爲相，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，乃以爲太常卿。遷吏部尚書。同光三年秋，天下大水，京師乏食尤甚，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僚上封事。琪上書數千言，其說漫然無足取，而莊宗獨稱重之，遂以爲國計使。方欲以爲相，而莊宗崩。明宗入洛陽，羣臣勸進，有司具儀，用樞前卽位故事。霍彥威、孔循等請改國號，絕土德。明宗武君，不曉其說，問何謂改號，對曰：「莊宗受唐錫姓爲宗屬，繼昭宗以立，而號國曰唐。今唐天命已絕，宜改號以自新。」明宗疑之，下其事羣臣，羣臣依違不決。琪議曰：「殿下宗室之賢，立功三世，今興兵向闕，以赴難爲名，而欲更易統號，使先帝便爲路人，則斃然梓宮，何所依往！」明宗以爲然，乃發喪成服，而後卽位。以琪爲御史中丞。

自唐末喪亂，朝廷之禮壞，天子未嘗視朝，而入閣之制亦廢。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，傳聞不坐卽退，獨大臣奏事，日一見便殿，而侍從內諸司，日再朝而已。明宗初卽位，乃詔羣

臣，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，謂之起居。琪以謂非唐故事，請罷五日起居，而復朔望入閣。明宗曰：「五日起居，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，不可罷。而朔望入閣可復。」然唐故事，天子日御殿見羣臣，曰常參；朔望薦食諸陵寢，有思慕之心，不能臨前殿，則御便殿見羣臣，曰入閣。宣政，前殿也，謂之衙，衙有仗。紫宸，便殿也，謂之閣。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，乃自正衙喚仗，由閣門而入，百官俟朝于衙者，因隨以入見，故謂之入閣。然衙，朝也，其禮尊；閣，宴見也，其事殺。自乾符已後，因亂禮闕，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，故正衙常日廢仗，而朔望入閣有仗，其後習見，遂以入閣爲重。至出御前殿，猶謂之入閣，其後亦廢，至是而復。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。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，便殿也，此入閣之遺制，而謂之起居。朔望一出御文明殿，前殿也，反謂之入閣，琪皆不能正也。琪又建言：「入閣有待制，次對官論事，而內殿起居，一見而退，欲有言者，無由自陳，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。」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，許出行自陳。又詔百官以次轉對。

是時，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，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，殿直馬延誤衝之，重誨卽臺門斬延而後奏。琪爲中丞，畏重誨不敢彈糾，又懼諫官論列，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糾，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。豆盧革等罷相，任圜議欲以琪爲相，而孔循、鄭珏沮之，乃止。遷尙書右僕射。琪以狀申中書，言開元禮，僕射上事日，中書、門下率百官送上。中書下太常禮

院，言無送上之文，而琪已落新授，復舉上儀，皆不可。

明宗討王都，已破定州，自汴還洛，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，而請至偃師奉迎。其奏章言「敗契丹之兇黨，破眞定之逆城」，坐誤以定州爲眞定，罰俸一月。霍彥威卒，詔琪撰神道碑文。彥威故梁將，而琪故梁相也，敘彥威在梁事不曰僞，爲馮道所駁。

琪爲人重然諾，喜稱人善。少以文章知名，亦以此自負。既貴，乃刻牙版爲金字曰「前鄉貢進士李琪」，常置之坐側。爲人少持重，不知進退，故數爲當時所沮。以太子少傅致仕，卒，年六十。

鄭珏

鄭珏，唐宰相繁之諸孫也。其父徽，爲河南尹張全義判官。珏少依全義居河南，舉進士數不中，全義以珏屬有司，乃得及第。昭宗時，爲監察御史。梁太祖卽位，拜左補闕。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，累拜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奉旨。末帝時，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唐莊宗自鄆州入汴，末帝聞唐兵且至，惶恐不知所爲，與李振、敬翔等相持慟哭，因召

珽問計安出，珽曰：「臣有一策，不知陛下能行否？」末帝問其策如何，珽曰：「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，以緩其行，而待救兵之至。」帝曰：「事急矣，寶固不足惜，願卿之行，能了事否？」珽俛首徐思曰：「但恐不易了。」於是左右皆大笑。

莊宗入汴，珽率百官迎謁道左。貶萊州司戶參軍，量移曹州司馬。張全義爲言於郭崇韜，復召爲太子賓客。明宗卽位，欲用任圜爲相，而安重誨以圜新進，不欲獨相之，以問樞密使孔循。循嘗事梁，與珽善，因言珽故梁相，性謹慎而長者，乃拜珽平章事。

明宗幸汴州，六軍家屬自洛遷汴，而明宗又欲幸鄴都，軍士愁怨，大臣頗以爲言。明宗不省，上下洶洶，轉相動搖，獨珽稱贊，以爲當行。趙鳳極言於安重誨，重誨驚懼，入見明宗切諫，乃詔罷其行。而珽又稱贊之，以爲宜罷。

珽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爲，又病聾，孔循罷樞密使，珽不自安，亟以疾求去職。明宗數留之，珽章四上，乃拜左僕射致仕，賜鄭州莊一區。卒，贈司空。

李愚

李愚字子晦，渤海無棣人也。愚爲人謹重寡言，好學，爲古文。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

愚爲安陵主簿，丁母憂解去。後遊關中，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，愚以書說韓建，使圖興復，其言甚壯。建不能用，乃去之洛陽。舉進士，宏詞，爲河南府參軍。白馬之禍，愚復去之山東，與李延光相善，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爲侍講，數稱薦愚，愚由此得召。久之，拜左拾遺、崇政院直學士。

衡王友諒，末帝兄也，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，獨愚長揖，末帝以責愚曰：「衡王朕拜之，卿獨揖，可乎？」愚曰：「陛下以家人禮見之，則拜宜也。臣於王無所私，豈宜妄有所屈？」坐言事忤旨，罷爲鄧州觀察判官。

唐莊宗滅梁，愚朝京師，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，重之，拜主客郎中、翰林學士。魏王繼岌伐蜀，辟愚都統判官。蜀道阻險，議者以謂宜緩師待變而進，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，愚曰：「王衍荒怠，亂國之政，其人厭之。乘其倉卒，擊其無備，其利在速，不可緩也。」崇韜以爲然，而所至迎降，遂以滅蜀。初，軍行至寶鷄，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，愚厲聲曰：「陳乂見利則進，知難則止。今大軍涉險，人心易搖，正可斬之以徇。」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。

明宗卽位，累遷兵部侍郎承旨。明宗祀天南郊，愚爲宰相馮道、趙鳳草加恩制，道鄙其辭，罷爲太常卿。任圜罷相，乃拜愚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愚爲相，不治第宅，借延賓館以居。愚有疾，明宗遣宦官視之，見其敗氈敝席，四壁蕭然，明宗嗟嘆，命以供帳物賜之。

潞王反，犯京師，愍帝夜出奔。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，聞帝已出，而朱弘昭、馮贇皆已死，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，道曰：「潞王已處處張榜招安，今卽至矣，何可俟太后旨也？」乃相與出迎。廢帝入立，罷道出鎮同州，以劉昫爲相。昫性褊急，而愚素剛介，動輒違戾。昫與馮道姻家，愚數以此誚昫，兩人遂相誼詬，乃俱罷。愚守左僕射。

是時，兵革方興，天下多事，而愚爲相，欲依古以創理，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，使各舉其職，州縣貢士，作鄉飲酒禮，時以其迂闊不用。愍帝卽位，有意於治，數召學士，問以時事，而以愚爲迂，未嘗有所問。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，常目宰相曰：「此粥飯僧爾！」以謂飽食終日，而無所用心也。清泰二年以疾卒。

盧導

盧導字熙化，范陽人也。唐末舉進士，爲監察御史。唐亡事梁，累遷左司郎中、侍御史知雜事，以病免。

唐明宗時，召拜右諫議大夫，遷中書舍人。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，愍帝出奔于衛州。宰相馮道、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，將出迎潞王于郊，京師大恐，都人藏竄，百官久而

不集，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。馮道請導草牋勸進，導曰：「路王入朝，郊迎可也，若勸進之事，豈可輕議哉！」道曰：「勸進其可已乎？」導曰：「今天子蒙塵于外，遽以大位勸人，若路王守節不回，以忠義見責，其將何辭以對？且上與路王，皆太后子也，不如率百官詣宮門，取太后進止。」語未終，有報曰：「路王至矣。」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，百官紛然而去。路王止于正陽門外，道又促導草牋，導對如初。李愚曰：「吾輩罪人，盧舍人言是也。」導終不草牋。

導後事晉爲吏部侍郎。天福六年卒，年七十六。

司空頌

司空頌，貝州清陽人也。唐僖宗時，舉進士不中，後去爲羅紹威掌書記。紹威卒，入梁爲太府少卿。楊師厚鎮天雄，頌解官往依之。師厚卒，賀德倫代之。張彥之亂，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，正言素不能文辭，又爲兵刃所迫，流汗浹背，不能下筆。彥怒，推正言下榻，詬曰：「鈍漢辱我！」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，吏卽言頌羅王時書記，乃馳騎召之。頌爲亂兵劫其衣，以敝服蔽形而至，見彥長揖，神氣自若，揮筆成文，而言甚淺鄙，彥以其易

曉，甚喜，即給以衣服僕馬，遂以爲德倫判官。

德倫以魏博降晉，晉王兼領天雄，仍以頌爲判官。梁、晉相距河上，常以頌權軍府事。頌爲郭崇韜所惡，崇韜數言其受賂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，頌屢以法繩之。頌有姪在梁，遣家奴召之，裕擒其家奴，以謂通書于梁。莊宗族殺之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道相明宗十餘年 按唐明宗在位僅八年，此誤。

〔二〕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本史卷六唐明宗紀載：「天成二年六月任圜罷；長興二年三月趙鳳罷，以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薛史卷六七李愚傳云：「長興初除太常卿，屬趙鳳出鎮邢臺，乃拜中書侍郎平章事。」任圜罷相至李愚入相已經五年。纂誤卷下疑「史之所書本謂趙鳳，而誤爲任圜也」。

〔三〕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爲相 按本史卷六及薛史卷四四唐明宗紀，劉昫於長興四年正月爲相，與馮道、李愚同列。又本史卷七及薛史卷四六唐廢帝紀載，清泰元年五月，馮道罷爲同州節度使；七月，以太常卿盧文紀爲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；十月，李愚、劉昫罷相。此云廢帝罷馮道出鎮而以劉昫爲相誤。

新五代史卷五十五

雜傳第四十三

劉昫

劉昫，涿州歸義人也。昫爲人美風儀，與其兄暄^(二)、弟暉，皆以好學知名燕、薊之間。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。處直爲子都所囚，昫兄暄亦爲怨家所殺，昫乃避之滄州。

唐莊宗卽位，拜昫太常博士，以爲翰林學士，明宗時，累遷兵部侍郎居職。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，遷端明殿學士。長興三年^(三)，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昫詣中興殿門謝，是日大祠不坐，昫入謝端明殿。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，當時以此爲榮。廢帝入立，遷吏部尙書、門下侍郎，監修國史。

初，廢帝入，問三司使王玫：「帑廩之數幾何？」玫言：「其數百萬。」及責以賞軍而無十^一，廢帝大怒，罷玫，命昫兼判三司。昫性察，而嫉三司蠹敝尤甚，乃句計文簿，覈其虛實，

殘租積負悉蠲除之。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，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，及昫一切蠲除，民間歡然以爲德，而三司吏皆沮怨。

先是，馮道與昫爲姻家而同爲相，道罷，李愚代之。愚素惡道爲人，凡事有稽失者，必指以誚昫曰：「此公親家翁所爲也！」昫性少容恕，而愚特剛介，遂相詆詬。相府史吏惡此兩人剛直，因共揚言，其事聞，廢帝並罷之，以昫爲右僕射。是時，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，聞宣麻罷昫相，皆歡呼相賀曰：「自此我曹快活矣！」

昫在相位，不習典故。初，明宗崩，太常卿崔居儉，以故事當爲禮儀使，居儉辭以祖諱蠹。馮道改居儉祕書監，居儉怏怏失職。中書舍人李詳爲居儉誥詞，有「聞名心懼」之語，昫輒易曰「有恥且格」。居儉訴曰：「名諱有令式，予何罪也？」當時聞者皆傳以爲笑。及爲僕射，入朝遇雨，移班廊下，御史臺吏引僕射立中丞御史下，昫詰吏以故事，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。是時，馮道罷相爲司空。自隋、唐以來，三公無職事，不特置，及道爲司空，問有司班次，亦皆不能知，由是不入朝堂，俟臺官、兩省入而後入，宰相出則隨而出。至昫爲僕射，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，乃隨道出入，有司不能彈正，而議者多竊笑之。

晉高祖時，張從賓反，殺皇子重父於洛陽，乃以昫爲東都留守，判鹽鐵。開運中，拜司空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復判三司。契丹犯京師，昫以目疾罷爲太保，是歲卒，年六十。

盧文紀

盧文紀字子持，其祖簡求，爲唐太原節度使，父嗣業，官至右補闕。文紀舉進士，事梁爲刑部侍郎、集賢殿學士。唐明宗時，爲御史中丞。初上事，百官臺參，吏白諸道進奏官賀，文紀問：「當如何？」吏對曰：「朝廷在長安時，進奏官見大夫、中丞如胥史。自唐衰，天子微弱，諸侯彊盛，貢奉不至，朝廷姑息方鎮，假借邸吏，大夫、中丞上事，進奏官至客次通名，勞以茶酒而不相見，相傳以爲故事。」文紀曰：「吾雖德薄，敢隳舊制？」因遣吏諭之。進奏官奮臂誼然欲去，不得已入見，文紀據牀端笏，臺吏通名贊拜，既出，恚怒不自勝，訴於樞密使安重誨。重誨曰：「吾不知故事，可上訴于朝。」卽相率詣閣門求見以狀訴。明宗問宰相趙鳳：「進奏吏比外何官？」鳳曰：「州縣發遞知後之流也。」明宗怒曰：「乃吏卒爾，安得慢吾法官！」皆杖而遣之。文紀又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，將相天子自書之，詔雖施行，而官卒不考。歲餘，遷工部尙書。

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，協除工部郎中于鄴，文紀以鄴與其父名同音，大怒，鄴赴省參上，文紀不見之，因請連假。已而鄴奉使未行，文紀卽出視事，鄴因醉忿自經死；文紀坐貶

石州司馬。

久之，爲祕書監、太常卿。奉使于蜀，過鳳翔，時廢帝爲鳳翔節度使，文紀爲人形貌魁偉、語音琅然，廢帝奇之。後廢帝入立，欲擇宰相，問於左右，左右皆言：「文紀及姚顛有人望。」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，夜焚香呪天，以筭挾之，首得文紀，欣然相之，乃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是時，天下多事，廢帝數以責文紀。文紀因請罷五日起居，復唐故事，開延英，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。廢帝以謂五日起居，明宗所以見羣臣也，不可罷，而使殿論事，可以從容，何必延英。因詔宰相有事，不以時詣閣門請對。

晉高祖起太原，廢帝北征，過拜徽陵，休仗舍，顧文紀曰：「吾自鳳翔識卿，不以常人爲待，自卿爲相，詢于輿議，皆云可致太平，今日使吾至此，卿宜如何？」文紀惶恐謝罪。廢帝至河陽，文紀勸帝扼橋自守，不聽。晉高祖入立，罷爲吏部尙書，累遷太子太師，致仕。

周太祖入立，卽拜司空于家。卒，年七十六，贈司徒。

馬胤孫

馬胤孫字慶先，棣州商河人也。爲人懦弱，少好學，學韓愈爲文章。舉進士，爲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。從珂爲楊彥溫所逐，罷居于京師里第，胤孫從而不去。從珂爲京兆尹，徙鎮鳳翔，胤孫常從之，以爲觀察判官。潞王將舉兵反，與將吏韓昭胤等謀議已定，召胤孫告之曰：「受命移鎮，路出京師，何向爲便？」胤孫曰：「君命召，不俟駕。今大王爲國宗屬，而先帝新棄天下，臨喪赴鎮，臣子之忠也。」左右皆笑其愚，然從珂心獨重之。廢帝入立，以爲戶部郎中、翰林學士。久之，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胤孫不通世務，故事多壅塞。是時，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，拜司空。司空自唐已來無特拜者，有司不知故事，朝廷議者紛然，或曰司空三公，宰相職也，當參與大政，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空之職，祭祀掃除而已。胤孫皆不能決。時劉昫亦罷相爲僕射，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：「常侍班當在僕射前。」胤孫責御史臺檢例，臺言：「故事無所見，據今南北班位，常侍在前。」胤孫卽判臺狀施行，劉昫大怒。崔居儉揚言于朝曰：「孔昭序解語，是朝廷無解語人也！且僕射師長百寮，中丞、大夫就班脩敬，而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，況僕射乎？昭序癡兒，豈識事體？」朝士聞居儉言，流議稍息。胤孫臨事多不能決，當時號爲「三不開」，謂其不開口以論議，不開印以行事，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。

晉兵起太原，廢帝幸河陽，是時勢已危迫，胤孫自洛來朝行在，人皆冀其有所建言，胤

孫獻綾三百匹而已。晉高祖入立，罷歸田里。

胤孫既學韓愈爲文，故多斥浮屠氏之說，及罷歸，乃反學佛，撰法喜集、佛國記行于世。時人謂之曰：「佞清泰不徹，乃來佞佛。」清泰，廢帝年號也。人有戲胤孫曰：「公素慕韓愈爲人，而常誦佛奕之論，今反佞佛，是佛佞公邪，公佞佛邪？」胤孫答曰：「豈知非佛佞我也？」時人傳以爲笑。

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，周廣順中卒。胤孫卒後，其家婢有爲胤孫語者。初，崔協爲明宗相，在位無所發明，既死，而有降語其家，胤孫又然。時人嘲之曰：「生不能言，死而後語」云。

姚顛

姚顛字百眞，京兆長安人也。少恣，不修容止，時人莫之知，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爲奇，以其女妻之。舉進士，事梁爲翰林學士、中書舍人。唐莊宗滅梁，貶復州司馬，已而以爲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、尙書左丞。廢帝欲擇宰相，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，得盧文紀及顛，乃拜顛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顓爲人仁恕，不知錢陌銖兩之數，御家無法，在相位齷齪無所爲。唐制吏部分爲三銓，尙書一人曰尙書銓，侍郎二人曰中銓、東銓。每歲集以孟冬三旬，而選盡季春之月。天成中，馮道爲相，建言：「天下未一，選人歲纔數百，而吏部三銓分注，雖曰故事，其實徒繁而無益。」始詔三銓合爲一，而尙書、侍郎共行選事。至顓與盧文紀爲相，復奏分銓爲三。而循資、長定舊格，歲久多舛，因增損之。選人多不便之，往往邀遮宰相，喧訴不遜，顓等無如之何，廢帝爲下詔書禁止。

晉高祖立，罷顓爲戶部尙書。卒，年七十五，卒之日家無餘貲，尸不能斂，官爲賙贈乃能斂，聞者哀憐之。

劉岳

劉岳字昭輔，洛陽人也。唐民部尙書政會之八代孫，崇龜、崇望其諸父也。岳名家子，好學，敏於文辭，善談論。舉進士，事梁爲左拾遺、侍御史。末帝時，爲翰林學士，累官至兵部侍郎。

梁亡，貶均州司馬，復用爲太子詹事。唐明宗時，爲吏部侍郎。故事，吏部文武官告

身，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，其品高者則賜之，貧者不能輸錢，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。五代之亂，因以爲常，官卑者無復給告身，中書但錄其制辭，編爲敕甲。岳建言，以謂「制辭或任其材能，或褒其功行，或申以訓誡，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，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，非王言所以告詔也。請一切賜之」。由是百官皆賜告身，自岳始也。

宰相馮道世本田家，狀貌質野，朝士多笑其陋。道旦入朝，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，道行數反顧，贊問岳：「道反顧何爲？」岳曰：「遺下兔園冊爾。」兔園冊者，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，故岳舉以誚道。道聞之大怒，徙岳祕書監。其後李愚爲相，遷岳太常卿。

初，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，雜以當時家人之禮，爲書儀兩卷。明宗見其有起復、冥昏之制，歎曰：「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，且無金革之事，起復可乎？婚，吉禮也，用於死者可乎？」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，共刪定之。岳與太常博士段頤、田敏等增損其書，而其事出鄙俚，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，往往轉失其本，然猶時有禮之遺制。其後亡失，愈不可究其本末，其婚禮親迎，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，尤爲不經。公卿之家，頗遵用之。至其久也，又益訛謬可笑，其類甚多。

岳卒于官，年五十六，贈吏部尙書。子，温叟。

嗚呼，甚矣，人之好爲禮也！在上者不以禮示之，使人不見其本，而傳其習俗之失者，尙拳拳而行之。五代干戈之亂，不暇於禮久矣！明宗武君，出於夷狄，而不通文字，乃能有意使民知禮。而岳等皆當時儒者，卒無所發明，但因其書增損而已。然其後世士庶吉凶，皆取岳書以爲法，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，可勝歎哉！

馬縞

馬縞，不知其世家，少舉明經，又舉宏詞。事梁爲太常少卿，以知禮見稱于世。唐莊宗時，累遷中書舍人、刑部侍郎、權判太常卿。明宗入立，繼唐太祖、莊宗而不立親廟。縞言：「漢諸侯王入繼統者，必別立親廟，光武皇帝立四廟于南陽，請如漢故事，立廟以申孝享。」明宗下其議，禮部尙書蕭頊等請如縞議。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、靈爲比，以謂靈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爲孝元皇，父萇爲孝仁皇，請下有司定諡四代祖考爲皇，置園陵如漢故事。事下太常，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爲孝穆皇帝，父爲孝崇皇帝。縞以謂孝穆、孝崇有皇而無帝，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爲文皇帝，不可以爲法。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。明宗詔曰：「五帝不相襲禮，三王不相沿樂，惟皇與帝，異世殊稱。爰自嬴秦，已兼厥號，朕居九五

之位，爲億兆之尊，奈何總二名於眇躬，惜一字於先世。」乃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，各陳所見。李琪等請尊祖禰爲皇帝，曾高爲皇。宰相鄭珏合羣議奏曰：「禮非天降而本人情，可止可行，有損有益。今議者引古，以漢爲據，漢之所制，夫復何依？開元時，尊皋陶爲德明皇帝，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，皆立廟京師，此唐家故事也。臣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，而立廟京師。」詔可其加帝，而立廟應州。

劉岳脩書儀，其所增損，皆決於縞。縞又言：「縗麻喪紀，所以別親疏，辨嫌疑。禮，叔嫂無服，推而遠之也。唐太宗時，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，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，非是。」廢帝下其議，太常博士段頤議「嫂服給假以大功者，令文也，令與禮異者非一，而喪服之不同者五。禮，姨舅皆服小功，令皆大功。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緦，令皆小功。禮，令之不同如此」。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：「喪，與其易也，寧戚。儀禮五服，或以名加，或因尊制，推恩引義，各有所當。據禮爲兄之子妻服大功，今爲兄之子母服小功，是輕重失其倫也。以名則兄子之妻疏，因尊則嫂非卑，嫂服大功，其來已久，令，國之典，不可滅也。」司封郎中曹琛，請下其議，并以禮、令之違者定議。詔尙書省集百官議。左僕射劉昫等議曰：「令於喪服無正文，而嫂服給大功假，乃假寧附令，而敕無年月，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，下太常具五服制度，附于令。」令有五服，自縞始也。

縞，明宗時嘗坐覆獄不當，貶綏州司馬。復爲太子賓客，遷戶部、兵部侍郎。盧文紀作相，以其迂儒鄙之，改國子祭酒。卒，年八十，贈兵部尙書。

崔居儉

崔居儉，清河人也。祖蠡，父蕘皆爲唐名臣。居儉美文辭，風骨清秀，少舉進士。梁貞明中，爲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、御史中丞。唐莊宗時，爲刑部侍郎、太常卿。

崔氏自後魏、隋、唐與盧、鄭皆爲甲族，吉凶之事，各著家禮。至其後世子孫，專以門望自高，爲世所嫉。明宗崩，居儉以故事爲禮儀使，居儉以祖諱蠡，辭不受，宰相馮道卽徙居儉爲祕書監。居儉歷兵、吏部侍郎、尙書左丞、戶部尙書。晉天福四年卒，年七十，贈右僕射。居儉拙於爲生，居顯官，衣常乏，死之日貧不能葬，聞者哀之。

崔稅

崔稅字子文，深州安平人也。父涿，唐末爲刑部郎中。稅少好學，頗涉經史，工於文

辭。遭世亂，寓居于滑臺，不遊里巷者十餘年，人罕識其面。梁貞明三年，舉進士甲科，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。

稅性至孝，其父涿病，不肯服藥，曰：「死生有命，何用藥爲？」稅屢進醫藥，不納。每賓客問疾者，稅輒迎拜門外，泣涕而告之，涿終不服藥而卒。稅居喪哀毀，服除，唐明宗以爲監察御史，不拜，踰年再命，乃拜。累遷都官郎中、翰林學士。

晉高祖時，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，權知天福二年貢舉。初，稅爲學士，嘗草制，爲宰相桑維翰所改。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，乃引經據爭之，維翰頗不樂。而稅少專於文學，不能蒞事，維翰乃命稅知貢舉，稅果不能舉職。時有進士孔英者，素有醜行，爲當時所惡。稅既受命，往見維翰，維翰素貴，嚴尊而語簡，謂稅曰：「孔英來矣。」稅不諭其意，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，乃考英及第，物議大以爲非，卽罷學士，拜尙書左丞，遷太常卿。五年，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，詳定正、冬朝會禮及樂章。自唐末之亂，禮樂制度亡失已久，稅與御史中丞竇貞固、刑部侍郎呂琦、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。其年冬至，高祖會朝崇元殿，廷設宮縣，二舞在北，登歌在上。文舞郎八佾，六十有四人，冠進賢，黃紗袍，白中單，白練襜褕，白布大口袴，革帶履。左執籥，右秉翟。執纛引者二人。武舞郎八佾，六十有四人，服平巾幘，緋絲布大袖、繡襜甲金飾，白練襜，錦騰蛇起梁帶，豹文大口袴，烏

靴。左執干，右執戚。執旌引者二人。加鼓吹十二按，負以熊豹，以象百獸率舞。按設羽葆鼓一，大鼓一，金鐃一。歌、簫、箏各二人。王公上壽，天子舉爵，奏玄同；三舉，登歌奏文同；舉食，文舞舞昭德，武舞舞成功之曲。禮畢，高祖大悅，賜悅金帛，羣臣左右覩者皆嗟歎之。然禮樂廢久，而制作簡繆，又繼以龜茲部覓裳法曲，參亂雅音，其樂工舞郎，多教坊伶人、百工商賈、州縣避役之人，又無老師良工教習。明年正旦，復奏于廷，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慙，如薤露、虞殯之音，舞者行列進退，皆不應節，聞者皆悲憤。其年高祖崩。悅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。

開運二年，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。明年，契丹滅晉，耶律德光入京師，太常請備法駕奉迎，樂工教習鹵簿鼓吹，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。

李懌

李懌，京兆人也。少好學，頗工文辭。唐末舉進士，爲祕書省校書郎、集賢校理。唐亡，事梁爲監察御史，累遷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。梁亡，責授懷州司馬，遇赦量移，稍遷衛尉少卿。天成中，復爲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，累遷尙書右丞承旨。

時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，所放進士，中書有覆落者，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，學士竇夢徵、張礪等所作不工，乃命懌爲之，懌笑曰：「年少舉進士登科，蓋偶然爾。後生可畏，來者未可量，假令予復就禮部試，未必不落第，安能與英俊爲准格？」聞者多其知體。後遷刑部尙書分司洛陽，卒，年七十餘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與其兄暄 「暄」，汪本同，他本及薛史卷八九劉昫傳均作「𠵽」。

〔二〕長興三年 按本史卷六及薛史卷四四唐明宗紀、通鑑卷二七八，劉昫拜相在長興四年。

〔三〕靈帝尊其祖解瀆亭侯爲孝元皇 「靈帝」，各本原作「桓帝」。按後漢書卷八靈帝紀云「追尊皇祖爲孝元皇」。又云「祖淑，父萇，世襲解瀆亭侯」。李賢注：「淑以河間王子封爲解瀆亭侯，萇襲父封。」此當爲「靈帝」，據改。

〔四〕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 「又」，汪本同，他本作「父」，五代會要卷八作「又」。

〔五〕不可滅也 「滅」，汪本同，他本作「滅」。

〔六〕五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 「五」，各本原作「八」。晉高祖死于天福七年，不可能有八年詔復二舞之事。按：本史卷八及薛史卷七九晉高祖紀均謂天福五年冬至始用二舞，薛史卷一四四樂志及五代會要卷六亦繫於天福五年，明「八」是「五」之訛。據改。

新五代史卷五十六

雜傳第四十四

和凝

和凝字成績，鄆州須昌人也。其九世祖逢堯爲唐監察御史，其後世遂不復宦學。凝父矩，性嗜酒，不拘小節，然獨好禮文士，每傾貲以交之，以故凝得與之游。而凝幼聰敏，形神秀發。舉進士，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。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，瓌戰敗，脫身走，獨凝隨之，反顧見凝，麾之使去。凝曰：「丈夫當爲知己死，吾恨未得死所爾，豈可去也！」已而一騎追瓌幾及，凝叱之不止，卽引弓射殺之，瓌由此得免。瓌歸，戒其諸子曰：「和生，志義之士也，後必富貴，爾其謹事之！」因妻之以女。

天成中，拜殿中侍御史，累遷主客員外郎，知制誥，翰林學士，知貢舉。是時，進士多浮薄，喜爲誼譁以動主司。主司每放榜，則圍之以棘，閉省門，絕人出入以爲常。凝徹棘開

門，而士皆肅然無譁，所取皆一時之秀，稱爲得人。

晉初，拜端明殿學士，兼判度支，爲翰林學士承旨。高祖數召之，問以時事，凝所對皆稱旨。天福五年，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高祖將幸鄴，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。凝曰：「陛下幸鄴，從進必因此時反，則將奈何？」高祖曰：「卿將何以待之？」凝曰：「先人者，所以奪人也。請爲宣敕十餘通，授之鄭王，有急則命將擊之。」高祖以爲然。是時，鄭王爲開封尹，留不從幸，乃授以宣敕。高祖至鄴，從進果反，鄭王卽以宣敕命騎將李建崇、焦繼勳等討之。從進謂高祖方幸鄴，不意晉兵之速也，行至花山，遇建崇等兵，以爲神，遂敗走。出帝卽位，加右僕射，歲餘，罷平章事，遷左僕射。

漢高祖時，拜太子太傅，封魯國公。顯德二年卒，年五十八，贈侍中。

凝好飾車服，爲文章以多爲富，有集百餘卷，嘗自鏤板以行于世，識者多非之。然性樂善，好稱道後進之士。唐故事，知貢舉者所放進士，以己及第時名次爲重。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，後知舉，選范質爲第五。後質位至宰相，封魯國公，官至太子太傅，皆與凝同，當時以爲榮焉。

趙瑩

趙瑩字玄輝，華州華陰人也。爲人純厚，美風儀。事梁將康延孝爲從事。晉高祖爲保義軍節度使，以瑩掌書記，自是徙鎮常以瑩從。

高祖將起兵太原，以問諸將吏，將吏或贊成之，瑩獨懼形于色，勸高祖母反。高祖雖不用其言，心甚愛之。高祖卽位，拜翰林學士承旨、戶部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累拜中書令。出爲晉昌軍節度使、開封尹。是時，出帝童昏，馮玉、李彥韜等用事，與桑維翰爭權，乃共譖去之，以瑩柔而易制，故復引以爲相。

契丹滅晉，瑩從出帝北徙虜中，瑩事兀欲爲太子太保。周太祖時，與契丹通好，遣尙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，遇瑩于幽州，瑩見敏悲不自勝。瑩子易則、易從。當其徙而北也，與易從俱，而易則留事漢，官至刑部郎中。後瑩病將卒，告于契丹，願以尸還中國，契丹許之。及卒，遣易從護其喪南歸。太祖憐之，贈瑩太傅，葬于華陰。

馮玉

馮玉字璟臣，定州人也。少舉進士不中。馮贇爲河東節度使，辟爲推官。入拜監察御史，累遷禮部郎中，爲鹽鐵判官。晉出帝納玉姊爲后，玉以后戚知制誥，拜中書舍人。玉不知書，而與殷鵬同爲舍人，制誥常遣鵬代作。頃之，玉出爲潁州團練使，拜端明殿學士、戶部侍郎，遷樞密使、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是時，出帝童昏，馮皇后用事，軍國大務，一決於玉。玉嘗有疾在告，自刺史已上，宰相不敢除授，以俟玉決。玉除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，桑維翰以價資望淺爲不可，由是與維翰有隙，維翰由此罷相。

玉爲相，四方賄，積貲鉅萬。契丹滅晉，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，兵士爭先入玉家，其貲一夕而盡。明日見彥澤，猶諂笑，自言願得持晉玉璽獻契丹，以冀恩獎。彥澤不納。出帝之北，玉從入契丹，契丹以爲太子太保。周廣順三年，其子傑自契丹逃歸，玉懼，以憂卒。

盧質

盧質字子徵，河南人也。父望，唐司勳郎中。質幼聰惠，善屬文。事唐爲祕書郎，丁母憂，解職。後去遊太原，晉王以爲河東節度掌書記。

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爲嗣。莊宗將卽位，以質爲大禮使，拜行臺禮部尙書。莊宗卽位，欲以質爲相。質性疎逸，不欲任責，因固辭不受。拜太原尹、北京留守，遷戶部尙書、翰林學士。從平梁，權判租庸，遷兵部尙書，後爲學士承旨，仍賜「論思匡佐功臣」。天成元年，拜匡國軍節度使。三年，拜兵部尙書，判太常卿事。歷鎮河陽、橫海。

初，梁已篡唐，封哀帝爲濟陰王，旣而酖殺之，瘞于曹州。同光三年，莊宗將議改葬，而曹太后崩，乃止。因其故壠，稍廣其封，以時薦饗而已。質乃建議立廟追諡，諡曰昭宣光烈孝皇帝，廟號景宗。天成四年八月戊申，明宗御文明殿，遣質奉冊立廟于曹州。而議者以謂輝王不幸爲賊臣所立，而昭宗、何皇后皆爲梁所弑，遂以亡國，而「昭宣光烈」非所宜稱，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，皆非是。共以此非質，大臣亦知其不可，乃奏去廟號。

秦王從榮坐謀反誅，質以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。廢帝反鳳翔，愍帝發兵誅之，竭帑藏

以厚賞，而兵至鳳翔皆叛降。廢帝悉將而東，事成許以重賞，而軍士皆過望。廢帝入立，有司獻籍數甚少，廢帝暴怒。自諸鎮至刺史，皆進錢帛助國用，猶不足，三司使王政請率民財以佐用。乃使質與政等共議配率，而貧富不均，怨訟並起，囚繫滿獄。六七日間，所得不滿十萬。廢帝患之，乃命質等借民屋課五月，由是民大咨怨。

晉高祖入立，質以疾分司西京，拜太子太保。卒，年七十六，贈太子太師，謚曰文忠。

呂琦

呂琦字輝山，幽州安次人也。父亮，爲橫海軍節度判官。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，守文敗死，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，以亮爲謀主。已而延祚又爲守光所敗，亮見殺。守光怒亮，并族其家。琦年十五，見執，將就刑，亮故客趙玉給其監者曰：「此吾弟也。」監者信之，縱琦去。玉與琦得俱走，琦足弱不能行，玉負之而行，逾數百里，變姓名，乞食于道，以免。

琦爲人美風儀，重節概，少喪其家，游學汾、晉之間。唐莊宗鎮太原，以爲代州軍事推官。後爲橫海趙德鈞節度推官，入爲殿中侍御史。

明宗時，爲駕部員外郎，兼侍御史知雜事。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，下軍巡獄，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，其冤家訴于朝，下御史臺按驗，得訓贓狀，奏攝訓赴臺。訓爲安重誨所庇，不與，琦請不已，訓懼自殺，獄乃辨，蒙活者甚衆。歲餘，遷禮部郎中、史館脩撰。

長興中，廢帝失守河中，罷居清化坊，與琦同巷，琦數往過之。後廢帝入立，待琦甚厚，拜知制誥、給事中、樞密院直學士、端明殿學士。是時，晉高祖鎮河東，有二志，廢帝患之，琦與李崧俱備顧問，多所裨畫。琦言：「太原之患，必引契丹爲助，不如先事制之。」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，契丹遣秃餒、剽刺等助都，而爲趙德鈞、王晏球所敗，秃餒見殺，剽刺等皆送京師。其後契丹數遣使者求剽刺等，其辭甚卑恭，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。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，契丹由此數欲求和。琦因言：「方今之勢，不如與契丹通和，如漢故事，歲給金帛，妻之以女，使疆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，可弭其亂心。」崧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朗，延朗欣然曰：「苟能紓國患，歲費縣官十數萬緡，責吾取足可也！」因共建其事。廢帝大喜，佗日以琦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，文遇大以爲非，因誦戎昱「社稷依明主，安危託婦人」之詩，以誚琦等。廢帝大怒，急召崧、琦等問和戎計如何？琦等察帝色怒，亟曰：「臣等爲國計，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。」帝卽發怒曰：「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邪？朕一女尙幼，欲棄之夷狄，金帛所以養士而扞國也，又輸以資虜，可乎？」崧等惶恐拜謝，拜無數，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

止。帝曰：「呂琦彊項，肯以人主視我邪！」琦曰：「臣素病羸，拜多而乏，容臣少息。」頃之喘定，奏曰：「陛下以臣等言非，罪之可也，雖拜何益？」帝意稍解，曰：「勿拜。」賜酒一卮而遣之，其議遂寢。因遷琦御史中丞，居數月，復爲端明殿學士。其後晉高祖起太原，果引契丹爲助，遂以亡唐。

琦事晉爲祕書監，累遷兵部侍郎。天福八年卒。

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，琦事之如父，玉疾，親嘗藥扶持，及卒，爲其家主辦喪葬。玉子文度幼孤，琦教以學，如己子，後舉進士及第云。

琦有子餘慶、端。

薛融

薛融，汾州平遙人也。少以儒學知名，唐明宗時爲右補闕，直弘文館。晉高祖鎮太原，融爲觀察判官。高祖徙鄆，欲據太原拒命，延見賓佐，問以可否，而坐中或贊成之，或恐懼不敢言，融獨從容對曰：「融本儒生爾，軍旅之事，未嘗學也，進退存亡之理，豈易言哉！」高祖不之責也。

高祖入立，拜吏部郎中，兼侍御史知雜事。累拜左諫議大夫，遷中書舍人。融曰：「文辭非臣所長也。」遂辭不拜。時詔修洛陽大內，融上疏切諫，高祖褒納其言，即詔罷其役。遷御史中丞，改尙書右丞，分司西京。卒，年六十。

何澤

何澤，廣州人也。父鼎，唐末爲容管經略使。澤少好學，長於歌詩。舉進士，爲洛陽令。唐莊宗好畋獵，數踐民田，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，當馬諫曰：「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，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。今田將熟，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？使民何以出租賦，吏以何督民耕？陛下不聽臣言，願賜臣死於馬前，使後世知陛下之過。」莊宗大笑，爲之止獵。拜倉部郎中。

明宗時，數上書言事。明宗幸汴州，又欲幸鄴，而人情不便，大臣屢言不聽；澤伏閣切諫，明宗嘉之，拜吏部郎中、史館脩撰。澤外雖直言，而內實邪佞，嘗於內殿起居，班退，獨留，以笏叩顙，北望而呼曰：「明主，明主！」聞者皆哂之。

五代之際，民苦於兵，往往因親疾以割股，或既喪而割乳廬墓，以規免州縣賦役。戶部

歲給蠲符，不可勝數，而課州縣出紙，號爲「蠲紙」。澤上書言其敝，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。澤與宰相趙鳳有舊，數私于鳳，求爲給諫。鳳薄其爲人，以爲太常少卿。敕未出而澤先知之，卽稱新官上章自訴。章下中書，鳳等言：「澤未拜命而稱新官，輕侮朝廷，請坐以法。」乃以太僕少卿致仕，居于河陽。澤時年已七十，尙希仕進，卽遣婢宜子詣鳳上章言事，請立秦王爲皇太子。秦王素驕，多不軌，遂成其禍，由澤而始。

晉高祖入立，召爲太常少卿，以疾卒于家。

王權

王權字秀山，太原人也。唐左僕射起之曾孫。父蕘，官至右司郎中。權舉進士，爲右補闕。唐亡，事梁爲職方員外郎、知制誥、翰林學士，累遷御史中丞。唐莊宗滅梁，貶權隨州司馬。起爲右庶子，累遷戶部尙書。晉高祖時爲兵部尙書。是時，高祖以父事契丹，權當奉使，歎曰：「我雖不才，安能稽顙於穹廬乎？」因辭不行，坐是停任。踰年以太子少傅致仕。卒，年七十八，贈左僕射。

史圭

史圭，常山石邑人也。爲人明敏好學。爲寧晉、樂壽縣令，有善政，縣人立碑以頌之。郭崇韜鎮成德，辟爲從事。明宗時，爲尙書郎。安重誨爲樞密使，薦圭直學士。故事，直學士職雖清，而承領文書，參掌庶務，與判官無異。重誨素不知書，倚圭以備顧問，始白許圭升殿侍立。樞密直學士升殿自圭始。改尙書右丞，判吏部銓事。重誨敗死，圭出爲貝州刺史。罷歸常山，閉絕人事，出入閭里乘輜駟車。

晉高祖立，召拜刑部侍郎、鹽鐵副使，遷吏部侍郎，分知銓事，有能名。以疾罷，卒于常山。

龍敏

龍敏字欲訥，幽州永清人也。少仕州，攝參軍。劉守光亂，敏避之滄州，遂客於梁，久不調。敏素善馮道，道爲唐莊宗從事，乃潛往依之。監軍張承業謂道曰：「聞子有客，可與俱。」

來。道以敏見承業，承業辟敏監軍巡官，使掌奏記。莊宗卽位，召拜司門員外郎。

敏父咸式，年七十餘，而其王父年九十餘，皆在鄴，敏乃求爲興唐尹，事祖，父以孝聞。丁母憂，去職。趙在禮反，逼敏起視事。明宗卽位，在禮鎮滄州，敏乃復得居喪。服除，累拜兵部侍郎。

馮贇留守北京，辟敏副留守。贇入爲樞密使，敏拜吏部侍郎。是時，晉高祖起太原，乞兵契丹。唐廢帝在懷州，趙德鈞父子有異志，張敬達屯于晉安，勢甚危急。廢帝問計從臣，敏曰：「晉所恃者契丹也。東丹王失國之君，今在京師，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，契丹且有內顧之憂，何暇助晉？晉失契丹，大事去矣。」又謂李懿曰：「敏，燕人也，能知德鈞。德鈞爲將，守城嬰塹，篤勵健兒而已。使其當大敵，奮不顧身，非其能也。況有異志乎？今聞駕前之馬，猶有五千，願得壯者千匹，健兵千人，與勇將郎萬金，自平遙沿山冒虜中而趨官砦，且戰且行，得其半達，則事濟矣！」懿爲言之廢帝，廢帝莫能用。然人皆壯其大言。歷晉爲太常卿，使于吳越。是時，使吳越者，見吳越王皆下拜，敏獨揖之。還，遷工部侍郎。乾祐元年，瘍發於首卒，贈右僕射。

校勘記

〔二〕晉出帝納玉姊爲后 按本史卷一七出帝皇后馮氏傳、薛史卷八九馮玉傳及通鑑卷二八三均謂馮玉爲后兄，疑「玉姊」當作「玉妹」。

〔三〕盧質字子徵 汪本同。他本「徵」作「微」。

〔三〕敏父咸式 「咸」，南監本同，汪本作「威」，他本均作「盛」。

新五代史卷五十七

雜傳第四十五

李崧

李崧，深州饒陽人也。崧幼聰敏，能文章，爲鎮州參軍。唐魏王繼岌爲興聖宮使，領鎮州節度使，以推官李蕘掌書記。崧謂掌書呂柔曰：「魏王皇子，天下之望，書奏之職，非蕘所當。」柔私使崧代爲之，以示盧質、馮道，道等皆以爲善。乃以崧爲興聖宮巡官，拜協律郎。繼岌與郭崇韜伐蜀，以崧掌書記。繼岌已破蜀，劉皇后聽讒者言，陰遣人之蜀，教繼岌殺崇韜，人情不安。崧入見繼岌曰：「王何爲作此危事？誠不能容崇韜，至洛誅之何晚？今遠軍五千里，不見咫尺之詔殺大臣，動搖人情，是召亂也。」繼岌曰：「吾亦悔之，奈何？」崧乃召書吏三四人，登樓去梯，夜以黃紙作詔書，倒用都統印，明日告諭諸軍，人心乃定。

師還，繼岌死於道。崧至京師，任圓判三司，用崧爲鹽鐵判官，以內憂去職還鄉里。服

除范延光居鎮州，辟崧掌書記。延光爲樞密使，崧拜拾遺，直樞密院。累遷戶部侍郎、端明殿學士。長興中，明宗春秋高，秦王從榮多不法，晉高祖爲六軍副使，懼禍及，求出外藩。是時，契丹入鴈門，明宗選將以捍太原，晉高祖欲之。樞密使范延光、趙延壽等議將，久不決，明宗怒甚，責延壽等，延壽等惶恐，欲以康義誠應選，崧獨曰：「太原，國之北門，宜得重臣，非石敬瑭不可也！」由是從崧議。晉高祖深德之，陰遣人謝崧曰：「爲浮屠者，必合其尖。」蓋欲使崧終始成己事也。其後晉高祖以兵入京師，崧竄匿伊闕民家，晉高祖召爲戶部侍郎，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。丁內艱，起復。

高祖崩，出帝卽位，以崧兼判三司，與馮玉對掌樞密。是時，晉兵敗契丹於陽城，趙延壽在幽州，詐言思歸以誘晉兵，崧等信之。初，漢高祖在晉，掌親軍，爲侍衛都指揮使，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，漢高祖恥之，怒不肯謝，晉高祖遣和凝諭之，乃謝。其後漢高祖出居太原，重威代爲侍衛使，崧亦數稱重威之材，於是漢高祖以崧爲排己，深恨之。崧又信延壽之詐以爲然，卒以重威將大兵，其後敗于中渡，晉遂以亡。

契丹耶律德光犯京師，德光素聞延壽等稱崧爲人，及入京師，謂人曰：「吾破南朝，得崧一人而已！」乃拜崧太子太師。契丹北還，命崧以族俱行，留之鎮州。其後麻荅棄鎮州，崧與馮道等得還。高祖素不悅崧，又爲怨者譖之，言崧爲契丹所厚，故崧遇漢權臣，常惕惕爲

謙謹，莫敢有所忤。

漢高祖入京師，以崧第賜蘇逢吉，崧家遭亂，多埋金寶，逢吉悉有之。而崧弟嶼、巖與逢吉子弟同舍，酒酣，出怨言，以爲奪我第。崧又以宅券獻逢吉，逢吉尤不喜。漢法素嚴，楊邠、史弘肇多濫刑法。嶼僕葛延遇爲嶼商賈，多乾沒其貲，嶼笞責之。延遇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，以情告澄。是時，高祖將葬睿陵，河中李守貞反。澄乃教延遇告變，言崧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，又以蠟丸書通守貞。逢吉遣人召崧至第，從容告之，崧知不免，乃以幼女託逢吉。逢吉送崧侍衛獄。崧出乘馬，從者去，無一人，崧恚曰：「自古豈有不死之人，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！」乃自誣伏，族誅。

崧素與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，後周太祖入立，台符告宰相馮道，請誅葛延遇，道以延遇數經赦宥，難之。樞密使王峻聞之，多台符有義，乃奏誅延遇。

李鱗

李鱗，唐宗室子也。其伯父陽事唐二，咸通間爲給事中。鱗少舉進士，累不中，客河朔間，自稱清海軍掌書記，謁定州王處直，處直不爲禮。乃易其綠衣，更爲緋衣，謁常山李弘

規，弘規進之趙王王鎔，鎔留爲從事。其後張文禮弒鎔自立，遣鱗聘唐莊宗於太原。鱗爲人利口敢言，乃陰爲莊宗畫文禮可破之策。後文禮敗，莊宗以鱗爲支使。

莊宗卽位，拜鱗宗正卿，以李瓊爲少卿。獻祖、懿祖墓在趙州昭慶縣，唐國初建，鱗、瓊上言：「獻祖宣皇帝建初陵，懿祖光皇帝啓運陵，請置臺令。」縣中無賴子自稱宗子者百餘人，宗正無譜牒，莫能考按。有民詣寺自言世爲丹陽竟陵臺令，厚賂宗正吏，鱗、瓊不復詳考，遂補爲令。民卽持絳幡招置部曲，侵奪民田百餘頃，以謂陵園墮地。民訴于官，不能決，以聞。莊宗下公卿博士，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。公卿博士言：「丹陽在今潤州，而竟陵非唐事。鱗不學無知，不足以備九卿。」坐貶司農少卿，出爲河中節度副使。

明宗卽位，以鱗故人，召還，累遷戶部尙書。鱗意頗希大用，嘗謂馮道、趙鳳曰：「唐家故事，宗室皆爲宰相。今天祚中興，宜按舊典，鱗雖不才，嘗事莊宗霸府，識今天子於藩邸，論才較業，何後衆人？而久寘班行，於諸君安乎？」道等惡其言。後楊溥謀者見鱗言事，鱗謂安重誨曰：「楊溥欲歸國久矣，若朝廷遣使諭之，可以召也。」重誨信之，以玉帶與謀者使爲信，久而無効，由是貶鱗兗州行軍司馬。

鱗與廢帝有舊，愍帝時，爲兵部尙書，奉使湖南，聞廢帝立，喜，以謂必用己爲相。還過荆南，謂高從誨曰：「士固有否泰，吾不爲時用久矣。今新天子卽位，我將用矣！」乃就從誨

求寶貨入獻以爲賀，從誨與馬紅裝拂二、猓獬皮一，因爲鱗置酒，問其副使馬承翰：「今朝廷之臣，孰有公輔之望？」承翰曰：「尙書崔居儉、左丞姚顛，其次太常盧文紀也。」從誨笑顧左右，取進奏官報狀示鱗，顛與文紀皆拜平章事矣。鱗慚失色。還，遂獻其皮、拂，廢帝終不用。

初，李愚自太常卿作相，而盧文紀代之，及文紀作相，鱗乃求爲太常卿。及拜命，中謝曰：「臣叨入相之資。」朝士傳以爲笑。

鱗事晉累遷太子太保。漢高祖卽位，拜鱗司徒，居數月卒，年八十八，贈太傅。

賈緯

賈緯，鎮州獲鹿人也。少舉進士不中，州辟參軍。唐天成中，范延光鎮成德，辟趙州軍事判官，遷石邑令。

緯長於史學。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，史官之職廢，緯采次傳聞，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。當唐之末，王室微弱，諸侯彊盛，征伐擅出，天下多事，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。而喪亂之際，事迹粗存，亦有補於史氏。

晉天福中，爲太常博士，非其好也，數求爲史職，改屯田員外郎、起居郎、史館脩撰，與脩唐書。丁內艱，服除，知制誥。累遷中書舍人、諫議大夫、給事中，復爲修撰。

漢隱帝時，詔與王仲、竇儼等同脩晉高祖、出帝、漢高祖實錄。初，桑維翰爲相，常惡緯爲人，待之甚薄。緯爲維翰傳，言「維翰死，有銀八千錠」。翰林學士徐台符以爲不可，數以非緯，緯不得已，更爲數千錠。

廣順元年實錄成，緯求遷官不得，由是怨望。是時，宰相王峻監脩國史，緯書日曆，多言當時大臣過失，峻見之，怒曰：「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，奈何歷詆當朝之士，使其子孫何以仕進？」言之太祖，貶平盧軍行軍司馬。明年卒于青州。

段希堯

段希堯，河內人也。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，以希堯爲判官。高祖軍屯忻州，軍中有擁高祖呼萬歲者，高祖惶惑，不知所爲。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，乃止。高祖將舉兵太原，與其賓佐謀，希堯以爲不可，高祖雖不聽，然重其爲人，不責之也。

高祖入立，希堯比諸將吏，恩澤最薄。久之，稍遷諫議大夫，使于吳越。是時，江、淮不

通，凡使吳越者皆泛海，而多風波之患。希堯過海，遭大風，左右皆恐懼，希堯曰：「吾平生不欺，汝等恃吾，可無恐也！」已而風亦止。歷萊、懷、棣三州刺史。出帝時，爲吏部侍郎，判東、西銓事，累遷禮部尙書。卒，年七十九，贈太子少保。

張允

張允，鎮州人也。少事州爲張文禮參軍。唐莊宗討張文禮，允脫身降，莊宗繫之獄，文禮敗，乃出之爲魏州功曹。趙在禮辟節度推官，歷滄、亮二鎮掌書記。入爲監察御史，累遷水部員外郎，知制誥。廢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，掌六軍。以允剛介，乃拜允給事中，爲六軍判官。罷，遷左散騎常侍。

晉高祖卽位，屢赦天下，允爲駁救論以獻曰：「管子曰：『凡赦者小利而大害，久而不勝其禍；無赦者小害而大利，久而不勝其福。』又漢之吳漢疾篤，帝問漢所欲言。漢曰：『惟願陛下無赦爾！』蓋行赦不以爲恩，不行赦不以爲無恩，罰有罪故也。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，開狴牢而出囚，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，非也。假有二人之訟者，一有罪而一無罪，若有罪者見捨，則無罪者銜冤。此乃致災之道，非救災之術也。至使小人遇天災，則皆

喜而相勸以爲惡，曰：『國將赦矣，必捨我以救災。』如此，則是教民爲惡也。夫天之爲道，福善而禍淫。若捨惡人而變災爲福，則是天又喜人爲惡也。凡天之降災，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欲，務勤儉，恤鰥寡，正刑罰而已。』是時，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，覽之大喜。

允事漢爲吏部侍郎，隱帝誅戮大臣，京師皆恐，允常退朝不敢還家，止于相國寺。周太祖以兵入京師，允匿于佛殿承塵，墜而卒，年六十五。

王松

王松，父徽，爲唐僖宗宰相。松舉進士，後唐時，歷刑部郎中，唐末，從事方鎮。晉高祖鎮太原，辟松節度判官。晉高祖卽位，拜右諫議大夫，累拜工部尙書。出帝北遷，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，以松爲左丞相。漢高祖入洛，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授僞命者皆焚之，使勿自疑，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敕焚之。松以手指其胸，引郭子儀自誚，以語人曰：『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。』聞者笑之。後松子仁寶爲李守貞河中支使，守貞反，松以子故上書自陳，高祖憐之，但使解職而已。松有田城東，歲時往來京師，以疾卒。

裴皞

裴皞字司東，河東人也。裴氏自晉、魏以來，世爲名族，居燕者號「東眷」，居涼者號「西眷」，居河東者號「中眷」。皞出於名家，而容止端秀，性剛急，直而無隱。少好學，唐光化中舉進士，拜校書郎、拾遺、補闕。事梁爲翰林學士、中書舍人。事後唐爲禮部侍郎。皞喜論議，每陳朝廷闕失，多斥權臣。改太子賓客，以老拜兵部尙書致仕。晉高祖起爲工部尙書，復以老告，拜右僕射致仕。卒，年八十五，贈太子太保。

皞以文學在朝廷久，宰相馬胤孫、桑維翰，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。後胤孫知舉，放榜，引新進士詣皞，皞喜作詩曰：「門生門下見門生。」世傳以爲榮。維翰已作相，嘗過皞，皞不迎不送。人或問之，皞曰：「我見桑公於中書，庶寮也；桑公見我於私第，門生也。何送迎之有？」人亦以爲當。

王仁裕

王仁裕字德輦，天水人也。少不知書，以狗馬彈射爲樂，年二十五始就學，而爲人雋秀，以文辭知名秦、隴間。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。秦州入于蜀，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。

○撫本有此三字。

唐莊宗平蜀，仁裕事唐，復爲秦州節度判官。王思同鎮興元，辟爲從事。思同留守西京，以爲判官。廢帝舉兵鳳翔，思同戰敗，廢帝得仁裕，聞其名不殺，寘之軍中。自廢帝起事，至其入立，馳檄諸鎮，詔書、告命，皆仁裕爲之。久之，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。晉高祖入立，罷職爲郎中，歷司封左司郎中、諫議大夫。漢高祖時，復爲翰林學士承旨，累遷戶部尙書，罷爲兵部尙書、太子少保。顯德三年卒，年七十七，贈太子少師。

仁裕性曉音律，晉高祖初定雅樂，宴羣臣於永福殿，奏黃鍾，仁裕聞之曰：「音不純肅而無和聲，當有爭者起於禁中。」已而兩軍校鬪昇龍門外，聲聞于內，人以爲神。喜爲詩。其少也，嘗夢剖其腸胃，以西江水滌之，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，由是文思益進。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爲百卷，號西江集。

仁裕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，又嘗知貢舉，仁裕門生王溥，凝門生范質，皆至宰相，時稱其得人。

裴羽

裴羽字用化，其父贄，相唐僖宗，官至司空。羽以一品子爲河南壽安尉。事梁爲御史臺主簿，改監察御史。

唐明宗時，爲吏部郎中，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閩，爲海風所飄至錢塘。是時，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，唐方絕鏐朝貢，羽等被留經歲，而崇以疾卒。後鏐遣羽還，羽求載崇尸與俱歸。鏐初不許，羽以語感動鏐，鏐惻然許之，因附羽表自歸。明宗得鏐表大喜，由是吳越復通於中國。羽護崇喪至京師，及其橐裝還其家，士人皆多羽之義。

羽，周太祖時爲左散騎常侍，卒，贈戶部尙書。

王延

王延字世美，鄭州長豐人也。少好學，嘗以賦謁梁相李琪，琪爲之稱譽，薦爲卽墨縣令。馮道作相，與延故人，召拜左補闕。遷水部員外郎，知制誥。拜中書舍人，權知貢舉。

吏部尙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。是時，協子頌方舉進士，文紀謂延曰：「吾嘗譽子于朝，貢舉選士，當求實効，無以虛名取人。昔有越人善泅，生子方晬，其母浮之水上。人怪而問之，則曰：『其父善泅，子必能之。』若是可乎？」延退而笑曰：「盧公之言，爲崔協也，恨其父遂及其子邪！」明年，選頌甲科，人皆稱其公。累遷刑部尙書，以太子少保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三。

延爲人重然諾，與其弟規相友愛，五代之際，稱其家法焉。

馬重績

馬重績字洞微，其先出於北狄，而世事軍中。重績少學數術，明太一、五紀、八象、三統大曆，居于太原。唐莊宗鎮太原，每用兵征伐，必以問之，重績所言無不中，拜大理司直。明宗時，廢不用。

晉高祖以太原拒命，廢帝遣兵圍之，勢甚危急，命重績筮之，遇同人，曰：「天火之象，乾健而離明。健者君之德也，明者南面而嚮之，所以治天下也。同人者人所同也，必有同我者焉。」易曰：「戰乎乾。」乾，西北也。又曰：「相見乎離。」離，南方也。其同我者自北而南

乎？乾，西北也，戰而勝，其九月十月之交乎？」是歲九月，契丹助晉擊敗唐軍，晉遂有天下。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，遷司天監。明年，張從賓反，命重績筮之，遇隨，曰：「南瞻析木，木不自續，虛而動之，動隨其覆。歲將秋矣，無能爲也！」七月而從賓敗。高祖大喜，賜以良馬、器幣。

天福三年〔四〕，重績上言：「曆象，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，宣萬邦之命。而古今所紀，考審多差，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，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，以宣明之氣朔，合崇玄之五星，二曆相參，然後符合。自前世諸曆，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，用太古甲子爲上元，積歲愈多，差闊愈甚。臣輒合二曆，創爲新法，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，雨水正月中氣爲氣首。」詔下司天監趙仁錡、張文皓等考覈得失。仁錡等言：「明年庚子正月朔，用重績曆考之，皆合無舛。」乃下詔班行之，號調元曆。行之數歲輒差，遂不用。

重績又言：「漏刻之法，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，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，時以四刻十分爲正，此自古所用也。今失其傳，以午正爲時始，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。由是晝夜昏曉，皆失其正，請依古改正。」從之。

重績卒年六十四。

趙延義

趙延義字子英，秦州人也。曾祖省躬通數術，避亂于蜀。父温珪，事蜀王建爲司天監，每爲建占吉凶，小不中，輒加詰責。温珪臨卒，戒其子孫曰：「數術，吾世業，然吾仕亂國，得罪而幾死者數矣！子孫能以佗道仕進者，不必爲也。」然延義少亦以此仕蜀爲司天監。蜀亡，仕唐爲星官。

延義兼通三式，頗善相人。契丹滅晉，延義隨虜至鎮州。李筠、白再榮謀逐麻答歸漢，猶豫未決，延義假述數術贊成之。

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，太祖召延義問：「漢祚短促者，天數邪？」延義言：「王者撫天下，當以仁恩德澤，而漢法深酷，刑罰枉濫，天下稱冤，此其所以亡也！」是時，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、劉銖第，欲誅其族，聞延義言悚然，因貸其族，二家獲全。延義事周爲太府卿、判司天監，以疾卒。

校勘記

〔二〕其伯父陽事唐「陽」，薛史卷一〇八李鱗傳作「湯」。按新唐書卷七〇下宗室世系表，湯昆弟有澹、深、洎，名皆從水。疑「陽」爲「湯」傳寫之誤。

〔三〕言之太祖「太祖」，各本原作「高祖」，薛史卷一三二賈緯傳作「太祖」。按薛史卷一一〇周太祖紀及通鑑卷二九〇，周太祖於廣順元年正月卽位改元，同月加王峻同平章事。今賈緯被貶既在廣順中王峻爲相之時，則此「高祖」爲「太祖」之訛無疑，據改。

〔三〕高祖憐之 按本史卷一〇漢本紀及薛史卷一〇一漢隱帝紀，漢高祖死於乾祐元年正月，同年三月李守貞反。王松上書當守貞反時，則此「高祖」當作「隱帝」。

〔四〕天福三年 本史卷八晉高祖紀載：天福四年三月「丙辰頒調元曆」，薛史卷七八晉高祖紀及五代會要卷一〇亦繫在四年。此疑誤。

